

中国皇帝全传

宋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皇帝全传

宋

李雪慧等编著

目 录

宋

北 宋

太祖赵匡胤	(1)
太宗赵光义	(23)
真宗赵恒	(38)
仁宗赵祯	(49)
英宗赵曙	(60)
神宗赵顼	(67)
哲宗赵煦	(74)
徽宗赵佶	(83)
钦宗赵桓	(98)

南 宋

高宗赵构	(108)
孝宗赵昚	(122)
光宗赵惇	(131)
宁宗赵扩	(137)
理宗赵昀	(148)
度宗赵禔	(159)
恭宗赵显	(162)

端宗赵昰	(166)
赵昺	(170)

太祖赵匡胤

宗太祖是北宋的建立者。姓赵，名匡胤，涿州（今河北涿县）人。父赵弘殷，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927）生于洛阳夹马营，宋开宝九年。终年 50 岁。

一、把握机遇、应天顺人

赵匡胤乳名叫“香孩儿”。传说他出生时，正值明宗皇帝在宫中焚香祷告。故孩子生下来后，体有异香，三日不散，故名香孩儿。

几年后，香孩儿到了读书的年龄，赵弘殷正式给他取名叫赵匡胤。匡者，匡扶、保佑也，胤者，胤嗣、后代也。父亲对儿子确实是寄有厚望的。小匡胤也没有让父亲失望，少年时代，他不但书读得不错，而且同父亲一样，在习武方面也表现出天赋，“学骑射，辄出人上”，几年下来，已是一个弓马娴熟，小有名气的骑手了。

不过，赵家在赵匡胤长大成人的这十几年中却很不景气。赵弘殷本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所宠爱的战将，自李存勖在兵变中被杀

后，他也就开始受到冷落，十几年里，朝代已是两度更迭，天子也换了五六位，但他的官职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这期间，赵家又添了二男二女，家境也日益艰难。开运二年（945），赵匡胤结婚成家，当时19岁。成家应当立业。但家中窘迫潦倒的现状告诉匡胤，依靠家庭的帮助干一番事业的路子是走不通的。21岁那年，他毅然离家出走，决心在外面闯荡一番。

他先是去投奔几位父亲从前的好友。但世态炎凉，他不但没有从这些有权有势的前辈那里得到关怀和帮助，反而受了不少的白眼和冷遇。一次，他来到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处，希望谋得一个安身的差使，可王彦超却像打发叫花子似的，给了几贯钱就把他赶走了。两年的流浪生活是艰苦的。赵匡胤并没有被压倒，相反，他的意志和性格却磨炼得更为坚强，眼界也变得开阔了。这天，他来到汉水边的重镇襄阳，住进了一家寺院。寺院的主持是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僧，饱经沧桑，阅世知人颇深。他见赵匡胤紫面丰颐，豹头环目，虽满脸风尘却掩不住英挺之气，一身破衣，却不带寒酸之态，心中暗暗称奇。待一交谈，更觉得其器度不凡。他告诉赵匡胤，汉水以南的各个政权比较稳定，而北方却战乱不止，乱世出英雄，所以应该北上，而不应南下。这位老者不但向赵匡胤“厚赠”了金钱，而且还将寺院中唯一的一匹驴送给他，让其骑驴北上。

乾祐二年（950），赵匡胤来到河北邺都，投靠在后汉枢密使郭威手下，作了一名士兵。次年，郭威发动兵变，灭亡了后汉，建立起后周王朝。赵匡胤因战功被提拔为禁军东西班行首，负责宫廷禁卫。

广顺四年（954），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即位称帝，是为周

世宗。周世宗的即位，为赵匡胤施展才华和抱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这一方面因为赵匡胤是周世宗称帝前的亲信将领，自然会受到重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因为周世宗是一个顺应历史趋势的英明君主，他后来所积极从事的统一中国的事业，为赵匡胤一类有才华的文武大臣提供了用武之地。

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就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职。同年二月，北汉对后周发动进攻，赵匡胤随周世宗前往迎敌。双方部队在高平（今山西晋城东北）相遇，展开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北汉军队就占了上风，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徽畏敌如虎，一见阵势不好，竟临阵逃脱，一时间后周军队阵脚大乱，情形十分危急。此时的赵匡胤却很冷静，在他的建议下，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分为二部，一部由张永德指挥，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箭矢压住敌人的进攻；另一支由赵匡胤率领，从左翼直扑敌阵。赵匡胤对部下高喊：“主危臣死，拼死效忠的时候到了”，带领二千骑兵冲入敌阵。北汉军队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冲击，纷纷败退，后周军队终于转败为胜。

赵匡胤以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周世宗的进一步赏识。战后，他不但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成为后周禁军的高级将领，而且还被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在赵匡胤的亲自主持下，后周禁军完成了汰除老弱、调选精壮和组建殿前司诸军三项工作。

也正是在这次整顿禁军的过程中，赵匡胤开始在军队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利用主持整顿的机会，将罗彦环、郭延斌、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等自己麾下的“委心”之人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任中基层将领，同时又以自己高级将领的身

份，主动与其它中高级将领交结，并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结拜为义社十兄弟，形成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势力圈子。

从显德三年（956）到显德五年（958），周世宗对南唐前后发起过三次进攻，逼迫南唐将江北十五州的土地割让给后周。在整个战役中，赵匡胤表现得最为突出，被提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

自南唐战役以后，赵匡胤处事待物上与以前也大不相同了。以前，他只注重在军队中交结武将，现在对文人也比较重视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人都是在这前后被他罗致在麾下的，成为心腹幕僚。除此之外，他自己也开始留意经史，一改从前那种不喜诗书的草莽作风。

显德六年（959）三月，后周宰相王朴突发脑溢血而死。赵匡胤平生最怕王朴，几天前，他还被王朴训斥得“唯唯而退”，现在，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同年六月，周世宗去世。这一下，所有可能阻挡赵匡胤称帝作天子的障碍都没有了。形势变化之快，机遇得来之易，连赵匡胤自己也没有料到。

周世宗死后，其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后周王朝随即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时人咸谓天下无主”。一些忠于后周的官吏，马上就敏锐地意识到动乱的根本十有八九要出在赵匡胤那里，指出赵匡胤不应再掌禁军，甚至有的人主张先发制人，及早将赵匡胤干掉。

赵匡胤及其幕下心腹文武也在加紧活动。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里，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动。先看殿前司系统，原来一直空缺的殿

前副都点检一职，由慕容延钊出任，慕容是赵匡胤“素所兄事”的少年故交，情洽款好，关系非同一般；原来空缺的殿前都虞候一职，则由王审琦担任，此人既为赵匡胤的“布衣故交”，又是义社十兄弟之一，与当时已经担任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一样，都是赵匡胤势力圈子中的最核心人物。这样，整个殿前司系统的所有高级将领的职务均由赵匡胤的人担任了。再看侍卫司系统。在这一系统的高级将领中原来赵匡胤只与韩令坤有“兄弟”之谊。当时正领兵驻守在淮南扬州，京城中实际上只剩下副都指挥使韩通，势孤力单，自然无法同赵匡胤相抗衡了。

经过近半年的部署准备，赵匡胤觉得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场合动手了。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在朝贺新年，突然接到辽和北汉联兵入侵的战报。小皇帝柴宗训征求了宰相范质、王溥的同意后，令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迎敌。

正月初二，赵匡胤按计划率兵出城。当天下午，到达了离开封几十里的陈桥驿。刚安顿好，有一个自称通晓天文的军校就指着西面的太阳叫道：天边有两个太阳，正在搏斗，并对赵匡胤的亲信幕僚楚昭辅说：一日克一日，这是天命。二人煞有介事地一问一答，引起了周围士兵的注意，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军中都知道“一日克一日”这件事了。

当晚，赵匡胤亲信郭廷斌秘密返回京城，通知石守信和王审琦掌管好京城内外大门。次日天刚亮，忙得一夜未眠的赵普、赵匡义（赵匡胤之弟）在门外将校的阵阵呼喊声中将赵匡胤拥出寝室。只见将校们手握刀剑，挤在院子里，齐声高喊“诸军无主，愿策太尉（对高级军事长官的尊称）为天子。”赵匡胤未来得及回答，一件象征着天子黄袍的黄色上衣就披在了他身上，众将校

统统跪拜，高呼“万岁”。

事不宜迟。赵匡胤当即接受拥戴，宣布军纪，随之火速回师开封，在早已等候在京城石守信等人的配合下迅速控制了局势。事已至此，柴宗训再也无计可施了，只得召集百官，宣读了别人几天前就准备好了的“禅位制书”、“应天顺人”，将帝位让给了赵匡胤。

第二天，赵匡胤宣布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这样他也就成了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历史上则按他死后的庙号称其为太祖皇帝或宋太祖。

二、黄袍加身、稳定臣民

建隆元年（960）正月，登基后的宋太祖“车驾初出”。随行的卤簿较为简略，排在前面的是由禁军组成的“驾头”，随后就是皇帝乘坐的步辇，步辇之后是擎着扇的方队。方队后面是公卿百官——他们本来都是后周旧臣，与端坐在步辇之上的“皇帝”乃比肩多年的同事，想不到现在却要毕恭毕敬地跟在他的步辇之后作臣民，心中难免有些不自在，所以仪仗队到这里就有些杂乱了。更糟糕的是，沿途所有的楼台亭阁不但挤满了居高临下的看客，而且这些楼阁大都挂着帘子，总让人感到这帘子的背后藏着些什么。

果然，当銮驾缓缓通过御街，跨上大溪桥时，就听得“嗖”的一声，一只利箭紧擦着步辇飞了过去，射到了后面的微扇上，卫士大惊。宋太祖显得比卫士们镇定多了，他从步辇中探出身子，指着胸膛说：“教射，教射”，又笑道：“射死我，这皇位亦

轮不到你!”这话，笑中含刺，不单单是讲给刺客听的步辇的背后还跟着一大批后周的旧臣哩！

宋太祖的捷足先登，只不过使后周旧臣失去了一次实现野心的机会，却没有打消他们的野心，他们有的在等待观望，希冀再起，有的则“日夜缮甲治兵”，准备与新王朝再来一番角逐。

面对这种局势，宋太祖和赵普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因为，“京城若乱，四方必转生变”“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静谧。”

依据这一方针，宋太祖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甚至连宰相也仍由王溥、范质、魏仁浦三位旧相继任。乾德二年（964）二月才将其罢为太子太傅，同年九月病逝。范质临死前，告诫儿子不可为他立墓碑，不可向朝廷请求谥号，这说明他一直还有一种留恋旧朝、愧对前君的复杂情绪，但这种情绪既没有发展为对新王朝的公开敌视，也没有导致他与宋王朝的不合作（如辞官归田），这又不能不归因于宋太祖的优待笼络政策。

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宋太祖则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理。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半夜，他以巡检为兵，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宋太祖的这些作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疑惧，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的周旧臣都被笼络了。

建隆元年（960）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举兵反宋。宋太祖派遣石守信，高怀德率军前往征讨李筠，战幕正式拉开。但宋

军刚刚出发，李筠就由潞州攻占了泽州，大有西下太行的可能。与此同时，北汉又出兵南下，声援李筠。正在局势日益严重之际，又传来了扬州李重进准备起兵响应李筠的消息。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周世宗死时，他以马步军都指挥的身份驻守扬州，实际上是和宋太祖分掌内外禁兵的。李筠举兵反宋的消息传到扬州后，他决定从扬州起兵响应，南北夹攻，于是派翟守珣前往李筠处联络。但翟守珣却偷偷来到东京，将此事报告给宋太祖。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宋太祖果断的采取了二项措施：一、李重进既然追随李筠起兵，说明他可能只是为了富贵，而并不一定象李筠那样想作天子。故可考虑向他颁赐“铁券”，以示永保富贵，誓不相负。同时让翟守珣速回扬州，编造假情报，双管齐下，尽量延缓其起兵的时间；二、以皇弟赵光义及赵普、吴延祚留守东京，宋太祖本人亲自出马征讨李筠，以求速战速决。临行前，宋太祖对赵光义说：“此行，若朕胜则不言，万一不胜，则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别作一家计度”，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

五月，宋太祖由东京出发，渡黄河，进太行山与石守信等部会合。太行山区路陡坡险，乱石嵯峨，宋太祖亲自带头搬石开路，将校及士兵自然更是人人争先，行军速度大大加快。不久宋军就越过太行，大败李筠于长平。六月，攻占了泽州。李筠走投无路，自焚而死。

经过暂短的休整，同年十月，赵匡胤又亲率大军征服了扬州李重进，宋初的“二李之乱”就这样被平息了，至此，宋王朝与后周旧臣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随着与后周旧臣矛盾的解决，宋太祖精神上的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了，行为上也有点放纵了。建隆二年（961）闰三月，他

以忏悔的口吻对大臣们说，自己这一阵子“沉湎”于酒席之中，常有失态，有时还喝得大醉，太不应该了。看来稍有醒悟。紧接着这年六月又发生一件大事，使他对形势的认识才变得清醒起来。

这年六月甲午，宋太祖的母亲皇太后杜氏因病去世。杜氏出身大家，为人有胆有识，当年陈桥兵变时，有些听到消息的人向她报告，她镇静地说：“我儿素有大志，应当如此。”临终前夕，她突然问一直在身旁侍奉汤药的宋太祖说：“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作天子吗？”宋太祖大概觉得现在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所以“呜噎不能对”，但太后偏要他回答，他只好应付道：“这都是先世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能作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人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于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是社稷之福呀！”宋太祖哭着答应道：“一定按您的吩咐办。”于是由赵普当场记下太后遗嘱，藏于金匱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提到的所谓“金匱之盟”。

尽管从感情上说，宋太祖对将来帝位的传弟而不传子不免有些难以接受，但政治家的理智告诉他，太后的这种用心良苦的安排决非杞人忧天，宋王朝作为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之后的第六个王朝，还远没有摆脱重蹈覆辙的噩运。

在太后逝世后的次月（七月），皇弟赵光义就以泰宁军节度使、大内都部署的身份被任命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五代时期，凡皇位的继承人都要封王任开封府尹，赵光义此时虽未封王，但其任开封尹已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

了。这不但是贯彻太后临终遗嘱的一个重要步骤，更重要的是，宋太祖希望通过此举向臣僚们表明，在未来的皇位交接中，是不会再出现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了。

不过，这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措施。宋太祖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朝代更替，不暇稍息的现象，与其说是因为皇帝太弱，不如说是因为臣属太强。特别是那些领兵大帅，依仗手中的兵权，篡位弑主，易于反掌，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为了确保统治的稳固，宋太祖决心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收夺禁军将帅的兵权。“杯酒释兵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一日晚朝后，宋太祖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帅留下，设便宴招待他们。酒到半酣，宋太祖慨叹道：“若没有你们出力相扶，我那能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永远不会忘的，可是作天子也太难了，远不如作节度使时快乐。自作了皇帝后，我可没睡过一夜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忙问：“这是为什么呢？”宋太祖一字一顿地说：“这还不明白，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一听这话里有话，石守信等人吓得慌忙站起来说：“陛下为何口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再有二心？”宋太祖说：“那也未必！纵使你们无异心，可你们手下的人呢？一但他们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这皇帝怕也不行吧？”这一番话直把石守信等人给说懵了，不知如何表白才是，只得请皇上给指一条路。宋太祖长叹一声说道：“你们为何不释去兵权，买上一批好田宅，为子孙们留下一份产业，家中多置一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快活的过完这一辈子呢？这样一来，我们君臣之间就再也不用互相猜疑了，上下和睦相安，这该有多好！”石守信等人很感激地说：“陛下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密，这么长远，真

如同对待亲生骨肉一般！”第二天，他们都上书称自己有病，不适宜领兵征战了，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十分高兴，对他们赏赐安抚了一番后，随之宣布免去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环等人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到地方州郡去作节度使。

“杯酒释兵权”后，禁军中的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等职务不再设置了，只剩下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这三个不能相互统属的职务，这三使各领一司（合称“三衙”），互相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三衙”的长官都是由资历较浅的后辈武将担任，使其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

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宋太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同他们结为亲戚，“约婚以示无间。不久，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就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年幼夭折的以外，太祖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位下嫁到了被释去兵权的禁军高级将领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一得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进而消除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疑惧，而且作为一种象征，也表明了宋初皇帝与曾经拥立过皇帝的功臣宿将之间的矛盾也终于得了较为合理的解决。

三、南北用兵 统一全国

五代十国末期，人们要求结束分裂战乱，实现安定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统一的历史趋势已经形成。早在后周时期，宋太祖

作为周世宗的最得力助手，就曾协助周世宗在推进统一的军事斗争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当他代周自立，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自然就把完成中国统一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刚刚立国不久的宋王朝周围存在着几个由外族所建立的敌对国家和许多由汉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北方有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在西北有党项族的强大势力，夹在二者之间的则是割据山西一带的北汉。北汉受到契丹的支持，与以前的后周和现在的宋王朝一直处于公开敌对的状态。在江淮以南，则存在着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南汉、南平、漳泉等八个割据政权。虽然这些割据政权处于物产丰富、生产相对发达的地区，但由于其各自疆域狭小，又互不联合，因而大都国力不武，软弱怯懦，不得不向以前的后周和刚刚建立的宋王朝表示名义上的臣服或通好。

在这种形势下，摆在赵匡胤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乘南方诸国名义上已表示臣服的时机，继续周世宗的政策，进行北伐，收复为辽所占领的燕云十六州领土，割断辽与北汉的联系，进而消灭北汉这一公开的敌对势力，然后统一南方诸国；另一条道路则是南征，在完全征服了南方八个割据势力以后，再来亡北汉，攻取燕云十六州，将契丹赶回长城以北。经过君臣之间的反复论证，宋太祖集思广益，最后终于在建隆三年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任命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率安、复等10州之州兵出征荆湖。临行前，他对慕容延钊和李处耘说：“出征湖南，必然要借道于南平，南平国势卑弱，可顺便将其攻灭。”

慕容延钊等依计而行，于乾德元年（963）二月，出兵湖南途中攻破江陵，高继冲遂以 3 州 17 县，142300 户归降。一个月后，湖南亦被平定，又得 14 州 1 监 66 县，97380 户。

平定荆湖以后，“水陆皆可趋蜀”，后蜀这一雄据川中的南方大国已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了。乾德二年（964）十一月，宋太祖派大将王全斌、曹彬分兵两路，仅用 66 天的时间就灭亡了后蜀，取得了 46 州，240 县的广大领土。

后蜀物产丰富、府库充盈，号称“天府之国”。平定后蜀后，宋太祖特命参知政事（副宰相），吕余庆为成都知府，协同王全斌等人大肆搜刮，一时间，船载路运，“日夜不息”，大量财富被集中到东京开封。这固然加强了宋王朝的国力和财力，但同时却又激化了后蜀地区的社会矛盾，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后蜀一直动乱不已，民变、兵变相继发生，牵扯了北宋王朝的很大一部分兵力。

平定后蜀不久，宋太祖先后派遣了侯霸荣、惠璘等人为间谍，打进了北汉内部。侯、惠等人积极活动，很快买通了当时北汉宰相郭无为。在郭无为的安排下，侯惠等人都成了北汉的宫廷供奉官，可以方便地出入宫禁。

开宝元年（968）八月，宋太祖发大兵进攻北汉。同时又密令侯、惠等人相机行事，里应外合，“迎接”宋军。九月，宋军突破了北汉的团柏谷防线，越过汾河桥，进逼太原城下。

在宋军进逼太原城下的同时，侯霸荣在郭无为的支持下，发动了军廷政变，刺杀了北汉国主刘继恩。但意想不到的是，郭无为此时却又突然变卦。就在侯霸荣率人刺杀刘继恩时，他却悄悄调动部队包围了刺杀现场，将侯霸荣和其同党全部杀死。

郭无为的临阵变卦，搅乱了宋太祖精心布置的一着妙棋，宋军的失败也在眼前。果然，宋兵围困太原不久，契丹即以兵来援北汉，围城的宋军腹背受敌，大败而归。北汉乘机反攻，宋朝方面自八月进军以来所占领的州县不但全部丢失，还被北汉军队打进了晋、绛二州，大掠而去。

本来，此次开战前，宋太祖已将北汉君臣投降后的官职提前封好了，没想到最后的结局却是这样。次年（969）二月，为雪年前之耻，他决定亲率大军征讨北汉。战事一开始北宋方面很顺利。三月，宋太祖即率大军突破了北汉的数道防线，进抵太原城下，将其团团围住。但此后战事即进入胶着状态。宋军发起的几次强攻都被北汉名将刘继业击退。强攻不行，宋太祖又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政策，但三个多月过去了，仍没能将太原攻克。这年的闰五月，宋兵正式从太原撤兵。北汉军队又一次乘势追击，宋军丢失了大批粮草，损失比上一次还要严重。

北宋自建隆三年（962）九月首次对外用兵起，至乾德三年（965）正月，不足三年的时间，就平定了南平高氏、湖南周氏、后蜀孟氏三个割据政权，统一了 63 州一监的大片领土。但可惜的是，自平蜀后，几乎完全是由于宋太祖个人的举措失当，导致了一系列意外的变故，先是蜀中动荡不已，紧接着又是两次北征太原，损失惨重，“先南后北”的统一大业因此而停滞，而逆转。

自太原班师后，经过一年多的休整，开宝三年（970）九月，宋太祖决定攻取南汉，继续实施“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

南汉以广州为中心，割据岭南两广地区达 60 年之久。北宋平定后蜀后，潘美等宋将就曾攻取了南汉的郴州，形成了良好的进攻态势。现在，潘美等接到宋太祖灭亡南汉的指示后，马上就

攻陷了贺州，随之连克昭、杜、连、韶四州，大败南汉军十余万于莲花峰下。至次年二月，即攻克广州，南汉灭亡。宋王朝又得了 60 州 214 县的领土。

南汉灭亡之后，南方剩下的最后三个割据政权个个自危，震恐异常。势力最强大的南唐这时也不得不主动要求取消国号，放弃皇帝的称号，改称“江南国主”。（另外两个割据政权吴越和漳泉早就上表称臣，接受宋朝的官职）。

经过三年的准备，开宝七年（974 年）十月，宋太祖令曹彬为统帅，潘美为都监，率水、步、骑兵在采石一线强行渡江，进围金陵；同时令吴越国主钱俶统帅吴越军五万，由宋将丁德裕监军，从东面攻取常州，然后会师金陵。令王明为西路军，向武昌方向进击，牵制屯驻在江西的南唐军队，使其无法东下援救金陵。

十一月中旬，宋军依照樊若冰的图示在采石用预先造好的战舰架设浮桥获得成功，其主力部队通过浮桥，顺利跨过了长江天险，大败南唐水陆兵十余万于秦淮，直逼金陵城下。与此同时，钱俶率兵攻克了常州、江阴、润州，形成了对金陵的外线包围，金陵成了一座孤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李煜仍不投降的情况下，宋军发起总攻，金陵城破，李煜作了俘虏。

灭南唐是宋太祖统一南方的最后一仗，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是宋太祖战略部署中的得意之举，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967 年，宋太祖死去，宋太宗按照宋太祖的既定方针，继续对吴越和漳泉施加压力，终于不动干戈，迫使钱俶和陈洪纳表献土，以两浙和福建地区的十五州一军（与州平行的一级组织）一

百县归降北宋。南方完全统一。在此基础上，宋太宗一鼓作气，灭亡了北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终于结束了，除了辽所控制的燕云十六州以外，汉族所聚居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的广大区域重新获得了统一。这时，离宋太祖逝世刚刚三年。

四、中央集权 垂文轻武

宋初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而创立了一整套为其后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

首先是“稍夺其权”，即削弱地方势力。乾德元年（963），平定了荆湖以后，宋太祖作出废除荆湖地区“支郡”的规定。宋太祖宣布，新征服地区仍保留节度使，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京师”，“支郡”被取消了。随着南方诸国的逐渐被平定，罢除“支郡”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到宋太宗时，就在全中国范围内废除了支郡制度。同时，宋太祖逐渐向这些地方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取代原来掌管州务的防御使等武将。宋太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选派出上百名文臣，分治原为各大藩所辖的支郡，最终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

废罢支郡和“以文臣知州事”，使位尊权重、声势煊赫的节度使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其实际权力仅等于某一州郡的长官，有时甚至徒具空名，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自中唐以来藩镇权势过重，坐大地方，尾大不掉的情形终于得到了改变。因而在废罢支郡、以文臣知州事的同年（963），宋太祖又定立了二项限制州郡长官权力过重的措施。一是“三岁一易”，使“知州”、“知县”在

一地任职以三年为限，不得久任。乾德一年（965），北海军知军杨光美任职已满三年，由于其为政清廉，颇得百姓爱戴，当地有数百人赴京守在宫门口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在北海任职。宋太祖先是下诏劝他们散去。无效。于是采取断然措施，“笞（鞭笞）其为首者”，才将请愿者赶走。另一项措施是在州郡设立通判。通判名义上是与知州共同判理政务的，其地位略低于知州，但事实上由于其负有监督州郡长官的特殊使命（故通判又称监州、监郡），知州往往还要怵其三分。所以有宋一代，州郡长官与通判不和的问题一直存在。

其次是“制其钱谷”，即收夺地方上的财权。乾德二年（964），他发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诏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应全部辇送到京城，不得无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这道诏令。随着钱币的集中，对其余财物的控制也逐步加紧了。

在废除“留州”制度的同时，对于各地大藩镇以“留使”的名义截留地方赋税以及肆意征税的弊政，宋太祖也小心审慎地进行了革除。他以支付大藩镇“公使钱”为代价，废除了留使制度，收回了为地方藩镇所控制的部分财权。对于藩镇任命亲信武将掌管场务，肆意征税的问题，宋太祖处置时就更为小心了。一般都是在该节度使病逝调离之际，朝廷方才改派文臣管理场务。自此以后，“粟帛咸聚王畿”，地方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王朝的经济后盾。

地方丧失了财权，自然也就无法“屯兵自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宋太祖与赵普所讨论的“收其精兵”的措施实施起来就很顺利了。宋太祖为收地方精兵而创立的兵分禁、厢的制度，也为

其后代一直沿袭下来，成为两宋兵制中的一大特色。

宋太祖在统一南方诸国时，为了制止地方割据局面的再现，曾下令拆毁了不少通都大邑的城墙，填平了壕沟。这显然是一个消极的，只解决临时问题的措施。而“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才能收到长远的效果。出现了“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遵京师”的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以后两宋三百多年的统治中，宋太祖所确立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为“祖宗之法”的主要内容，一直为宋代君臣所恪守。

在调整 and 确立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同时，宋太祖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

在他看来，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因而应该进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权力，使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权力最后完全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总揽威柄”，“独制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宋太祖即位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有一天早朝，他突然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在范、王二相离座递疏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也大大下降了。

与削弱相权同步进行的，则是在百官中推行“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有据此受俸禄的作用；“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亦没有实际权力；只有由皇帝或中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即执行实际权力的职务。这种职、权分离，名、实混淆的任官体

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荣誉、威望于一身，权大者并不一定职高，望重者并不一定位显，这样也就很难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皇帝临时“差遣”的实职，也是依照“分权而相互牵制”的原则进行安排的。如宋代有固定的尚书省兵部，但兵部尚书只是虚职，并无实际兵权，只有被差遣为枢密使才有相当于兵部尚书的实权。不过枢密使也只是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领兵之权，领兵之权归“三衙”长官。同理，“三衙”的高级将领虽然名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却也只有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

宋太祖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宋初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请托舞弊。

同时，着力改变垂武轻文的旧风气。宋太祖即位之初，就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以劝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当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很高兴地派人送去美酒、菜果以示祝贺。

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对这些文臣再也不能像五代时期那样，只是当作点缀摆设，而应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

随着对文臣的重用，统治集团内部的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得到了调整。原来那些骄横跋扈，视文臣为无用，甚至一言不合就要“砍杀”宰相的武将们不但见了宰相都要恭恭敬敬地唱诺问候，而且自己也在宋太祖的劝告鼓励下，学着文臣的样子读起书

来。

宋太祖的“重文”是针对五代的“轻文”而言的，目的是要调整当时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改变那种由武臣独擅政权的局面，进而扩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所以在“重文”的同时，他并不歧视武将。当然，在宋初君主专制极度强化这样一个大气候下，无论文臣也好，武将也好，其权力都不能不受到影响。

总之，尽管宋太祖的“重文”政策在以后曾被其子孙奉为“祖宗成规”而代代相传，以至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但在宋太祖时，情况却并不如此。他“重文”但并不轻武，无论文臣武将，只要“有一材一行可取者”，都予以擢拔和使用，“天下无遗材，人思自效”，其专制统治的基础是广泛和稳固的。

这样，一方面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使地方的行政、财政、军事等等各方面的权力不断地向中央集中，最后又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君主集权制；另一方面又开科取士，重文用武，广罗人才，极力扩大这一专制统治的基础。

五、修身正己 身死如谜

在统一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宋太祖并没有志满意得、忘乎所以，更没有因此而骄逸放纵。平定南方诸国后，各国的金帛财宝源源不断地运至东京，宋太祖将其作为战备物资，全部收贮在内库，从不随意挥霍。宋太祖本来很喜欢射猎和踢球（当时称“蹴鞠”），刚作皇帝那阵，他还常常技痒难忍，不时地邀手下的人玩

上几次。这些游戏对宋太祖来说自然属于忙里偷闲，但有时玩到兴头，又难免误事。一次，他正在后苑射鸟，忽然有大臣口称急事求见。可他接过奏章一看，里面说的并不是马上要办的事，不由得有些恼火。当即训斥了几句。那大臣却说：“这些事虽不是很急，但总比射鸟急些吧。”他愈加恼怒，随手抄起一把玉斧，朝那人撞去，一失手，撞掉了两颗牙齿。那人也不作声，跪在地上，将牙齿捡起来装在衣服里，宋太祖问：“你想拿这个来控告我吗？”那大臣说：“不敢！不过陛下既为天子，一言一行自然会由史官记录在案的。”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逼得宋太祖不得不赶紧地表示道歉。通过这件事，使宋太祖认识到“吾为天下主”，一言一行至关重要，“畋游”（即射猎）“蹴鞠”终究不是“正经事”，以后慢慢地就将这些嗜好戒除了。

临终的前一年，宋太祖曾对臣下说：“自古为君者，很少有严以律己而无过失的。像唐太宗那样虚心纳谏固然不错，但他若一直注意防止骄奢，克制自己，不犯过失，使臣下无从谏议，岂不更好！所以我自己是夙夜畏惧，防非窒欲，以防过失的。”

不过，随着宋初局势的稳定和统一事业的逐渐完成，赵宋皇族被外姓旁人颠覆的危险越来越小了，宋太祖与赵光义之间原来那种为家族的命运和利益同心同德、共济险滩的精神慢慢地消失了。而一旦他们有了互不相干的命运，原来掩盖在“兄友弟悌”的伦理美德下的人性中的另一方面的东西就可能显露出来。

尽管赵光义当时已是势难遏，滋蔓难图了，但宋太祖仍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开宝九年（976）二月，吴越国王钱俶来朝，一般很少参预政治活动的皇子德昭这次却突然被宋太祖委派至宋州迎宾。钱俶来朝是当时朝野瞩目的大事，宋太祖借这一机

会，巧妙地把本来还默默无闻的皇子推到了臣民们的面前。三月，宋太祖巡视洛阳，特令赵光义随行。宋太祖在洛阳盘桓了一个月，一直是住在自己当年出生和长大的旧居中。有一次，他指着一条小巷说：“我小时候与伙伴们玩游戏时，曾埋在这里一个石马，不知还在不在。”左右的人一挖，果然找到了这匹石马。

回到开封后，宋太祖一反常态，明显地加强了同另一皇弟赵光美（后改为延美）的关系。其中仅七月一个月的时间，就三次“幸光美第”。赵光美是“金匱之盟”中排在赵光义之后，赵德昭之前的继位人之一，宋太祖对他如此亲近，恐怕不是毫无用意的。开宝九年，皇子德昭已25岁，德芳也17岁了。德昭、德芳之母均已早死。此时，宫中主事者为孝章皇后宋氏。

从历史记载上看，宋皇后并无子女，但在德昭、德芳这二个皇子中，她倒是比较偏宠德芳的。这一点，对正在考虑继位人问题的宋太祖也可能稍稍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使他难以果断地在长子德昭和幼子德芳中挑选出一个来，以取代赵光义的继承人的位置。

就在这年的十月，宋太祖猝然死去，赵光义则顺利地继承了皇位。关于宋太祖之死，史家众说不一，其中也有称为光义谋杀者。总之，太祖之死，留下了千古之谜。

太宗赵光义

宗太宗，初名匡义，又改名光义，即位二年又改名炁。是太祖弟，母为昭宪皇后杜氏。后晋天福四年（939）生，宋至道三年（997）卒。终年 59 岁。

一、拥兄自立 代兄称帝

经过多年的闯荡，赵匡胤在后周功业显赫，地位日高。比他小 12 岁的匡义只是一个供奉官都知，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匡义出身于武将之家，父兄均为大将，所以他从小学习弓马，并参加过一些战阵之事。据后来太宗自己回忆说，他 16 岁那年，曾跟随父亲赵弘殷南征，屯驻于扬、泰等州。他多次与敌将交锋，敌将往往被他射落于马下。赵匡胤当时驻兵在六合，听说他的弟弟这么能干，非常高兴。匡义 18 岁的时候，跟随周世宗和赵匡胤，攻打下瓦桥关和瀛州、莫州。其后，当时 22 岁的赵匡义为其兄代周自立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当事人胞弟的赵匡义最适于出面，沟通内外，结交军士，抚定众心。匡义与赵普部署诸将领，列队包围匡胤寝所，“逼”他

黄袍加身。由于赵匡胤充当了前台主角，才使得蓄谋夺位的赵匡胤可以扮演一个较为超脱的角色。

因此，赵匡胤一当上皇帝，即任命匡义为殿前都虞侯，领睦州防御使。建隆元年（960）五月，太祖亲征泽、潞，讨伐李筠，即让匡义临时担任大内都点检，留守汴京。八月，匡义领泰宁军节度使之职。十月，太祖南征据扬州反抗的李重进，匡义为大内都部署，仍留守京师。建隆二年（961）七月，太祖任命匡义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时，为了避讳，匡义改名为光义，匡美也改名为光美。

杜太后对次子光义格外疼爱，但是要求也比较严格。光义每次外出，太后总是要他与赵普在一起，并且刻画日影约定归来的时间，光义从来不敢违背母命。杜太后要光义多与赵普接触，一是为了让光义向赵普学习处事之道，二是因为赵普是太祖甚为倚重的国家重臣，结交他可以巩固和提高光义的地位。这些也是杜太后的深远用心。

担任开封府尹，对于赵光义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作为国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开封府尹对国家军政要务起着上承下达的作用。从建隆元年（960）到开宝元年（976）光义当了十六年的开封府尹，锻炼了实际处理政务的才能。他利用开封府尹的地位，在开封府中广延豪俊，聚集一批幕僚、军校，文武皆备。通过广置党羽，内外交通，光义在开封府时势力大盛，威望日高，羽翼渐丰，为他日后争夺帝位及治国安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赵匡胤为人较为厚道，他对光义兄弟情义甚重。有一次光义生病，匡胤身为皇帝，仍亲手为他灼艾。光义失声叫痛，匡胤大

概是要为其弟分担病痛，也取艾自灸。遇有军国大事，也多与之商议。不过，作为政治家，二人并非亲密无间。他们的矛盾通过一件事即可看出。光义在开封府时，有个青州人到京城来，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子，光义见她秀美出众，想买下，那青州人不答应。光义手下有个叫安习的，自报奋勇愿办成此事，他用手段将青州女子偷偷地买进开封府。后来太祖知道了这事，下令追捕安习，安习只好藏于晋王宫中，直到光义作了皇帝，他才出来。太祖严捕安习，分明是对光义的一种警告。

开宝九年（976）十月二十日，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于是光义受遗诏于枢前即位。

二、伐汉收功 攻辽败绩

不管杜太后遗诏是否真有其事，赵光义以皇弟身份继承皇位在正统的封建世袭制中并非名正言顺。而且在太祖平定诸侯国的统一战争中，他没有任何建树。他感到要想巩固帝位，帖服人心，必须树立自己的威望。太宗即位后，陈洪进亲自到开封朝贡。太宗封陈洪进为检校太师。钱俶于是决意上表，献出所管 13 州 1 军，共 68 县，556008 户，兵士 115000 余人，削去吴越国号。太宗封钱俶为淮海国王，其子弟多人以官职。吴越旧地反对纳土的官吏，受到太宗的坚决镇压。至此，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太宗于是把主要兵力转向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下令再次进攻北汉。任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率领勇将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米信、田重进等，四路出兵，分攻太原，把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宋太

宗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特派刑州判官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截辽朝援军。

北汉主刘继元见宋军来攻，急忙遣使向契丹求救。开宝八年时，辽朝曾与宋廷订有和约。因为当时宋朝忙于统一南方，故对辽采取和好的态度，以免两面受敌，契丹也忙于内部事务，双方都乐意保持着通好的关系。太宗预料契丹必出兵助汉，故于四月间下诏亲征，率领廷美等到太原督战，在太原城外筑起长围，断绝城内的一切物资供应。双方苦战至五月，北汉指挥使郭万超潜行出城，投奔宋营，刘继元帐下诸卫士也多出降。北汉亡，至此，所谓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全部结束。

太宗乘灭北汉的余威，率大军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六月进抵易州。辽刺史刘宇本是汉人，献城投归宋营。太宗留兵千人协守易州，又进攻涿州，辽涿州判官刘厚德亦为汉人，复开城纳降。宋太宗见连下二城，旗开得胜，非常高兴，乘胜率兵进抵辽之南京（今北京市）城南，命宋 偓、崔彦进、刘遇、孟玄哲四将各率军兵四面攻城。守将耶律学古拼命抵御，太宗亲自督战。然而宋军围伐太原疲敝，今又攻城不下，已经懈怠。这时辽朝已派援军来救。探卒入报，辽将耶律休哥为前锋，已至高梁河。太宗命大军拔营齐起，前往高梁河迎敌。快到河边时，只见辽兵有数万人越河而来，双方摆开阵势，金鼓齐鸣，旌旗飞舞，宋军奋力激战，辽兵伤亡惨重，渐往后退。太宗见辽军将要支持不住，遂命宋军猛攻。正在这时，又有两队辽兵，分左右冲杀而来。左翼为辽将耶律斜轸，右翼为辽将耶律休哥。二人都是辽国良将，善于用兵，宋军抵挡不住，纷纷败退。耶律休哥趁机直取太宗，太宗急命左右护驾，但诸将被辽兵分割散乱难以顾及，太宗仓惶

失措，幸亏辅超、呼延赞等人赶到，奋力遮护，保卫太宗南奔至涿州。

雍熙三年（986）正月，太宗诏议亲征，企图扭转高粱河惨败之后频频挨打的被动局面，挽回自己的面子。但是前次亲征的惨败，特别是高粱河之战险被辽军所擒的遭遇，使太宗余悸未消。这时又有参加政事李至乘机上言，说京师是天下之根本，皇上不离辇毂，而命将出征，可以显得从容。太宗顺水推舟，决定不再亲自出马，而出动 30 万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北上攻辽。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业出雁门。

初期作战宋军进展顺利，接连小胜。但由于宋军指挥不当，各路军缺少合作，纷纷败绩。杨业父子率领残兵在陈家谷奋力死战，不见援兵，命其子杨延昭杀出一条血路，飞马乞援。辽兵漫山遍野而来，杨业部下大部分战死。杨业本身负几十处创伤，最后为辽军所俘获，不顾辽军的威胁利诱，绝食三日而死。

杨业失援败死，边境大震。云、应、朔诸州将吏都弃城而逃，三州复为辽军占领。辽军又乘胜进入宋境，深入深（今河北深县）、德（今山东德州）、邢（今河北邢台）等州，抢掠一空，使宋朝边民蒙受重大损失。败报传至宋廷，太宗痛失良将，下诏旌表杨业，赠其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大将军潘美，坐失战将，监军王 侁，贻误战机，分别给以降官三级和除名的处分。在战事方面，宋太宗远不及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身历百战，有着丰富的战场实践经验。而赵光义则基本上没有经历过重大战役，缺乏这方面的锻炼。但他又自诩高明，刚愎自用，再加上为了控制军将，每次作战前都亲自拟定阵图，结果严重束缚了前线将帅的手脚。

端拱元年（988）秋八月，北部边境接连三次警报，依次是涿州、忻州、新乐失守。太宗满面愁容，对群臣说：“契丹不肯收兵，经常骚扰河朔，看来不得不大举北伐了。”他心里却对出师一点把握都没有，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北伐时踌躇满志的信心和决心。朝中一些大臣开始提出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的政见。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引证汉唐故事说明对外讲和的重要。但是对于那些明显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张，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对赵普等人说：“恢复旧疆，不是别人的主张，是朕的一贯志向。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右正言、户部郎中张洎等主战派则相继上御戎策，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省官畜民，选励将士，再次北上伐辽，收复失地。太宗虽对这些主张加以赞赏，但却不算实行。

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因此，对辽由攻到守，准备和解。而辽朝的萧太后对宋朝多次北伐却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李继迁继续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为了防守，使宋军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疏浚、开拓边地河道，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深十余尺，作为屏障，曲曲弯弯，东西九百里。沿塘设置 28 寨，125 军铺，士兵 3000 余人，部署兵船百余艘，往来巡警，以防辽国骑兵的奔突。对于辽军的入侵，“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结果束缚了军队将士的手脚。守边将领们只好得过且过，“始受命则惟以攻坚陷阵为壮图，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门为上计”。真正能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屈指可数，从此，宋朝

军队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了。

三、借鉴前车 以文治国

宋太宗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即位之初也重武，是因为当时形势需要他继承太祖的统一大业，既而武运不昌，所以转而重文。太宗在多次伐辽失败后，失去了往日的锐气，文治方面，他的确有很多独到之处。他开创、修补、完善了宋朝的各项典章制度，使之在自己在位期间基本成为定制，对防止王朝像五代各朝一样短命夭折，奠定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制度的基础。两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而言，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于军事、政治方面，而太宗除了对太祖法度作了进一步完善外，又着重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规范。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唐，但真正完善是在北宋。到宋初，门阀制度不复存在，科举向文人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家不尚谱谍，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都可录取。宋太宗扩大了取士的规模，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及宋太祖时。太宗还促进科举取进士日趋严密、完整。宋太祖开宝六年（973）以后，殿试成为定制。太宗进一步规定，殿试后在殿前“唱名”，由皇帝分别赐与“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功名。太宗时实行考卷糊名弥封法，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试卷作弊。宋太宗还严格科举考试，亲自复试。

太宗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五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在石长庆门东北，仅有小屋数十间，而且“湫隘卑

庫，仅庇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嘈杂其旁”，条件很差，三馆每逢受诏撰述，都是移到其它地方。太祖时期，也没有什么变化。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亲到三馆视察，看到这种寒酸状况，对左右侍从慨叹道：“这哪里能够蓄天下图书，待天下贤俊？”当即下令另选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新址。命中使督促工匠，晨夜兼作。三馆的栋宇殿阁，都是太宗亲自规划的，其精美壮观，可与皇宫的建筑媲美。一年后工程竣工，定名为崇文院。到太宗晚年，崇文院及秘阁的藏书已十分丰富。太宗颇为自负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求，今方乃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

在广泛搜求图书的同时，太宗先后组织一批文人编纂了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刚刚即位几个月的太宗就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十多人编纂《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等书。由于年代久远和朝代的更替，宋太宗时期收集的绝大部分图书，今已佚失，但当时编纂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这三大部书却流传下来，因而许多古代典籍的内容赖以保存。宋太宗主持编纂的这三大部书，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宝贵资料。

太宗好读书，这是唐五代以来帝王中少有的，这与太宗的父亲赵弘殷有关。赵弘殷和其长子赵匡胤都是介胄武人，然而这个军人家庭却希望日后有个读书知礼之人。赵弘殷当年总兵淮南时，攻破州县先不取财物，总是设法搜求古书，交给匡义，并不断督促他学习。匡义因此精于文业，而且多有艺能。他会作诗，通音律，擅书法，喜对弈。太宗到崇文院读书，常让亲王和宰相们一同翻阅，并亲自解答书中的疑难问题。有时还召降王李煜等

前来参观。太宗指着汗牛充栋的图书对南唐后主李煜说：“听说你在江南好读书，这里的简策，有许多是你的旧物。近来还读书吗？”李煜满怀亡国之痛，唯有顿首逊谢而已。淳化三年（992）九月，太宗想让武将见识一下文儒之盛，召马步军都虞侯傅潜，殿前都指挥使戴兴等人到秘阁纵观群书。

宋代的皇帝多注意从历史上汲取统治的经验教训，这可以说是从太宗开始。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太宗对大臣说：“朕历览前代书籍，发现君臣之际，大抵情通则道合，所以有事皆无隐匿，言论都可采用。朕励精求治，卿等作朕股肱耳目，如果施政有缺失，应当悉心上言说明，朕决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说话。”

太宗执政较为勤谨，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他亲自挑选人才，甚至于忘了饥渴。通过召见临问以观其才，优秀者提拔重用。他对近臣说：“朕每看见布衣缙绅中有才志受推戴的，就替他的父母高兴。”太宗每天一早就到长春殿受朝，听完百官的政务汇报，就到崇政殿去处理政事。等到中午，还来不及吃饭。

太宗于书法旧有根柢，又经名家指点，勤加练习，故有较深的功力造诣，并非单凭地位高而到处题字。有人荐举赵州隆平主簿王著在书法方面颇有家传，太宗乃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祗候，令他详定韵篇，后又迁为著作郎，充翰林侍书。

太宗自言不喜游猎，确属事实。端拱元年（988）九月，他对侍臣说：“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顺时行礼之外，更不于近甸游猎。”命将五坊中所饲养的鹰犬，全数放生，并下诏令天下不要再来进献。淳化三年（992）十月折御卿进贡的花鹰，太宗让人把它放了。

太宗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是宽容的。北宋开国后，为了争取南方各阶层的支持，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因为佛教在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割据小国中非常流行。太宗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因而有意提倡，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并在首都开封设译经院释译佛经。从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到太宗时雕版完成，印行了我国第一部佛经总集。宋朝建国时，各地僧徒不过六万多人，太宗时增加到 24 万人。太宗本人态度是重道教，轻佛教。

太宗执政总的方针是宽松敦厚。但是，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安定，太宗在刑狱方面也亲自处理了一些案件。他下令在禁中设立审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审刑院交付大理寺，刑部断复，再交审刑院详议裁决。审刑院不归宰相统领，直属于皇帝。太平兴国六年（981）夏四月，太宗下诏：“诸州大案，长吏不亲自处理，往往胥吏旁缘为奸，拖延经年不能结案。自今长吏每五日处理一次案子，查证确实者即可决断。”太宗想不让全国有拖延不决的案子，于是规定办案的三种时限，大案 40 天，中案 30 天，小案 10 天，不须追捕而容易处理的不能超过 3 天。并规定，囚犯如因讯问，则应当聚集官属一同参与，不能委托胥吏拷掠。淳化四年（993），东京城郊有一农民到官府击登闻鼓，为的是丢失了一只豕猪。太宗听说，让人赐给那农民钱一千，偿还其猪钱。太宗对宰相说：“如果像这样的小事也费力气去断案，未免太可笑了。但是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

太宗接受唐五代以来宦官专权的教训，对宦官驾驭较严，不许他们干政。宦官王继恩曾作为剑南两川招安使，领兵平定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中书省建议让王继恩任宣徽使。太宗不许，说：

“朕读前代史书，宦官干预政事，乃国之大忌，所以朝严禁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就是参政的开端。只能授以别的职衔。”宰相力言王继恩立有大功，非宣徽使不足以赏酬。太宗动怒，深责宰相，让别议官名，最后创了个宣政使的名目，授于王继恩。

太宗任用的几位宰相也比较正直。寇准生性刚直，有一次对太宗奏事，太宗不高兴，站起身要走，寇准拉住皇帝的衣袖，让他再坐下，等到事情议决以后才罢休。太宗感叹地说：“这人才是真宰相哩！”

四、贬抑祖系 确立宗嗣

太宗之得以登上皇位，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他当上皇帝之后，用很大一部分精力来确保皇位，防范变乱。一面防范武将专权，另一面则是他自家人。

在高粱河之战中，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从征幽州。当宋军溃败之际，太宗与主力部队失散，军将们怀疑皇帝遇难，觉得军国不可无主，商量着立德昭为皇帝。后来知道太宗还活着，这事就作罢了。事情虽未成，但被太宗知道，恰好触犯了忌讳，心里很不高兴。以往作战，回师后都要按功劳大小颁发奖赏。这次太宗还京多日，也不见行太原战斗之赏。军中议论纷纷，诸将不免多怀怨望。德昭心直口快，恐怕军心浮动，乃入见太宗，请给军将叙功行赏。太宗不等他说完，就怒气冲冲地说：“战败回来，还有什么功劳？还行什么赏赐？”德昭分辩道：“征辽虽然失利，但是平定了北汉，再说各军也不可一概而论，陛下应该分别考核，量功行赏。”太宗大怒，吼道：“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赏赐

也不晚!”德昭非常惶恐，低头垂泪，默然出宫。本来他所处的地位就很微妙，现在他的叔父分明是猜疑他有夺位的野心。他回到自己的住处，默念父母早逝，没有依靠，虽有继母宋氏和弟弟德芳，但宋氏被迁往西宫，出入行动都不自由；弟弟年纪尚小，不懂事理，觉得自己满腹幽衷，无可倾诉，顿生短念，问左右侍者：“你们谁带着刀？”左右忙答道，宫中不敢带刀。德昭走出房门四处寻觅，见茶酒阁上有切水果的刀子，他趁人不备，拿了刀关上门，自己往颈上刺去。等别人开门来救，已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宫中急忙报知太宗，太宗亦觉出乎意料，前往探视，见其惨状，抱尸大哭道：“傻孩子，我不过说你几句，你就这样！”于是命令厚葬，并颁诏追赠德昭为中书令，追封为魏王。德昭身后留下五个儿子。

太宗初即位时，廷美的儿子也和他两个哥哥的儿子一样称皇子，女儿称公主。太平兴国四年（979）进封廷美为齐王，后封秦王。廷美也和光义当年一样当了开封府尹，并兼中书令，位在宰相上。外界的舆论都说帝位将依次相传。等到德昭自杀，一年后23岁的德芳也不明不白地夭亡，廷美才开始感到不安。

一天，忽有太宗当年为晋王时的旧僚柴禹锡、赵熔、杨守一等进宫，向太宗密奏，说廷美骄恣不法，谋以自立。卢多逊与廷美关系密切，可能有沟通情事。这话正触动太宗的疑忌，于是召赵普密商。赵普奏请愿备位枢轴，静察奸变，他说：“臣算开国旧臣，曾与闻昭宪太后遗命，备受朝廷恩遇，然因臣性格直率，反被权幸所谗。”原来太宗未登极时，曾有人告发赵普讪谤晋王光义，赵普曾上疏自辩，太祖将奏疏贮藏于金匱。然而太宗不知，故对赵普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听赵普一说，即命近侍找到赵普以

前的上疏，并见到金匱誓书，大为感悟，召赵普入宫，对他说：“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的非了。从今以后，才识卿忠。”于是授赵普为司徒兼侍中，封梁国公，并命密察廷美事。赵普与廷美本无宿怨，不过一来为报复卢多逊，二来为得太宗欢心，只得从廷美下手。不久，察得卢多逊私遣堂吏交通廷美之事上奏。说卢多逊盼望太宗晏驾，廷美即位，廷美并私赠给卢多逊弓箭等物。太宗大怒，当即下诏降卢多逊为兵部尚书，下御史狱，捕系参与其事的中书堂吏赵白及秦王府孔目官阎密等，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日方等讯鞫，卢多逊及赵白等一一伏罪。太宗下令降廷美为涪陵县公，廷美独对孤灯，凄凉难奈，他默颂着曹植的七步诗，他同样想不通：“既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由于气郁成疾，日渐消瘦，不到一年，就病死在房州了。讣音奏达朝廷，太宗呜咽流涕，对宰相说：“廷美自少刚愎，长大后越发凶恶，朕因他是至亲，不忍置之于法，让他暂时徙置房州，闭门思过，方欲推恩恢复其旧位，谁料他这么快就殒逝了，能不痛心！”下诏追封为涪陵王，赐谥曰悼。从此，与太宗争夺皇位的可能性完全被清除了。太宗此时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硬说廷美与己非出一母。当时太宗兄弟五人已死其四，杜太后亦已不在，太宗之语无人敢驳。

太宗的长子元佐，为李妃所出，自幼聪慧，长得也像太宗，太宗一直很喜欢他。年长后，有武艺，擅骑射，曾跟随太宗北征太原、幽蓟，回京后拜检校太傅，加职太尉，晋封楚王。其叔父廷美触犯了太宗，元佐力为营救，再三请免其罪，屡受太宗的呵斥。后来听说廷美的死讯，悲愤不已，酿成狂疾。左右有小错，也要手操刀剑砍杀；仆吏从庭前经过，往往弯弓射之。太宗亲自

严加训诲，依然如故，而且越来越厉害。太宗很是忧愁，请太医延治，稍有好转。太宗听说颇感欣慰，特别大赦天下。

九月九日重阳节，太宗兴致很好，赐近臣到李日昉家中宴饮，并召请诸王宴射苑中。因为元佐病还没全好，就没让他参加。到了晚上，诸王宴罢归去，路过元佐府前，恰好元佐在门外，知道这事，大为恼怒，索性在院内放起火来，殿阁亭台，蔓延烧去，一时间烟雾滚滚，火光冲天，等到众人去救，已烧了大半。直烧到天明，还没救灭。太宗听说楚王宫中失火，猜想可能是元佐所纵，命押赴中书，派御史按问，元佐具实以对。太宗怒不可遏，派王仁睿传话说：“你身为亲王，富贵已极，为何如此凶悖！国家典宪，不可私违，父子之情，从此断绝。”元佐的弟弟陈王元佑以及宰相近臣，都前往号泣营救，太宗挥泪道：“朕每读书，见前代帝王子孙不遵家教者，未尝不扼腕愤恨，没想到我家也有这种事！”命将元佐削去封号，废为庶人，安置前往均州。宋琪等率百官伏阙拜表，请太宗恕他病狂，仍留京师。太宗余怒未消，不许。宋琪等再三奏请，方下诏召还。当时元佐已行至黄山，召还汴京后置于南宫，使人监护，不通外事。楚王府中官僚都上表请罪，太宗说：“朕教训他都不从，岂是你们所能赞导的？”

至道元年（995），开宝皇后即太祖之妻宋氏病死，太宗不成服，连群臣亦不命临丧。立元侃为太子。诏命颁下，太子行告庙礼，还宫路上，京师士民争相观看，齐声欢呼“少年天子”。太宗听说，心里很不高兴，召寇准入见，对他说：“人心都归太子，把我放在什么地位上？”寇准拜贺道：“陛下选定可以托付神器者，今太子果然得到民心拥戴，这正是社稷之福啊！”太宗这才转忧为喜。入宫，后嫔六宫都来庆贺，太宗颇觉兴奋，破例召寇

准一起饮酒，直喝得大醉方罢。

至此，自太宗继位以来的皇位继承问题才算最终得到解决。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自真宗至南宋高宗，六代八个皇帝都是太宗一系子孙。直到高宗赵构，因无子，过继太祖七世孙，即秦王赵德芳的六世孙立为太子，即孝宗，以后的八个皇帝又转入太祖一系。北宋南宋各九个皇帝，匡胤光义兄弟并称“祖宗”，他们的后代各有八个做了皇帝。兄弟二人轮流当皇帝，其后代也轮流往复，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并且北宋亡在太宗一系手里，南宋亡在太祖一系手里，真可谓平分秋色了。

太宗于至道三年（997）三月去世，终年 59 岁。

真宗赵恒

宋真宗，原名德昌，后改名元休、元侃，至道元年（995），立为皇太子，改名恒。是太宗第三子，母为元德皇后李氏，宋乾德六年（968）生，乾兴元年（1022）卒。终年 55 岁。

一、少有大志 三十而立

赵恒聪睿灵敏，从小就得太祖、太宗的喜爱。7 岁时，就传受经，初览即能成诵。好与诸兄弟玩战阵游戏，常自称元帅，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且言谈不俗。据说有一次随太祖入万岁殿，他顽皮地坐在太祖的御座上玩耍，太祖爱抚地问他：“这是皇帝的宝座，孩儿愿做皇帝吗？”年幼的赵恒竟回答道：“天命有归，孩儿亦不敢辞。”使太祖大为惊奇。稍长，太宗让他练习草书，他却说：“草书之迹，诚然妙秘。但孩儿听说王者事业，功侔日月。临政处事，应毫无隐讳。一照之心，一览无余。若学草书，恐临事有误，谨愿罢习。”此番话亦使太宗叹异。

太平兴国八年（983），赵恒 16 岁时，与兄德崇（改名元

佐)、德明(改名元僖)一起受封,授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韩王,改名元休。雍熙三年(986)七月,赐名元侃。端拱元年(988)正月,进为荆南、湖南节度使,改封襄王。淳化六年(995)八月,复立之为皇太子,兼判开封府,赐名恒。

至道三年(997)二月,太宗患病,朝廷中开始了谋立新皇帝的明争暗斗。赵恒立为太子后,因事得罪了身为宣政使的宦官王继恩,为其忌恨。自太宗病重,王继恩便暗中串联了参知政事李昌龄、知诰胡旦等,并与太宗李皇后通谋,图立元佐。

三月二十九日,宰相吕端入宫问疾,见太宗病危旦夕,又见左右奉侍太宗的只有李皇后、王继恩等人,独不见赵恒,怀疑有变,随忙退至中书,密写“大渐”二字,派腹心吏人急趋东宫,促赵恒入禁中。这时,太宗驾崩,在吕端等辅佐下,赵恒即帝位于太宗灵前,时年30岁。

二、内修文治 外睦友邻

赵恒即位后,下诏制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然而纆图伊始,惧德弗明,所宜拔茂异之才,开谏诤之路,惠复疲羸。庶几延宗杜之鸿休,召天地之和气。”表示了他锐意兴革、立志图强的决心。

为了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赵恒首先下令提高京官的政治待遇,规定朝官与未朝官同样叙迁磨勘,同样穿绯、紫色官服。礼遇先朝诸大臣,加宰相吕端右仆射,召拜他的两位老师李至、李沆为参政知事,拜宿将曹彬为枢密使兼侍中,又以富有才略谋议的户部侍郎向敏中、给事中夏侯峤为枢密副使,共典军政。尊

太后李皇后为皇太后，仍居西宫嘉庆殿，后徙之万安宫。同时追尊生母李氏为贤妃，进尊号为皇太后，追谥元德，后附葬太宗永熙陵。先参与谋废立的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以及宦官王继恩等人，相继贬黜，流放远郡。然后诏御史台谕告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过、时政或亏，军事臧否，民间利害，并许直言极谏，抗疏以闻。次年（998）正月，改元咸平。

咸平元年（998）十月，赵恒进行了一次重大的人事调整。罢吕端、李至相职，擢户部尚书张齐贤与李沆并为相，罢参知政事温仲舒为礼部尚书，擢枢密副使向敏中为参加政事。擢翰林学士杨石万、宋湜为枢密副使，共参国政。接着便着手整顿吏政，解决机构臃肿、贪污腐败、官吏冗滥、选举作弊等突出问题。

赵恒采纳宰相张齐贤的建议，始定外任官职田制度，规定职田数量以差遣为别，作为各级官员的俸给补贴，提倡廉政。然后裁撤合并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罢置盐铁、度支、户部副使，并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并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勾院为一，以提高三司的办事效率。又严格官吏的举荐、任用、迁转、考核制度。咸平二年（999），赵恒诏令各部、台、院举荐升朝官任知州，被举荐者三任而有政绩，才能作为善举而议奖赏。否则被举荐者若犯贪赃罪等，举荐者亦连坐。赵恒还命宰臣誉录内外官员历任功过，编册进呈，以备委任官员时参考。咸平四年（1001）四月，赵恒在崇政殿亲自考核京官，开创了宋代京朝官磨勘引对的先例。

为了广泛选择优秀人材和网罗人士，赵恒把改革科举制和发展学校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在《劝学文》中，曾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如此极端的利禄观作为劝学手段，使

众多的读书人趋于科场。学校教育自宋初以来，官学甚少，以书院为主要教学形式的私学逐渐兴盛起来。对此类书院，赵恒也给予了扶持。

赵恒在实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积极寻求经济富强之道。在他即位的当年五月，下诏说：“国家大事，足食为先。”以国家未有九年之蓄为忧，令两府大臣讲求丰盈之术。他还对侍臣说：“经国之道。必以养民务穡为先。”诏三司每逢岁稔之年，要增广市余以实仓廩。重申转运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劝课农桑。咸平二年，命度支郎中裴庄等官员分赴江南、两浙等地，发官廩赈恤受灾饥民，蠲除田赋。诏令有司减罢各种无名力役，暂缓土木营建，以休养民力。又令陕西沿边地区广兴屯田，把士卒戍边和耕种结合起来，还诏令全国，凡民户有能力开荒，准许无田税农户请佃荒田垦种，五年后定纳赋税。为了使民户有能力进行生产，又推广衣部判官马元方创制的“预买绢”法。即在每年春季民力乏绝之时，官府借贷户绢给农户安排生产、生活，俟秋收后以绢输官偿债。

赵恒本人也以勤政为要。他制定的工作日程表是：每天清早在前殿接见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各部门的请对官员，听闻奏事，能决定的立即答复。早饭后处理各司奏事，批阅奏章，直至中午。下午看书学习，安排各项例常活动。晚上则多召儒臣进讲，询访为政得失、探讨经史等。他还以刑狱直接关系到国治民安，首先恢复了废置已久的各路提点刑狱官。后又以京师狱讼繁杂，专门设立了“纠察在京刑狱司”的机构。为防止刑狱伪滥，诏命诸州长官亲决狱讼，疏理冤滞。各地县尉司不得私置狱。又命给事中柴成务等人，编集《新定编敕》856条，镂

板颁行，与律令格式、刑统并行。

同时，赵恒也下诏严格约束皇亲国戚以及宦官。他的姑母秦国长公主为其子王世隆求官正刺史，赵恒婉辞拒绝，说：“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他的妹妹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赵自化求升秩，也被他拒绝。驸马都尉石保吉家中发生家仆偷盗一事，石保吉面请赵恒，乞加重罪，又欲在他家中设刑问罪。赵恒以国家自有常法，不允，命交有司处决。

由于赵恒在即位之初的几年中，能广开言路，锐意兴革，勤政治国，所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全国人口由他即位初年的 400 多万户增加到近 800 万户，出现了后世所称的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赵恒在加强国内统治的同时，也密切注意同邻邦的关系。当时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北邻的契丹政权和西邻的党项政权。

自太祖以来，契丹政权始终是宋朝北部的主要威胁。太宗曾大举用兵，期望收复宋朝北部的国防重地、在五代石晋时割让给契丹的幽、蓟诸州，结果大败而归。此后宋朝对契丹便主要采取守势，用以险设防的策略，开辟边地河道、水塘，种植水田，作消极防御。

就在此时，契丹方面却先发制人。契丹军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使宋朝廷内部惊慌失措。在这紧要关头，宰相寇准主张积极抗战，力请赵恒北上前线，领兵亲征。赵恒虽惧怕赴河北，但觉得南逃之议也不可取，只好硬着头皮勉从寇准之议。这年十二月，赵恒从京城出发，北上澶州。赵恒在澶州北城门楼，接见众将帅。城下诸军，见皇上亲征，欢声雷动，倍受鼓舞。这时先后集结到澶州周围的宋军达几十万人，将士们只等朝廷发布号令，

便驱逐强敌，复仇雪恨。河北前线各地的军民闻听赵恒亲征，也纷纷发动攻势，出击敌人。

契丹军这时深入宋境，数战受挫，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耶律隆绪和萧太后采纳宋朝前降将王继忠（咸平六年望都之战被擒降敌）的建议，派人传信给赵恒，提出罢战议和。这正和赵恒的夙愿，他当即回书表示，宋朝也并非喜欢穷兵黩武，愿双方息战安民，派殿直曹利用为使议和。契丹复派使韩杞面见赵恒，得出以索还后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故地为罢战条件。赵恒深怕割地议和，为后人唾骂，嘱曹利用只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与之言和。曹利用问到底可允许给契丹多少，赵恒不加思索地说道：“若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后在寇准的坚持下，双方以宋每年给契丹银绢 30 万两匹达成协议，罢战言好。

党项政权见契丹与宋罢战言和，也遣使入宋，奉表称臣。赵恒对德明厚加赏赐。为确保宋朝西部边安全和防止德明反复，赵恒向党项提出归还灵州、派子弟入宋为人质等 7 项条件，不料遭德明坚决拒绝。赵恒只好再作让步，放弃这些要求，于景德三年（1006）十月，授德明为定难节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又先后开放设置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等榷场，与之开展贸易。此后，每逢岁旦圣节，德明都遣使宋朝，贡献不绝。赵恒对德明，也不断封官加爵，厚与赏赐。

赵恒以巨大的代价，换取了与契丹、党项的和好关系，使宋朝的西部和北部边防暂时平安无事。

三、抑直任佞 迷信昏聩

澶渊之盟后，赵恒所担忧的外部威胁暂时缓解，但朝廷内部矛盾却日益激化。

战后不久，赵恒把主和派王钦若召回京城，给以资政殿学士的宠遇。王钦若伺机进谗赵恒，说前日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古来为耻。寇准主张皇上亲征，是拿皇上作“孤注”，而“孤注一掷”也是皇帝的奇耻大辱云云。这些话，给赵恒的心头罩上了一层阴影，竟使他接连几天闷闷不乐，寝食不安。

赵恒本不喜欢寇准的耿直，起用寇准，主要是让他帮自己渡过难关。听了王钦若的话后，赵恒便在景德三年（1006）二月，以寇准“过求虚誉，无大臣礼”为借口，罢其相，出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擢参知政事王旦为相，王钦若知枢密院事。并加王钦若资政殿大学士之号，位诸臣之首。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宰相王旦率群臣入宫早朝，当诸臣奏事完毕，皇城司来人报说，在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两丈多，黄帛上面隐约有字。赵恒于是对众臣说：“去年十一月，我曾梦见神人，说今年正月当降《大中祥符》三篇，想必正是天书下降了。”宰相王旦等即跪拜称贺，说是“天书”降临，应去奉迎。赵恒君臣一行便步至承天门，焚香望拜，取回“天书”，由知枢密院陈尧叟启读。大意是说，赵恒能以至孝至德诏承先业，治理天下，今后更应清静简俭，善始善终，永保宋祚。读毕，赵恒再拜，接过“天书”，藏于金匮。然后大宴文武群臣，京朝官并加恩升爵，令改元大中祥符，改左承

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其后，“天书”不断出现，太宗也忙忙碌碌东封西祀。

赵恒崇奉祥瑞，沉湎于封祀，朝内一班大臣也极意屈奉迎合，希求加官进爵，以固权位。首倡祥瑞封祀之说的王钦若竭尽精思，挟符瑞以邀恩宠，大中祥符五年（1012）被拜为相，兼枢密使，因其状貌短小，项有附疣，被人讥讽为“癭相”。

不过，这么多的“祥瑞”并未给赵恒和他的帝国带来多少好处，反倒天灾人祸不断。

大中祥符九年（1016）的夏季起，从京畿、河北、陕西、京西、京东以至江淮、两浙、荆湖的大片地区发生旱蝗，各地关于蝗情的奏报不断送进皇宫。为此赵恒忧心忡忡，几次或亲自或遣官分赴各道观，建道场祈祷上天，乞求保佑。又几次下诏灭蝗，灾情不仅没有减轻，反继续扩大。这年七月的一天，赵恒方坐便殿，左右报告有飞蝗经过京城。他出门临轩观望，但见飞蝗遮天掩日，不见首尾。赵恒忧形于色，意甚不悻，命撤膳应灾。自此，忧郁成疾。

久任相位的王旦，自“天书”、封祀之事起，对赵恒即多加迎合，少有谏诤，凡事若少忤赵恒之意，便蹙宿不安，处事决政“务遵法守度，重改作”，洁身自好。这时，以朝政衰败，灾异严重，于天禧元年（101）七月以疾为辞，辞去相位。赵恒即擢王钦若为相。

王钦若拜相后，却首以排除异己为能事。参知政事王曾因为他有前隙，便首先被排挤出朝。参知政事张知白因与他议事多不合，复被排挤，罢知天雄军（今河北大名）。连三司使李士衡前任河北转运使时，因屡献金帛助祀而一直得赵恒青睐，也视为眼

中钉，暗进谗言，阻其进用。王钦若的专横引起朝野的不满，遭谏官连章弹劾。复有人上书揭露他卖官鬻爵，王钦若面见赵恒自辩，求让御史台为他辩诬。赵恒以“国家置御史台，非为人辩虚实”为辞，不允。接着，又有人揭露他家藏禁书，被赵恒召问，始不自安，遂罢相，出判杭州。

王钦若罢相后，赵恒想起王旦的举荐，召拜久在朝外的寇准为相，以丁谓为参知政事。丁谓善于揣摩人意，靠对赵恒的逢迎，青云直上。寇准素恶其人。他也对寇准衔恨在心。丁谓、曹利用等由此串联一起，合谋伺机排挤寇准。

赵恒自患病后，则日益迷信。他曾经虽说过：“古人多言祷神可以延福，恐未必如此。”这时却不断幸遏宫观，拜神求佛，乞求神祇保佑。天禧二年（1019）三月，永兴军巡检使朱能奏报“天书”降于乾祐（今山西柞水）山中，赴京城恭献。赵恒仍崇信不疑，备列仪仗，亲到琼林苑，奉接“天书”入宫，大赦天下，普度道释童行，广建道场祭天祀地。复在天安殿召见来自京城及各地庙观寺院的道尼僧徒 13000 余人，赐以药银大钱，让他们为自己祈福延寿。这年八月，再立皇子赵祯为皇太子。从此援引每三、五单日监轩听政的旧制，对诸臣所奏军国大政敷衍应付，余则避居深宫，沉溺丹鼎。皇后刘氏渐渐专权于政。

寇准于是奏请赵恒：“皇太子渐已成人，人望所属，愿陛下思社稷之重，付以神器，以固万世根本。丁谓为人奸佞，不可以辅佐少主，请择方正大臣以为羽翼。”赵恒点头答应。不料此事为丁谓侦知，丁谓急找钱惟演等，通谋刘皇后，谗言赵恒，说寇准专权，图谋不轨。赵恒患病后，事多健忘，这

时竟不记得与寇准的前番谈话，轻信丁谓等所言，将寇准罢相，擢参知政事李迪为相。

继之，丁谓又与赵恒的亲信宦官、入内副都知周怀政发生矛盾。周怀政与客省使（掌契丹、高丽国信使见辞宴赐及四方进奉、四夷朝觐之事）杨崇勋等人合谋，欲杀掉丁谓，复相寇准，奉赵恒为太上皇，传位太子，废刘皇后。并商定于天禧四年（1020）七月二十五日起事。就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杨崇勋临战畏惧，向丁谓作了告发。丁谓闻变，身穿便服，乘坐妇人轿车急找枢密使曹利用商量对策。次日天亮，曹利用即进宫入奏赵恒。周怀政正欲布署起事，突然闯进一队卫士，将他逮捕，与此同时，周怀政的同谋者也一一被抓。刘皇后亲自审问了周怀政等人，奏告赵恒，将他们斩杀于城西普安寺。丁谓借此大兴冤狱，排除异己。与周怀政有过联系并献“天书”的永兴军巡检使朱能闻丁谓派兵抓他，自缢而死。寇准也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

此后，丁谓更加专权，凡不阿附自己的人，即被指斥为“寇党”，轻者贬官，重者流放。赵恒的病也日渐危重，不仅喜怒无常，且更健忘、语言错乱。寇准被贬后，他则问左右说：“我为什么久不见寇准？”左右慑于丁谓权势，都不敢应答。李迪罢相后，赵恒欲相王钦若。丁谓却矫旨除王钦若使相、西京留守，出判河南府。赵恒只听说了王钦若已除授新官，但任的什么官，他却没有再问。天禧四年十一月，赵恒的病更加严重，不得不命皇太子监国，刘皇后与太子同莅国政。又命在京城景灵宫中建万寿殿，让道尼、僧徒日夜为自己祈祷。

次年（1022）正月，改元乾兴。赵恒力疾在东华门看灯，回去后即卧床不起，到二月十九日便在延庆殿去世。十月，葬于定陵（在今河南巩县），谥曰“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改元五次，在位前后共计 26 年。庆历七年（1047），加谥号“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仁宗赵祯

宋仁宗，初名受益，后改名祯。是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因章献皇后刘氏无子，过为养子。宋大中祥符三年生，嘉佑八年卒。终年 54 岁。

一、少小继位 太后秉政

赵祯降生以后，举宫欢庆。真宗更是喜悦非常，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因为其前五子相继夭折。所以受益作为真宗的唯一继承人。不满 5 岁的时候，真宗就采纳朝中大臣的建议，对他封爵建号，以系人望。授命他为左卫上将军，封庆国公，并规定了月给俸钱二百贯。受益 7 岁时，真宗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再授忠正军节度使兼侍中，进封寿春郡王。制命一下，宋朝各州郡还都纷纷上状庆贺。

大中祥符九年（1016）三月，真宗命在皇城内元符观以南，专为受益建造了读书学习的学宫“资善堂”。任命宦官入内押班周怀政为‘学宫都监，宦官杨怀玉为伴读，任命河北转运使张士逊、左司谏崔遵度为受益的启蒙教师。从此，受益开始接受正规

而严格的儒学教育。天禧二年（1018）二月，真宗又采纳宰辅向敏中、王钦若等人的建言，以升州（治今南京市）为江宁府，设建康军，作为受益的封地。同时授受益为建康军节度使，加官太保，封升王。命直昭文馆张士逊、直史馆崔遵度为升王府谏议参军，直史馆晏殊为记室参军。天禧二年八月，真宗在崇政殿召见宰相向敏中等人，出示陈执中的《演要》，决定立皇太子。八月十五日，真宗下诏，立升王受益为皇太子，赐名祯，增月俸为二千贯。同时任命了张士逊、崔遵度等东宫官吏。九月，又举行了隆重的皇太子册封礼，赵祯被正式确立为帝位继承人，这年，他才9岁。

乾兴元年（1022）三月，真宗在延庆殿病逝，赵祯奉遗诏即皇帝位，年仅13岁。

赵祯即位后，奉遗诏尊刘皇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大事则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实际上，军政大权已完全掌握在刘太后手中。宰相丁谓等人对刘太后也极尽奉承之能事。还在宰臣们草拟太后听政的诏制时，初拟“军国大事兼权皇太后处分”。丁谓提出去掉“权”字，副相王曾力争不可。王曾还援引旧制，主张皇帝与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承明殿，皇帝在左，太后位在右，垂帘听政。丁谓却提出，赵祯每逢初一、十五接见大臣，凡军国大事由太后与赵祯一起召见大臣决断。非军政大事则由内侍雷允恭传达内外（即由太后决定）。最后，还是丁谓的意见被采纳。

第二年正月改元，丁谓为取悦刘太后，议改“天圣”（取“天”字析为二人，二圣人同执政之意），得太后赞同。丁谓既得太后欢心，在朝中也更飞扬跋扈。

下谓的所作所为很快激起朝野的愤慨。当时京城流传一句话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丁谓）；欲要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此话传到刘太后的耳朵，开始对丁谓有所不满。不久，王曾借雷允恭擅移真宗陵穴一事，奏明刘太后，说是丁谓与雷允恭相互勾结，包藏祸心，欲为不轨。太后听后大怒，杖杀雷允恭，贬丁谓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又贬崖州（今海南崖县）。丁谓所亲信的参知政事任中正、刑部尚书林特等人，也先后被贬。王曾被擢与冯拯为相，权知开封府吕夷简、龙图阁直学士鲁宗道被擢为参知政事，任副相。赵祯也改为每逢三、五与太后一起御承明殿听政。

对当时朝廷中发生的变动，年幼的赵祯既不过问，也无兴趣，除了陪太后例定的坐朝听政外，仍专心于练他的书法，致使他后来的飞白书，体势遒劲，颇有功力，在宋代皇帝中，堪称首属。

随着日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赵祯逐渐成熟，处事有了自己的主见和思想。从乾兴元年（1022）起，他开始练习处理政事。开始逐渐摆脱太后的约束和管制。15岁时，由太后作主，为他立前勋戚郭崇的孙女郭氏为皇后，他十分不满。因他此时正热恋着与郭氏一起入宫的张才人。他以疏远郭氏，进张氏为才人，又进为美人的办法，来表示对太后专擅的不平。尤其是刘太后掌权既久，百官群臣慑于太后的独断，多不敢言朝政得失，言路闭塞。赵祯借唐代设匭函的故事，与参知政事共商，禀明太后，特诏设置了理检使，由御史中丞兼任，职掌上诉朝廷的冤枉之狱及有关谏奏朝政得失的上书。明道元年（1032），又诏设置谏院，知院官规定由皇帝亲自任命差遣。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用不

当、三省至各官署事有违失等，都可以上书谏正。

天圣七年（1029），秘阁校理范仲淹上书，请太后撤帘归政，触及太后忌讳，被出判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次年，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上书，建议除军国大事外，余皆由赵祯独自处理，又忤太后意，被贬知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接着再有林献可、刘涣等人先后上书，力请太后还政，引动刘太后肝火，把他们远贬岭南。对发生的这一切，赵祯虽没有明确表示，但心中更增加了对太后专擅的不满。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病卒，遗诰赵祯尊皇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听政如旧规，军国大政与杨太后一起裁处。最后在宣布刘太后遗诰时，删去了“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一语，只存后语。杨太后退居保庆宫，称保庆皇太后。至此，赵祯结束了他的儿皇帝生活，独立主政。

二、废立息争 赐纳和患

赵祯亲政以后，首先大规模地进行人事调整，首先罢黜内侍罗崇勋等人，接着把被刘太后所亲信的人如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和范雍、参知政事陈尧佐和晏殊等人，全都贬为外官。宰相吕夷简虽力助赵祯，也因被怀疑曾阿附太后，罢相，贬出判陈州。重新起用张士逊、李迪为相，任用翰林侍读学士王随、权三司使李谿共参国政。因劝太后撤帘归政而被贬的宋绶、孙祖德等人，也先后被擢重用。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以仍岁旱蝗，有人提出应改元以应天变，导迎和气。还有人提出，明道之前，建元天圣，是当时

丁谓为取悦太后所为。后改明道，“明”字日、月并列，义与天圣相同，也应改元。赵祯于是下诏，明年改元“景祐”。赵祯对由刘太后作主，为他立郭皇后一中，始终耿耿于怀。故赵祯最后还是以郭后无子为借口，废郭氏为尼，幽居长宁宫。范仲淹也因谏被贬为外官。

郭后既废，赵祯专宠尚氏、杨氏等人，洒色度日，锺鼓弦乐之声，昼夜不断，闻于宫外，政事渐疏。尚氏等人竟在后宫以“教旨”发号施令，赵祯本人也因酒色无度而病。一时宫廷传言，流布道路，朝议大哗。百官群臣以国是为忧，纷纷上书，要求整肃后宫，杨太后也亲劝赵祯。景祐元年（1034）九月，诏立刚刚入宫的前勋臣曹彬的孙女曹氏为皇后，后皇之争暂时平息。

不料“内忧”刚平，“外患”踵至。这时，宋朝的西邻党项政权迅速发展起来。景祐五年（1038）十月，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设官立职，改定兵权，创制文字、礼仪制度，完成了建立西夏建国的巨大事业，成为宋朝西邻的强大竞争对手。

宝元二年（1039）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打探宋朝动静。赵祯与诸朝中大臣久议不决，直到这年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备兵对夏征讨。十一月，元昊却先发制人，率兵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分兵30000围攻承平寨（今陕西延安西北），并声言攻宋朝西部的边防重延州（今陕西延安）。

延州之战，宋军损失严重，关辅震动。赵祯忧心忡忡，召诸臣商议对策。不得已，赵祯起用主战的韩琦为陕西方面的统帅。韩琦又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奉命知延州，率兵攻打西夏，才得

以收复失地。

宋军稍获胜利，赵禔以为元昊惧宋，又派人潜入西夏，挑动西夏自相残杀，希求坐获渔人之利。此举使元昊恼怒非常，于庆历二年九月，又一次大规模出兵侵宋。赵禔命镇戎军守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被夏军围攻，部伍相失，阵乱溃败，死伤兵士 9400 余人，损失战马 600 余匹。夏军乘胜直驱渭州（今甘肃平凉），幅员数百里，庐舍焚荡，居民遭掳。

经定川一战，夏军声势日振，宋军益衰，赵禔不得不谋求与夏议和，密诏知延州庞籍谕意元昊，说西夏只要息战称臣，其帝号、国号尽可保留。直到庆历四年（1044），元昊迫于辽朝的进攻，急于和宋抗辽，始答应称臣，同时提出巨额“岁赐”。赵禔满足于西夏称臣，连忙回书元昊说：“俯阅来誓，一皆如约。”答应了元昊的求和条件。这年十月，宋夏和约达成，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另加节日“赏赐”。

在宋夏胶着困战的同时，北方契丹政权也对宋朝虎视眈眈，抱有觊觎之心。赵禔亲政后，曾采纳知成德军刘平的建议，密敕河北沿边复建水田、广植树木，以备辽骑突入。景祐元年（1034），契丹以祭天为名，在宋辽边境屯结军队，作出兵侵宋的准备。赵禔闻报，命河北整饬军备，调夫役修治河北沿边城池、关河壕堑。庆历二年（1042）初，契丹大军压境，派人面见赵禔，质问宋朝出兵伐夏和增修边防，要挟宋朝把后周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的十县之地割让于契丹。赵禔派右正言富弼出使契丹，提出或和亲或增“岁币”议和。几经交涉，契丹方面答应不割地，只增纳岁币重订和好。富弼力争不可言“纳”，契丹方面则坚持或

称献，或称贡，或称纳。赵祯最后屈从契丹之意，许称“纳”字而和。这年十月，双方缔结和约，宋朝以后每年增纳契丹银绢二十万两匹。契丹竟趁宋朝困于西夏之际，不费一兵一卒，凭空取得了巨额贡纳，这对宋朝来说，无异又一次“澶渊之盟。”

三、推行新政 半途而废

景祐二年（1035）二月，知袞州范讽被人弹劾，赵祯命李迪、吕夷简处理此案，吕夷简暗奏赵祯，李迪党庇范讽。赵祯不分青红皂白，即将李迪罢相，复擢枢密使王曾与吕夷简同相，实际上，由吕夷简独揽大权。吕夷简竭力迎合赵祯天下大治的太平心理，极意粉饰，一味奉称，使宋王朝更陷入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

赵祯亲政后，效法唐太宗“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作法，广开仕路，每届科举入取额多达千人以上。“殿试不黜落”也从这时起，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取士日多，恩荫无节，加上内臣、外戚之类，进无辍止，使冗官冗吏局面日趋严重。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军虽屡屡战败，所任边将却越来越多。为备辽御夏，又不断扩充军队，使军员比真宗时的40万，猛增了一倍多。

因此，朝野忧国忧民之士担心着国家的兴亡、宋王朝的前途，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变革图强。其中的突出人物就是范仲淹。

赵祯亲政后，擢范仲淹任谏职。当时范仲淹就上疏，力请裁抑冗滥，提倡节俭，主张变法图强。赵祯欣赏范仲淹的为人和胆识，又迁任他为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严酷的现实使赵祯也隐约地感到了统治危机，开始有意更

张政事，革除弊端。他想到了主张变法革新的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于是庆历三年（1043年）三月，增加谏官人额，选拔素负众望的集贤校理欧阳修、余靖以及职方员外郎王素等人，供职谏院。四月，又擢任长期被贬外官的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七月，复迁范仲淹参知政事，以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亲赐范仲淹等人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并诏谕各地守臣，凡民间疾苦，有利国家之事，务公心咨访奏闻。九月三日，还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诸臣，赐坐和笔札，令他们疏奏革新政事。

范仲淹随即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与范仲淹上书的同时，富弼、欧阳修、余靖、韩琦等人也相继提出一些改革建议。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和建议，号称“新政”。

“新政”在赵祯的支持下进行。但是，新政的实施从开始之日起，就遇到朝廷中保守势力的反对。还在谏官王素、欧阳修等人上疏建议改革弊政之时，翰林学士苏绅就指斥他们是“虚哗溃乱”、“谋而僭上者”。尤其是反对派为抵制新法的实施，借赵祯最忌讳、几次下令申禁的“朋党”一事，掀起波澜。在吕夷简罢相后，曾起用判蔡州（今河南汝南）夏竦为枢密使。夏竦任职不久，被谏官余靖、欧阳修等弹劾，赵祯遂罢夏竦，以枢密使杜衍代之。

同时，“新政”也触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如实行“明黜陟”、“抑侥幸”便使一大批贪官污吏和高官贵勋的利益受到损害，致其首先发难，毁谤新政，且愈演愈烈。加之朝中“朋党”

之论更如雷灌耳，使赵祯对新政由疑虑进而为动摇。而这时京东地区又发生了以王伦为首的兵变起义，陕西地区发生了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还有不少地方发生蝗旱之灾，赵祯都与实施新政联系起来，更失去了推行新政的信心，最后竟决意牺牲革新派，妥协反对派。

“庆历新政”似昙花一现，赵祯立志图强的信念也旋踵即逝。宋王朝仍沿着老路子继续走下去。

四、朝野惊变 无奈立储

正当赵祯为朝廷内部矛盾所困扰的时候，又传来使他更为震惊的消息：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二十八日，贝州（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发生了王则领导的起义。宋军在贝州城下遭到赵义军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赵祯又派宦官携带敕榜招安义军，也为王则拒绝。一个月过去了，起义还没有被平定，赵祯带着十分忧虑的心情慨叹说：“大臣无一人为朕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参知政事文彦博要求赴河北镇压起义，才使赵祯焦虑之心略得安慰。

庆历八年（1048）正月初，赵祯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加紧攻打贝州城。文彦博采纳军校刘遵的建议，以大军急攻北城，乘义军不备，在南城墙下，挖凿地道，选精锐士卒潜入城门，打开了城门，宋军纷涌入城。王则先用火牛冲击宋军，欲乘机突围，怎奈寡不敌众，突围中大部义军战死，王则、张峦、吉卜被俘，押解京城被杀，坚持了两个多月的起义失败。赵祯下令州郡大索“妖党”，被逮者不可胜数。

继贝州兵变之后，庆历八年闰正月十八日夜，又发生了宫廷卫士之变，更使赵祯惊心丧胆。

这天夜里，赵祯正宿于曹皇后宫中。至半夜，崇政侍卫官颜秀、郭逵、王胜和孙利等人，趁夜深人静之时，杀死守宫的军校，夺得了兵器，越过延和殿，直奔赵祯的寝宫。宫女的叫喊声，惊醒了赵祯。他惶恐不安，披衣下床，出门逃避，被曹皇后从后抱住。曹皇后插紧门闩，急呼宫人召侍兵入卫，内侍宦官们也被紧急动员起来。颜秀见势，与郭逵等纵火而撤。逃遁中，被蜂涌而来的宫卫、宦官等围困。颜秀、郭逵等挥刀与之展开激烈的搏战，最后全部战死。

惊恐之余，赵祯大兴狱事。皇城司和入内内侍省的官员人等，以失职罪多遭贬谪。后阁侍女和宦官中被怀疑与颜秀之变有联系的，也一一被处死。仍不放心，每到夜晚就心悸的赵祯又命人把宫中临近屋檐的大树统统伐倒，重新缮治城垣，整修门关。前宫后殿也令养起了狗。

政荒民敝，使赵祯已感困扰不堪，而更令他心焦的还是他的皇位继承人。从15岁，刘太后就为赵祯立皇后郭氏，又选美女充盈后宫，可是此后十几年中，无一嫔妃为他生出皇子。宝元二年（1039），苗美人又为他生子，满朝喜悦，赵祯亲为儿子起名昕，封爵加官，不料赵昕只活了一年半便夭折。庆历元年（1041），朱才人再为赵祯生子，赐名曦，封鄂王，但是也不到三岁即夭亡。皇嗣成为当时朝廷内外最关注的大事之一，因而此后就发生了有人冒充皇子的事件。

嘉祐六年（1061）闰八月，知谏院司马光上疏，复以早定继嗣为国家至大至急之务陈言，继之面见赵祯力请。闻听司马光所

言，赵祯沉思不语：几年来群臣百官密请建储的奏疏接连不断地送进宫来，不能不慎重对待了。这才对司马光道：“卿所言是不是让朕选宗室为嗣？”司马光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臣言此自认为该死，但还望陛下虚怀听纳。”赵祯装作漫不经心地说：“这没有什么，这样的事古来就有。”九月，司马光、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知江州吕诲等人再连章固请，乞选宗室之贤立以为后。赵祯不得已，说：“立嗣之事，朕已有意多时了，只是一直未得其人。”然后环顾左右问道：“究竟谁可为嗣？”韩琦上前奏道：“此事非臣等敢私议，还请陛下自择。”赵祯这才缓缓地说：“朕在宫中尝养二子，小的虽纯不慧，就立大的吧！”韩琦请赵祯指名。赵祯说：“就是宗实。”立嗣之议遂定。

嘉祐七年十二月，赵祯以皇子既立，困扰多年的又一心头之事总算放下，心情稍得宽慰。十二月二十三日，召辅臣近侍、台谏百官、皇子宗室等，游幸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等，并即兴挥毫为书，分赐从臣。赵祯自幼习书，精通书学，凡宫殿门观，多飞白题榜。当朝大臣卒后碑额赐篆，即始于赵祯。二十七日，赵祯又再召群臣于天章阁，然后大宴群玉殿，他显得异常亢奋，对众臣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朕欲与众卿共享今日之乐，一醉方休。”

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晚，赵祯病患加剧，忽急起索药，并召皇后。等曹皇后等人赶到，赵祯已不能说话，仅用手指了指心窝。随之医官入宫，诊脉、投药、灼艾，已无济于事。至夜，赵祯崩于福宁殿，终年 54 岁。十月，葬永昭陵（在今洒南巩县境），谥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号“仁宗”。计在位 42 年，改元多至九次，是两宋诸帝中，享国最长的皇帝。

英宗赵曙

宋英宗，名曙，景祐三年（1036）改名宗实。嘉祐7年（1062）立为皇太子，又复名曙。是太宗曾孙，濮安懿王允让第十三子，母为仙游县君任氏。宋明道元年（1032）生，治平四年（1067）卒。终年36岁。

一、养子继嗣 被拥为帝

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赵祯因病暴崩，皇后曹氏传下仁宗遗诏：皇子赵曙嗣继皇帝位。

仁宗景祐初年，保庆皇太后（真宗杨淑妃）见赵祯荒于酒色，体质羸弱，恐其绝嗣，便劝说赵祯，早选宗子养育宫中，以为继嗣。仁宗以为然，便以允让多子，选其年未龆龀的幼子十三抚养于皇后之所。

十三入皇宫后，赐名宗实，授官左监门率府副率。明年，晋为右内率府率，迁左千牛卫大将军，左领军卫将军。宫中生活是极为优越的，活泼灵利的宗实又得仁宗皇后曹氏、美人苗氏尽心

鞠养，也为仁宗皇帝所钟爱，但年幼的宗实却时常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有时还吵着要回家。宝元二年（1039）六月，年已8岁的宗实迁官右千牛卫大将军，被答应离开皇宫回家居住。尽管皇宫生活是优越的，但是宗实似乎没有特别的留恋，他欢天喜地的回到了想念已久的父母身边。

此后，仁宗因多次生子不育，对出宫后的宗实时常怀念、询问，除对宗实加封官爵外，而且赏赐不绝，宗实在诸宗室中仍被特殊对待。嘉祐四年（1059）十一月，宗实的父亲允让病卒，仁宗亲临奠祭，罢朝五日，赠允让太尉、中书令，追封濮王，赐谥安懿。嘉祐六年（1061）八月以后，知谏院司马光、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知江州吕诲等人，再相继上书仁宗，乞早定皇嗣。

这时，围绕着皇嗣的人选，宋朝皇族内部也进行着紧锣密鼓的争夺。宗实虽被仁宗所属意，但宗室中有资格与宗实一样继承帝嗣的还大有人在。嘉祐七年（1062）秋，宗实居庐守制，终丧期满，仍辞职不就，数次缴还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的告敕，以避人耳目。

八月二十七日，仁宗命同判大宗正事赵从古、赵宗谔等人，携带皇子袭衣、金带、银绢等，谕召宗实进宫。并嘱从古，若宗实仍称疾坚拒，抬也要把他抬进来。至此，宗实不敢再执意抗拒，遂携带仆人、几厨书籍，与从古、宗谔一起入宫，拜见了仁宗。

嘉祐八年（1063）二月初，仁宗旧病复发，日渐沉重，三月二十九日夜崩于福宁殿。仁宗曹皇后命坚闭宫门，禁止任何人出入。俟至黎明，派人急传两府大臣入宫，随后召赵曙，以仁宗晏驾，使嗣君位相告。赵曙闻听，惊恐中连声说道：“我不敢为！我不敢为！”返身就往殿外跑。宰相韩琦等人急忙上前挽留，连拉

带拽，将他拖回，好言相劝，为他解发戴冠，披上御衣，然后召百官至殿前听旨，命翰林学士王珪起草遗制。当天下午，群臣百官齐集福宁殿前，由韩琦宣布仁宗遗制，赵曙正式登基即皇帝位。

二、平衡两宫 处断生养

赵曙即位后，接连发生了与仁宗曹皇后不合、尊礼生父允让的风波。

嘉祐八年（1063）四月初一，赵曙登基接受百官朝贺后，便要循行古制，守丧三年，决定由韩琦摄政。诸大臣和曹皇后都极力反对。赵曙虽心中不乐，也只好作罢。

仁宗大敛之日，赵曙病情恶化，不能成礼。幸有韩琦等人拥抱扶持，才草草毕礼。自此以后，赵曙久病不愈，便权居柔仪殿东阁西室，服药治病。曹太后独居内东门小殿，垂帘决政。

曹太后尽管为人明达，但禁不住耳边风言风语越来越多。加之赵曙病后，言语举措往往失常，多触忤太后，翰林学士王珪还面奏赵曙，乞罢太后权同听政，使曹太后渐生猜贰之心，对赵曙产生不满，最后竟不能堪忍。嘉祐八年十一月，韩琦在永昭陵正主持仁宗葬事，曹太后就派腹心内侍送给韩琦一封信，信中列举了赵曙近期所写的歌词和在宫中的和常之事。韩琦看完来信后，当着来人将书信烧毁，然后急忙返回京城，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面见太后。曹太后竟在韩琦诸大臣面前痛哭流涕，诉说赵曙的不是之处，表示已无法容忍，要韩琦作主议决。韩琦等好言相劝，并以利害谏言，太后怨恨之意才稍解。

两宫的不和，使在朝诸臣忧恐不安，京城内外也多有谣言流传。知谏院司马光、吕诲等人数次上书太后和赵曙，开陈大义，言辞恳切。随后翰林侍讲学士刘敞等人又借进讲之机，以古喻今，以讽为谏，开导赵曙。韩琦也以“孝道”相劝，使赵曙逐渐有所感悟。

第二年（1064）正月，改元治平。赵曙始昏定晨省，奉事太后。四月，又亲率百官祈雨于相国寺、天清寺和醴泉观，朝廷内外的种种猜测和谣传，才渐为平息。为彻底消除赵曙的疑忌之心，和睦两宫关系，韩琦又向赵曙提出，欲请太后撤帘还政。赵曙仍顾忌太后的面子，不予准许。韩琦则决计出面为赵曙解难。

王月十三日这天，韩琦选取十余件军国要事，禀奏赵曙裁决，赵曙伏案挥笔，顷刻处分完毕。韩琦然后去见曹太后，条奏赵曙所裁决的十余事，请太后覆阅，每事都得太后亲口称善。等奏事完毕，韩琦列举了一些前代称贤的母后，然后话锋一转，说：“今太后若能撤帘还政，诸贤后所不及。”接着又补了一句说：“台谏前日也有章疏乞求太后还政，不知太后何日撤帘？”太后闻听韩琦之言，身不由己地突然站起。韩琦遂高声命令左右人说：“太后已令撤帘，何不赶快遵行。”随即走出仪鸾司内侍，把帘帷撤下，太后匆匆进入后宫。从此，赵曙开始每天在前后殿独决政事。

治平元年（1064）八月，知谏院司马光和吕诲率先上章，弹劾内侍任守忠离间两宫，擅取库宝，为国之大贼，民之巨蠹。继之，司马光更列其十大罪状，乞斩之于都市，明示四方。赵曙采纳光、诲所言，欲责任守忠之罪。在未及议贬之时，宰相韩琦恐夜长梦多，遂在政事堂与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概等执政大臣，共

同签发一道空头敕令，即日将任守忠黜放蕲州（今湖北蕲春）。又把其余党史昭锡等一律斥出，贬黜流放。此后，司马光等再上疏劝谏赵曙恩遇太后。赵曙遂借进问太后起居之机，自陈病时昏乱，得罪慈躬，请求宽宥。自此两宫的恩怨才逐渐消溶。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赵曙即位以后，韩琦等人曾提出尊礼赵曙的生身父母，只是因为赵曙生病、两宫不和，此事才被搁置不提。治平元年五月，韩琦重提旧事。次年四月，赵曙即令礼官及诸大臣合议崇奉典礼以闻。

治平三年（1066）正月二十一日，外廷忽然传言，说赵目曙生父濮王已议定称皇。赵曙随后下诏，一面说遵行太后圣旨，一面谦让不受尊号，只称濮王及诸夫人为亲，并令以濮王及诸夫人坟茔为园，即园立庙，以奉祠事。令其兄宗朴为濮国公，主奉濮王祀事。尊崇濮王之礼因此而定。

三、内忧外患 病榻继位

在尊崇濮王的争论中，赵曙不惜牺牲台谏官，来保全韩琦、欧阳修等大臣，表现了赵曙对韩、欧诸人的极大信任与重用。韩、欧等人因此更感恩图报，尽职尽责，辅佐赵曙。

在诸宰辅中，韩琦威望最高。还在仁宗朝，他就因与范仲淹共同抗击西夏，又一起变法革新，被时人称为“韩范”。仁宗晚年，又与富弼共掌枢府，决大策，安社稷，号为贤相，又被人称为“韩富”，后来富弼以母忧去位。赵曙即位后，特起复富弼为枢密使。他如亚相曾公亮，娴于法令。参知政事欧阳修，长于文学。参政赵概，巧于谏诤。枢密使张升，通于治术。赵曙虽长时

间病不视朝，又与曹太后长期不和，赖以上诸大臣辅佐，政得以安。他病瘳以后，雄心勃勃，力谋天下大治，改元治平。

治平元年（1064）五月，赵曙向诸大臣征求施政意见，问道：“先朝以来，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鉴于仁宗庆历改革失败的教训，建议采取稳妥步骤，逐渐厘革。赵曙听纳。

治平元年闰五月，赵曙起用在仁宗朝就因勇于谏诤，不避权贵而获直声的唐介为御史中丞，以示虚怀纳谏。治平二年（1065）七月，富弼以疾辞政，赵曙起用了先朝大臣文彦博为枢密使。同时起用了王安石等新派人物。

正当赵曙力谋宏图，致力于天下治平的时候，西夏却加紧了

对宋朝的入侵，使赵曙不得不再谋国防，抵抗入侵。

对西夏的入侵，赵曙先是仅遣使诘问，以后才采纳韩琦的建议，籍刺陕西之民为义勇军 15 万人，以为守边。又任命欧阳修举荐的前任环庆路将领高洸为河中府知府，担负御夏之责。从此赵曙便以为可高枕无忧了。此后西夏不断发动小规模入侵，西界边臣请求朝廷增兵，部署反击。赵曙则认为边兵已为数不少，仍不以边患为忧。

治平三年（1066）九月，夏再次发动对宋朝的大规模入侵。谅祚亲自率大军东下，围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入侵柔远寨（今甘肃华池），烧毁沿边村寨，大肆掳掠，抢得大批粮食、牲畜而退。

外侮未除，内忧踵至。从仁宗朝以来，内外因循、惰职贪官习以为常，渐形成冗官局面。赵曙虽欲力革积弊，但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相反，达官贵戚奏荐恩泽，日无所止，更出现一官之阙，三人竞逐的情形。加之抵御西夏，增置军额，岁费

益多，仁宗朝以来的冗兵冗费局面不仅没有改观，反而也日渐加重。赵曙对当时皇亲国戚的奢侈糜烂也感气愤，曾欲惩治，但在贵族豪强势力的反对下，却毫无措置之举。

外困内忧，使赵曙不堪应付，治平三年十月，旧病复发，卧床不起，日渐沉重。自赵曙病后，赵顼作为继嗣人选，已为韩琦诸大臣所属意，但赵顼、赵頊也是帝位的有力竞争者。一天，宰相韩琦看望赵曙退下，赵顼送韩琦等至门外，满怀忧虑地问韩琦怎么办。韩琦低声嘱咐赵顼说：“愿大王尽心服侍皇上，朝夕莫离左右。”赵顼恍然大悟，点头应允。

到治平三年十二月，赵曙的病更加严重。从他得病之日起，便失去说话能力，凡军政大事需他裁决，都是用笔书写在纸上。十一月二十一日，韩琦率大臣入问起居，见赵曙面容憔悴，虽凭几危坐，已是困惫难支，于是进奏说：“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恐，宜早立皇太子，藉安众心。”赵曙尚未有所表示，韩琦已把笔纸递了过去。赵曙无可奈何地点了一下头。韩琦又说：“既然陛下圣意已决，请早下手诏，指日行立储礼。”赵曙于是用颤抖的手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

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一元旦，韩琦率诸臣进宫恭上尊号，又入福宁殿朝贺。但赵曙并未露面。群臣只对着威严的帝王御座，舞蹈一番，依次退出。

正月初八，赵曙已去世。当年八月，葬于永厚陵（在今河南巩县境），谥曰“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庙号“英宗”。

神宗赵顼

宋神宗，名顼，双名仲鍼。是英宗长子，母为宣仁圣烈皇后高氏。治平四年（1067）英宗病死，立为太了不久的赵顼仓促间继位，是为神宗，时年 20。

一、受命即位 立志图新

鍼神宗于庆历八年（1048）四月戊寅生于濮王宫。四个月时，他的祖父仁宗给他取名为仲鍼，授率府副率。嘉祐八年（1063），侍英宗入居庆宁宫。英宗当上皇帝后，授予他安州观察使，封安国公。同年九月，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淮阳郡王，改名为赵顼。治平元年（1064 年），进封颖王。少年时的赵顼，非常好学，喜爱读书，关心天下大事，以致天晚忘记饮食，他父亲英宗曾因此遣内侍劝阻。

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英宗病重，一连几十天不能视朝。辅臣入问起居，韩琦奏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疑，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默默点头。韩琦请英宗亲笔书手诏，英

宗写道：“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说：“立嫡以长，圣意既属颖王，烦请圣上亲自写明！”英宗又在后批上三字：“颖王顼。”韩琦即召内侍高居简，授以御札，命翰林学士起草诏命。于是，正式策立赵顼为皇太子。一个月后，英宗就去世了。

神宗即位之时，社会矛盾已经比较尖锐。宋朝开国至神宗，已有107年，宋初以来就出现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大灾害愈演愈烈。宋初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即所谓祖宗之法已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社会现实的地方，必须自上而下进行较大的调整，在政治、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才能有效地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一点事实上仁宗、英宗都已经看到了。但是要改革必然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会引起既得利益者、官僚权贵的反感和对抗。由于强大的阻力，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很快流产了，主持改革的范仲淹也被迫出京。从此以后，宋代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神宗即位，正风华少年，血气方刚，有一股锐意求治的胆略。他即位之初就下求言诏，广泛听取建议，决心真正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他急于寻找一个有才识有气魄能够全力襄助他改革的大臣作为臂膀。在这种情况下，怀才多年的王安石就脱颖而出

了。

王安石为地方官多年，亲眼看到当时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他到京城开封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第二年春，给当时的皇帝仁宗写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素与韩绛、韩维及吕公著等人相友善。神宗未即位以前，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韩维是颖王府的记室，每有言谈议论受到神宗称赞时就说：“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韩维任右庶子，又推荐王安石代其为官。神宗于是想

见识见识王安石。王安石在金陵守丧期间，英宗屡次召他，他见时局不利于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所以每次都谢绝。神宗登极之初，就打算立即起用王安石。颁诏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王安石接到诏命，即日赴任。数月后，又召王安石入京，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神宗求治心切，非常好学，经常向大臣们征询改革的意见。他立志要做一个唐太宗那样大有作为的明君，改变真宗、仁宗以来政纲松弛不振的局面。所以他第一次召见王安石时就问他治国应当先作什么。王安石答道：“应当先选择正确的策略。”神宗说：“唐太宗何如？”王安石说：“陛下当以尧舜为榜样，为什么拿唐太宗作样子呢？尧舜之道，简明而不烦琐，很容易做到而不繁难。但末世学者不知其中道理，认为是高不可攀。”神宗觉得这种议论使人耳目一新。接着，他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间没有大的变动，使天下太平，是用的什么治道呢？”安石退朝后，经过认真思考，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上于神宗。大意是说，太祖赵匡胤善于知人，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設，必当其务，故能驾驭诸将帅，对外御夷狄，对内平诸侯。去除苛政，禁止酷刑，废除强横的藩镇，诛灭贪残的官吏，并亲自以简明为天下先，其政令全以利民为目的。太宗光义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所以能够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熙宁二年（1069），神宗初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即副相），并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导机构，让陈升之、王安石负责。王安石素与吕惠卿友善，便对神宗说：“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也比不上他。学先王之道而能运用的，独有惠卿一人。”于是神宗命吕惠卿任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

王安石必与吕惠卿共同谋画，凡有关建议的章奏，皆是惠卿执笔。当时人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子。

二、排行新法 改革制度

在神宗的亲自督促下，王安石提出并推行了一整套新法。这些新法主要分为“富国”、“强兵”和改革科举制度三个部分。富国部分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强兵部分包括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新的科举制度主张以经义取士，应试者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以论语、孟子为兼经，企图改变那种“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同时，对太学进行了改革，实行“三舍法”。初入学的为外舍生，不限名额。以后经过考试升为内舍生，名额200人。内舍生经过考试升为上舍生，名额100人。上舍生中品行优异者可不经考试直接授以官职。

改革本来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加上新法本身有许多不足，再加上在某些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所以几乎各项新法都遇到了激烈的反对。而反对尤为集中的是侵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免役法和市易法。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神宗有些动摇。对王安石说：“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近臣以至后族，没有不说不便的。两宫（太皇太后、皇太后）乃至泣下。”王安石对这些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小利而不顾国家大局的后族十分反感，他说：“皇后的父亲向经从来说‘影占行人’，因推行免役新法，

依条例收入。向经曾来文交涉，没有被理睬。又如曹后的弟弟曹佾，赎买人家树木不给钱，反而由内臣用假姓名告状，诬告市易司。陛下试看此两事，后族怎么会不反对呢？”但是神宗经不起后族的一再反对，命韩维、孙永检查行人利害。

变法也遇到了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原是王安石所引用，任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但极力阻止青苗法的推行。老将韩琦也上书抨击青苗法。此外，新法的科举制度也受到反对。与王安石为好友的司马光，也反对他的新法。而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

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熙宁九年春天，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状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已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元祐元年（1086）去世，王安石再也没有回朝。

从王安石再次罢相直到神宗去世，整整十年间，新法由神宗一人力行。这一时期已从前期的理财为主转为主要是改革官制与强化军兵保甲。后人称为“神宗改制”。王安石在位时的新法以抑制兼并为中心，神宗的改制则着力于加强宋王朝的国家机器。

王安石辞去相位后，神宗亲自主持变法，当时他 30 岁，正是年青有为之时，而且经过几年的执政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政治上也比较成熟。他很想通过官制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的政局。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新官制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未再进行大的变动。宋初设置大量的机构，是为了使宰相和各部的权力分散，并相互牵制，以便皇帝能够大权独揽。到神宗时，宋朝已建立百年之久，统治早已巩固，迫切需要建立较为集中统一的行政体系，使有作为的皇帝有时间和精力去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

神宗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其富国强兵的总目的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这一点上，他没有王安石坚决，遇到强烈反对，往往中途动摇。神宗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上层既得利益者，结果，负担只有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元丰库收进坊场积剩钱五百万贯，常平钱八百万贯。财税收入的增加，终于扭转了英宗时入不敷出的局面。

三、雄心来酬 赍志而歿

神宗曾慨叹宋朝自真宗以来对辽国和西夏一味妥协退让，他立志要统一中国。神宗在位时亲自主持了两次大的军事行动，一是对交趾的反击战，一是对西夏的进攻。

交趾位于现今越南北方地区，从宋仁宗末年以来，不断向宋朝边境进行劫掠。熙宁九年（1075—九月，交趾进攻宋广西路的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一月，出动六万军队，号称八万，分水陆两路大举进攻宋广西路。

熙宁十年（1076）二月，宋朝任命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都总管、招讨使，率军到达广西前线。但当时邕州已被交趾军队攻占，知

州苏緘自焚殉国，军民被杀者达五万余人。当年夏天，宋军收复邕州、廉州。秋，收复全部失地。十一月，神宗二次下诏解决南征军的军需等问题，一如既往地反击交趾军。十二月，郭逵率宋军进入交趾境内。交趾屯聚重兵于决里隘进行阻击，派有大象组成的军队向宋军进攻。宋军以强弩射象，用刀砍象鼻，打败交趾军，攻占决里隘。缴获了许多船只，交趾王李乾德眼看宋军就要兵临城下，赶忙奉表乞降。从此，交趾再不敢侵扰宋境。

然而神宗对西夏的用兵，形势却大不相同。当时，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已经发展为拥有强大武力的军事联合体，不断进犯宋朝西北部地区。熙宁六年（1037），王韶率领宋军进军1800里，占领了宕、岷、叠、洮等州，招抚大小蕃族30余万帐。这是自北宋开国以来对辽、夏战争中的空前大胜。

元丰四年（1081），西夏国王秉常的母后专权，神宗以为这是进攻西夏的好机会，于是出动大军，兵分五路，共20多万兵力深入西夏境内，直抵灵州（今宁夏灵武）城下。西夏军决黄河水将宋军淹没，并切断宋军粮道，宋军大败。第二年，神宗听从徐禧的建议，在银、夏之界修筑永乐城作为屯驻军队的城池，企图困住兴州的西夏军。宋军此役共死亡将校200多人，损失士民及民夫20多万。西北前线的败报传到宋都朝廷，神宗悲痛难忍，竟临朝大哭。从此，神宗彻底丧失了先前的雄心，只好仍旧维持原来对西夏的和议，每年向西夏交纳财物。

元丰八年（1085）三月，雄心大志的宋神宗由于西北边境军事上的失败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一病不起，三月五日去世。葬永裕陵。谥号“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常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

哲宗赵煦

宋哲宗，初名侂，后改名煦。是神宗第六子，母为圣成皇后，朱氏。宋熙宁九年（1076）生，元符三年（1100）卒。终年 24 岁。

一、自幼聪颖 十岁即位

赵侂五个哥哥出生不久就相继夭亡了，大概是出于希望这第六个儿子能够象平民孩子一样好养的缘故吧，赵顼亲自给他取名曰“侂”，授检校太尉、天平军节度使，封均国公。元丰五年（1082）又迁开府仪同三司、彰武军节度使，进封延安郡王。

赵侂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不但健康地成长起来，而且天资颖悟，清俊好学。父亲是个年青有为、锐意进取的君主，平时勤政之暇，少不了要把很多精力放在对儿子的训导抚爱上，所以父子关系很是亲密。赵侂在父亲的影响下，八九岁上虽未专门延师就学，却已能背诵七卷《论语》了，字也写得端谨工整。

元丰七年（1084）冬天，赵顼就生起病来，翌年正月过后，越发加重，后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还在疾病初起之时，赵顼就

有了立太子的打算，他说准备在来年（元丰八年）春天，让侂儿出阁立为太子，并想延请司马光、吕公著来做他的师傅。眼看皇帝之病日趋恶化，立太子更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了。赵项的母亲宣仁太后、皇后向氏以及左相王珪等人对赵项的安排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高太后甚至命内侍梁惟简秘密赶制一袭十岁小儿穿戴的黄袍，供赵侂仓促即位时用。

三月初一，王珪等人再到内东门问疾，高太后已重帘坐在一边了。她说：“相公们立得这孩儿便好。这孩儿直是孝，自官家服药，从未离开过左右，还吃素、写经，为官家祈福。”说罢，从帘内传出两本经卷。王珪接过一看，见是《延寿经》和《消灾经》，每卷之后还题有“延安郡王臣某奉为皇帝服药日久，写某经卷，愿早康复”等字。这时，宫女从帘内抱出了赵侂。只见他戴着帽子，穿着衫带，立于帘外，大臣环侍了一会儿，没说什么话，就到前廷宣读了制词：立赵侂为皇太子，改名煦，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同时还公布诏令说：“所有军国政事，由皇太后权同处理，直到皇帝康复为止。”

赵项没有熬到康复的那一天，三月初五日便在福宁殿中与世长辞了。当天，赵煦就在丧父的悲痛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时他才刚刚 10 岁。

二、太后垂帘 天子蹙眉

赵煦在位的头一个年号称作“元祐”，这是因为他的祖母宣仁高太后与他一起“权同听政”的缘故，军国政事的一切最高决策权全掌握在了高太后手上。

高太后（1032—1093），乳名滔滔，祖籍亳州蒙城，出身门第和她的姓一样异常高贵。她的曾祖是宋太宗赵光义时就以武功起家的高琼，她的母亲乃北宋开国元勋大将曹彬的孙女，而她的小姨就是仁宗的慈圣光献曹皇后，后来由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主婚，嫁给了英宗。当时宫中谓曰“天子娶儿媳，皇后嫁闺女”，传为一时盛事。英宗即位后，她被策为皇后，英宗病死，她的儿子赵顼继位，她又成了太后。

神宗赵顼任用王安石变法，皇亲贵族群起反对，高太后就成了他们的首领。位居太皇太后以后，她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立即起用了大批守旧派人物，对于反对变法最卖力的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人更加重用。而对于变法派的重要分子和奉行新法的官员如吕惠卿、蔡确、吕嘉问等则坚决予以排挤和打击，对于赵顼在位时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全盘否定，逐个废黜。一时间，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阵清算新法之风，史称“元祐更化”。

赵煦即位之初，虽然年龄幼冲，没有经受过激烈政治斗争的历练，然而十岁的孩子毕竟懂事了，他头脑里已很有了一些分辨是非的能力。他登上皇位不久，需要接见契丹派来参加神宗吊唁活动的吊哀使，宰相蔡确觉得契丹使者的衣冠装束和汉人不同，怕赵煦幼小，猛然见到会害怕，就在事先详细讲述契丹人的样子，请皇上不要惊异。蔡确絮絮叨叨重复了好几遍，赵煦没哼一声，等他罗唆完了，赵煦忽然板起面孔问：“这契丹也是人吗？”蔡确一愣，说：“当然是人，只是属于别的民族。”赵煦说：“既然是人，怕他做甚？”蔡确悚然而退。

赵煦是很反感别人依旧拿他当小娃娃看待的，然而无论是祖母高太后还是当时的大臣，偏偏要把他看成个不懂事体的小

孩，常常动不动就教训上几句，对此他怎能服气和高兴呢？此后接连出现的种种事端更加深了他对高太后的怨恨和对元祐大臣的厌恶。

当时的皇帝除勤政外还得勉学，赵煦年龄小，读经讲史更是少不了的。高太后和大臣们都想通过教育使他成为一个能恪守祖宗法度，通经史，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的人。赵煦起初还是很愿意念书的，平时在宫中除了留心典籍外，不很喜欢玩耍。他涉猎较广，尤其喜欢唐人律诗，常把自己亲手抄录的唐诗分赐给大臣。

长期以来，所有大臣在赵煦面前表现出来的不恭敬行为，更使赵煦耿耿于怀，加深了对他们的怨恨。当时朝廷大权被高太后一人所独揽，大臣们居然也势利得很，凡有奏事，都只向高太后请示禀报，赵煦后来就对人讲：“元祐垂帘之时，朕看到的只是大臣的脊背和屁股，他们的脸全转到太后那边去了！”有时赵煦偶尔问件事，大臣们竟连答理的都没有。他的自尊心被狠狠刺痛了。

元祐二年（1069）八月，赵煦生了一场麻疹，好几天没有上朝，也没去迓英阁听读，对此执政大臣们没有一个过问的，倒是程颐站出来问宰相吕公著：“皇上没上朝坐殿，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吕公著回答：“不知道。”程颐说：“二圣（即赵煦和高太后）临朝，皇上不坐殿，太皇太后就不应该自己坐在那里，而且皇上生病宰相居然不知道，行吗？”第二天，吕公著等人才去向赵煦问疾，而程颐却因这番多嘴得罪了人，不几天就被弹劾罢官，赶回洛阳老家去了。

赵煦对元祐大臣的印象越来越坏，他和高太后的感情危机

也越来越深。赵煦原先的日常生活是由老宦官刘惟简等几个内侍照料的，即位后，高太后把刘惟简等人全调走，另外派给他二十个宫嫔，这些宫女年纪都不小了，大多四、五十岁，小皇帝整天和这样一些老态龙钟的婆婆们待在一起，难免索然寡味，他很想找个年轻的女子陪伴自己，可又不敢直接向高太后表白，就秘密派人外出查访，说是宫中要找一个乳婢。不知怎地这件事竟在民间传开了，接着就有大臣呈上了谏章，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上疏说：皇上年方 14 岁，不应当是亲近女色的时候，劝皇上进德爱身。又请求高太后保护好皇帝，言辞十分激烈。高太后就把侍候赵煦的宫女轮番叫去审问，赵煦见回来的宫女一个个都红肿着眼睛，像曾经哭过一样，吓得更不敢作声了。

过了两年，赵煦逐渐成长起来，高太后觉得这时该正式给他立个皇后了，就物色了百余名世家少女入宫备选。眉州防御使兼马军都虞侯孟元的孙女，端淑幽娴，高太后很喜欢她，还亲自教她女仪，连倒着走，侧着行都手把手地教，元祐七年（1092），赵煦年已 17 岁，孟氏年方 16 岁，高太后对大臣说：“孟家闺女能执妇礼，可以正位中宫。”命翰林起草制词，还因近世礼仪简略，命有司议定立后六礼。这一切全是高太后一手包办，赵煦是没有发言权的。五月十六日，赵煦御文德殿册立孟氏为皇后。

果然，新婚不久，皇帝和皇后不太融洽的关系就公开化了。当年十一月，赵煦前往南郊祭祀天地，苏轼担任卤簿使，车驾正要进入太庙，前边的路上突然出现了十余辆红伞青盖的牛车（宋时宫人乘坐牛车），不避仪仗挡住了去路，赵煦一行只好停了下来。苏轼派御营巡检使上去查问，看看是谁如此大胆无礼，原来是皇后和高太后的女儿韩魏国大长公主。苏轼就在车中草拟了一

道奏疏，赵煦见皇后和大长公主居然不把他放在眼里，胆敢争道，很是气愤，连忙派人骑马把奏疏送给了高太后。第二天，还下诏整肃仪卫，凡皇帝出行，自皇后以下皆不得“迎谒”。

高太后虽在垂帘之初表白说：“我性本好静，只因皇帝幼小，权同听政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况且母后临朝也非国家盛事。”然而赵煦大婚之后已不算小了，高太后仍丝毫没有还政退位的意思。她的权力欲是如此的强烈，这就不能不和赵煦的自尊心形成尖锐的冲突。他决意要用沉默以示抗议。即位以后，他就很少讲话，年龄渐长，话却变得更少了。高太后有一次问他：“大臣们奏事的时候，你心里是如何想的，怎么连句话都不说？”赵煦答曰：“娘娘已处理过了，叫臣又说什么呢？”高太后及其大臣并非傻瓜，他们也看出了赵煦的不满，为防止他日后翻案，高太后等人一面加紧打击变法派，一面继续训导赵煦，向他灌输所谓祖宗之法。对赵煦的教育，元祐大臣一直抓得很紧，范祖禹曾要求高太后把天下之勤劳，万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每天都讲给赵煦听，使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以便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吕大防还在迓英阁讲读时读了一大通祖宗之法的妙处，说只要尽行祖宗之法就能致天下太平。但无论他们怎样做，怎样说，赵煦一直保持沉默，他准备在沉默中等待着亲政的那一天。

三、绍过大兴 子丧父亡

元祐八年（1093）九月，62岁的高太后撒却手中的权力归天去了。她临终之际，仍念念不忘地说：“先帝后悔变法，甚至

流出了眼泪，此事官家应当深知。老身死后，必有很多挑拨官家的，千万别听他们的。”十月，18岁的赵煦亲政，开始正式行使他的皇权了。

这时，朝野内外都在观望着局势的变化，翰林学士范祖禹连上几道奏章，要求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疏上之后，赵煦连理都不理，而礼部侍郎杨畏上疏说：“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希望能研究新法以成继述之道。”赵煦却立刻召见了 他，问他先朝旧臣谁可任用，杨畏举章惇、安燾、吕惠卿、邓润甫、李清臣等，各加褒美，还讲了神宗建立法度的本意，与王安石学术之美，请求召章惇为相。赵煦很是信从，当下就任命章惇为资政殿学士、吕惠卿为中大大夫，以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这些任命全是赵煦直接发布的，连常规程序都没经过。

不久，赵煦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正式打出了继承神宗事业的旗号，从此“绍述”之论大兴，国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十数日间，变法派分子接踵回到了朝廷，章惇被任命为宰相，曾布、蔡卞等也分任要职。褒崇王安石、追复蔡确官职，恢复元丰新法，重修《神宗实录》等诏令相继颁行。元祐大臣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其官职都被剥夺或追夺干净，以文彦博为首的30余人被列为司马光的党羽贬罢出朝，吕大防、刘摯、刘安世等人被安置到了最荒僻的地区加以编管，范纯仁、苏轼、程颐等也受到严厉的责罚，高太后的亲信宦官梁惟简、张士良、陈衍等人也被编配到了远恶州军。胸中郁积了九年之久的怨气终于得以伸张，赵煦志得意满。

赵煦和皇后孟氏的关系起初就不太融洽，后来赵煦另有所

爱，与孟氏更见疏远了。赵煦宠爱的是一个姓刘的御侍宫女，此人姿色超群，明艳冠于后宫，而且能诗善文，才艺出众，整天在赵煦身边侍候起居，奉承备至，刘氏遂得专房之宠，她的地位逐步提高，由美人升为婕妤。赵煦不但在后宫与她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就连外出也时常带在身边。绍圣二年（1095）九月，赵煦祭祀明堂，斋宫中的生活就由刘氏侍奉，祭祀结束后，赵煦又带她去大相国寺游玩，且用教坊奏乐，惹得汴京百姓群出观看。刘氏如此得宠，少不了有些趋炎附势的朝廷大臣前来拍马，蔡京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专门写了四首诗奉承她，内有“三十六宫人第一，玉楼深处梦熊罴”之语，意思是既盛称刘氏的美貌，又祝愿她早为皇上生个龙子。宦官郝随也成了刘氏的心腹。刘氏恃宠成骄，神气起来，连皇后也放不进她的眼里去了。

可巧，福庆公主这时又生起病来，孟皇后的姐姐颇懂医道，她给公主连用几药，均不见起色，着急之下便拿来了道士的治病符水，孟皇后吃惊地说：“姐姐不知道宫中禁严，与外面不同吗？”连忙命人收藏起来，等赵煦来后，孟氏向他详细解释了事情的原委，赵煦说：“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大惊小怪。”孟皇后当着赵煦的面把符子烧掉，只道不会有何后患，哪知绍圣三年（1096）九月，赵煦降诏说：“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阴挟媚道。废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将孟氏打入冷宫。不过，赵煦却生怕自示偏心，一错再错，不敢当即应允，便把皇后的位子虚悬着，几年未曾继立，刘氏只是晋封一级，升为贤妃而已。

元符二年（1099）八月，天遂人愿，刘氏果真为赵煦生了一子，取名曰茂，寓“人丁茂盛”之意，赵煦大喜过望，即在九月

诏立刘氏为皇后，满以为这下该名正言顺了，不想又有臣僚抗疏谏阻，邹浩说：“祖宗大德甚多，陛下不去遵行，却单单效法坏处，只怕少不了要遭后世谴责了。”赵煦变了脸色，但并未发火。第二天，章惇朝见，一个劲地斥责邹浩狂妄，赵煦也觉邹浩多嘴，确实可恶，就下令将他除名，羁管新州。尚书右丞黄履说了句：“邹浩犯颜纳忠，不应发配死地。”也被罢职，出知亳州（今安徽亳县）。月底，赵煦御文德殿册皇后，百官仪仗班列于庭。

赵煦既得龙子又将心爱之人册为皇后，自然要欢天喜地庆贺一番，岂料皇子赵茂出生才二个月就不幸生病夭折，赵煦遭此打击，悲痛万分，竟也生起病来，多方医治，均觉无效。元符三年（1100）正月初八，驾崩于福宁殿，终年 25 岁，在位 15 年。葬于永泰陵。庙号“哲宗”，“谥号宪元迹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帝”。

徽宗赵佶

宋徽宗，名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弟。母为钦慈皇后陈氏。宋元丰五年生，南宋绍兴五年卒。终年 54 岁。

一、浪子当朝 宠奸任佞

元符三年(1100)正月初八日，哲宗驾崩的当天，向太后（神宗皇后，当时宫中惟她地位最高）垂帘，哭着对宰相大臣们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没有儿子，谁来即位，事关重大，应尽早确定下来。”向太后说：“申王眼有毛病，不便为君。还是立端王佶好。”章惇抬高了嗓门说道：“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话音未落，知枢密院曾布从旁冷笑着说：“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怎么如此独断！皇太后的圣谕极是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齐声附合说：“合依圣旨！”向太后说：“先帝曾经说过端王有福寿，且很是仁孝，不同于其他诸王，老身立他，也是秉承先帝遗意哩。”章惇势单力孤，不敢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端王赵佶入宫，即位于枢前，权力的交接至此乃告完成。

赵佶生来健壮的缘故，神宗在次年正月赐名曰“佶”，“四牡既佶”，取其壮健之意。他的母亲陈氏，开封人，出身于平民之家，自幼颖悟庄重，十几岁上被选入宫，充当神宗身边的御侍，开始并无什么位号，生了赵佶后才进封为美人。陈氏对神宗的感情极其深厚，神宗死后，不久她就病死，当时赵佶才刚刚4岁。

赵佶周岁之时就授为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哲宗即位，进封为遂宁郡王。绍圣三年（1096），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封端王，并开始出宫就学。

宗室亲王日常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史籍，但赵佶对这些不很爱好，倒对笔砚、丹青、骑马、射箭、蹴鞠，甚至豢养禽兽、莳弄花草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书画方面他显露出了卓越的天赋。

赵佶天资甚高，却并没有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端谨庄重的性格，相反，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他逐渐养成了轻佻放浪的脾气。他的密友王诜可以说与他趣味相投。王诜字晋卿，是英宗和宣仁高太后的女儿魏国大长公主的驸马，论理应是赵佶的亲姐夫。此人放荡好色，行为极不检点，家中姬妾成群，还常出入烟花柳巷，公主根本管不住他。公主得重病，他竟当着公主的面和小妾胡来，气得神宗曾两次将他贬官。象这样一个人，赵佶却同他打得火热，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篦，正赶上赵佶在园中蹴鞠，高俅在旁候报之时，连声喝彩，赵佶招呼他对踢，高俅使出浑身解数，卖弄本事。赵佶大喜，即刻吩咐仆人：“去向王都尉传话，就说我把篦子和送篦子的人一同留下了。”从此对高俅日见亲信，颇加重用。

然而赵佶在向太后眼里却是另外一种模样，他对向太后极

其敬重孝顺，每天都到向太后居住的慈德宫问安起居。因他聪明伶俐、孝顺有礼，所以向太后对他钟爱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诸王，在哲宗病重期间，向太后对将来立谁为帝的问题早就胸有成竹了。

赵佶被推上权力的顶峰之时，已是 18 岁了。章惇等人可能觉着这位轻佻浮浪的新皇帝未必可靠，就奏请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太后说皇帝年龄不小了，不便再由母后干政。赵佶对向太后立己本来感激不尽，此时也哭拜在地，乞求不已。向太后只好答应下来。

赵佶对向太后的这些布署起先是言听计从的，这不仅出于对向太后的感激，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取得各政治派别的广泛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向太后听政六个月就还政引退了，赵佶则继续调合两派，改元建中靖国，意思是要“中和立政，”“调一天下。”而且他为了改变一下自己轻佻浮浪的名声，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尚俭戒奢的姿态，他退还百姓王怀献给他的玉器，还赶跑自己在内苑豢养的珍禽异兽。元符三年三月，还因即将出现日食下诏求直言，表示要虚心纳谏，俨然有一副励精图治的样子。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死后，赵佶的“绍述”意向更加明朗。不久，大奸臣蔡京被召回朝廷，担任了翰林学士承旨，蔡京首先建议，重修神宗朝的历史，为变法张本；恢复绍圣年间根究元祐大臣罪状的安惇、蹇序辰的名誉，为绍圣翻案。1102 年，赵佶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绍述的招牌。不久，韩忠彦罢相，曾布也被蔡京排挤出朝。七月，赵佶任命蔡京为宰相。

赵佶衡量官员好坏的准则只有一条，就是看他的言行是否

顺承符合自己的意旨。尽管他也曾对手下人的忠心有过例外的理解，觉着不一定一味地说好话就是忠臣。大观元年（1107），赵水使者赵霖从黄河中捕得一只长有两个头的乌龟，献给赵佶说是祥瑞之物。蔡京说：“这正是齐小白所说的‘象罔’，见之可以成就霸业。”资政殿学士郑居中唱反调说：“头岂能有二！别人看了都觉害怕，只有蔡京称庆，其心真不可测！”赵佶命人将龟抛弃，说是“居中爱我”，遂提拔郑居中为同知枢密院事。然而毕竟还是好话听起来顺耳，蔡京就因为会说好话，会顺着他意愿办事，才得到他的格外宠信。赵佶在位26年，蔡京任相24年，中间虽曾三次被罢，但旋罢即复，表明赵佶离不开这个马屁精。

赵佶倚为股肱的童贯、王黼、朱勔、梁师成等人无一不是极善谄媚的奸佞之徒。赵佶是个昏而不庸的皇帝，他虽然宠信奸臣，但最高决策权却是一直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在这方面，他确实继承并极度扩大了神宗皇帝管理朝政的一些办法，最突出的就是天下之事，无论巨细，全得秉承他的“御笔手诏”处理。原先负责讨论、起草诏令的中书门下、翰林学士被他一脚踢开。蔡京等贵戚近臣要想办什么事情或干求恩泽，也全得先请赵佶亲笔书写，然后颁布执行。有时赵佶自己忙不过来，就让宦官杨球代笔，号曰“书杨”。对“御笔手诏”，百官有司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否则便是“违制”，要受到严惩。政和（1111—1118）以后，就连皇宫大内的事务他也要亲自过问，经常象太祖皇帝一样骑马到各司务巡视。

二、雅好艺术 崇信道教

“太平无事多欢乐”，这正是赵佶的人生哲学，再加上蔡京、蔡攸父子俩，一个说：“陛下当享天下之奉。”一个说：“皇帝应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蹉跎，韶华易失，何苦操劳忧勤，自寻烦恼？”赵佶更觉着应该及时行乐的好。

蔡京为赵佶提了个口号，叫做“丰亨豫大”。形容的是富足隆盛的太平安乐景象。赵佶认为要丰亨豫大，就必须先把朝廷、宫室以及其他各种场面都搞得富丽堂皇。于是，大内北拱宸门外的新延福宫首先开始破土兴建了。政和四年（1114），新延福宫正式竣工落成，因由五个小区组成，故称“延福五位”。此宫东西长，南北短，东到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其间殿阁亭台错落相望，鹤庄鹿砦掩映在嘉花名木之间。凿池为湖，疏泉成溪，怪石堆山，小桥流水，花影移墙，峰峦当窗，浓荫蔽日，风送花香，鹤鹿翔跃，鸟鸣啁啾，清幽雅致，不类尘寰。赵佶置身其间，心旷神怡，亲自作文，以记其美。

皇帝既然应享天下之奉，就必须把天下所有美好的东西收罗到皇宫中来，供皇帝受用，赵佶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早在崇宁元年春天，他就派童贯在苏杭设置造作局，役使数千工匠，制作象牙、犀角、金银、玉器，藤竹、织绣等物，无不备极工妙，曲尽其巧。赵佶还嫌不够，崇宁四年（1105），他又派朱勔在苏州设应奉局，搞起了规模更大的“花石纲”之役。

除花石外，前代的法书、名画、彝器、砚墨，但凡能搞到的，赵佶全都想法不惜重金弄到自己手上。他在宫中专门设立了一个

御前书画所，由著名书法家米芾等人掌管，里面收藏了数以千万计的珍品。书法有晋二王的《破羌帖》、《洛神帖》，更多的是唐代颜、欧、虞、褚、薛、李白、白居易的墨迹，光颜真卿的真迹就有八百余幅。丹青名画有三国时曹不兴的《元女授黄帝兵府图》，曹髦的《卞庄子刺虎图》等，不胜枚举。

古代的钟鼎礼器赵佶收集了 10000 余件，全都是商周秦汉之物。赵佶擅长书画，砚墨自然是少不了的。在他贮藏文房四宝的大砚库中，光端砚就有 3000 余枚，著名墨工张滋制的墨不下 10 万斤。

和一般附庸风雅、徒有虚名的收藏家不同，赵佶倒是很能对古书画、彝器潜心研究一番的。为便于保存，他把收集到手的法书名画大多都重新装裱，亲自为之题写标签。装裱时有一定格式，后世称为“宣和装”，至今还可见到。他命人将历代著名书法家、画家的资料加以记录整理，并附上宫中所藏的各家作品的目录，编成《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为后世留下了美术史研究的珍贵史籍。赵佶还对所藏古彝器进行考证、鉴定，亲自编撰了《宣和殿博古图》。

政和七年（1117），赵佶下令在京城东北部仿照杭州凤凰山的规模筑山。调拨上万名士兵、工匠。累石积土，昼夜不停，耗资不可胜计，历时六载，至宣和四年（1122）方告落成。初名万岁山，后因地处汴京艮位而改名曰“艮岳”。看不完的飞楼杰观，说不尽的雄伟瑰丽。

赵佶还非常迷信道教，他在藩邸时经常翻阅些道教神仙鬼怪的书籍，对神仙的生活十分向往。先是道士郭天信说他将来当有天下，果然不久他就即位；即位之初，他曾因生儿子太少而烦

恼，有个茅山道士刘混康对他说，京城东北角风水太低，只要稍微垫高些，便是多子之象，他照刘老道的话一做，果然不长时间连得数子。从此在他眼里道士简直成了活神仙。他下令道士、女冠的地位在和尚、尼姑之上。政和四年，还在他出生的福宁殿东侧建了座玉清和阳宫，供奉道教祖师的画像。

当皇帝的一推崇什么，什么就会立刻应运而生，一些能呼风唤雨，先知先觉的活神仙先后出场。先是王老先，接下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林灵素，赵佶一见林灵素，不知怎地竟觉着十分面熟，象在哪儿见过似的。他把这想法和林灵素一说，林灵素灵机一动，信口胡诌起来：“天有九霄，以神霄为最高，其治所叫作府。神霄玉清王，乃是上帝的长子，主管南方，号称长生大帝君，后来降生人世，就是陛下。长生大帝君有个弟弟，称作青华帝君，主管东方。还有仙官八百余名，如蔡京本是左元仙伯，王黼乃文华使，蔡攸乃园苑宝华使，童贯等人也是仙官成员。我林灵素本是仙卿褚慧，和众仙官一道降临，辅佐陛下求治的，所以才让陛下看了眼熟。”赵佶原是作为人去膜拜神的，这下子自己竟也变成了神仙！连自己宠爱的小刘贵妃据林灵素说也是九华玉真安妃下凡，怎能不喜？遂封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厚加赏赐，还把林灵素的老家温州改名为应道军。后来又进封为“通真达灵玄妙先生，”授予中大夫和冲和殿侍晨的官职。

政和六年（1116），赵佶手捧玉册、玉宝来到玉清和阳宫，上玉帝尊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并大赦天下，令各地的所谓洞天福地全都修建宫观，塑造玉帝圣像，又铸神霄九鼎，安放到了上清宝和阳宫的神霄殿。

政和七年（1117），赵佶执导的崇道之戏演到了高潮。他先

和林灵素商量编出了清华帝君白昼显灵于宣和殿、火龙神剑夜间降临内宫的故事，编造出了所谓的帝诰、天书、云篆等物，诏示百官，刻石立碑，以记其事。还集合道士 2000 余人在上清宝和阳宫由林灵素讲述帝君显灵的过程。接着定期在上清宝和阳宫举办大规模的斋醮，谓之“千道会”。

政和七年四月，赵佶向道录院发了一道密诏，“册立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群臣和道录院遂遵诏上表册立赵佶为“教主道君皇帝。”蔡京、童贯等朝廷大臣也都兼任了道教官职。就连朝廷要提拔侍从以上的官员，也得先由算卦的道士推算他的五行休咎，然后再正式任命。一时之间，朝野上下，乌烟瘴气，鬼影憧憧，几乎成了道士的世界。

宣和三年（1121）五月，汴京连遭暴雨，积水成灾，城外积水深达十余丈。赵佶很害怕，忙命林灵素前往作法祛邪。林灵素率领道徒在城上刚刚迈开虚步，防汛的民夫竞相举起锹镢涌将上去向他猛砸，吓得林灵素屁滚尿流，顾不上呼风唤雨，逃了回来。赵佶见自己装神弄鬼的把戏非但不能服人心，反而惹起民怨，很是不乐。正巧太子赵桓来向他告状，说林灵素横行无礼，路上碰到他连躲都不躲。赵佶一气之下，将林灵素赶回了老家。此后赵佶的佞道活动稍有收敛，但其神仙之梦也许做到死才算结束。

三、沉迷女色 纳妃嫖妓

赵佶性本轻浮，又正值风流年华，除了耽好花木竹石，鸟兽虫鱼、钟鼎书画、神仙道教外，还有两桩要紧的事体，这便是女色和游戏。

赵佶是 17 岁那年正式大婚的，娶的是德州刺史王藻的女儿，王氏比赵佶小一岁，相貌平平，又秉性恭俭，老实端庄，不会施展女人的手段取悦于丈夫。赵佶即位后虽顺理成章地将她立为皇后，却并不很喜欢她。这时，赵佶宠爱的是另外两个女子，一个姓郑，一个姓王，俩人本是向太后的押班侍女，生得既美丽又聪慧，懂礼法，善言辞，郑氏兼能识字解文，颇有才气，秀外慧中，很为向太后所看重。向太后也看出些眉目，在赵佶即位后，索性成人之美，将二人赐给了他。赵佶如愿以偿，自然高兴非凡。赵佶自命儒雅，对才貌双全的女子也格外欣赏。郑氏好读书，给皇帝的章疏都是自己捉刀命笔，字体娟秀，文辞藻丽，所以在郑、王二人中间，他更喜欢郑氏。他经常写些情词艳曲赐给郑氏，这些作品传到宫外，人们竞相吟唱，郑氏从此对赵佶更是顺承备至。大观二年（1108），王皇后驾崩。到政和元年（1111），赵佶遂册郑氏正位中宫。

除郑皇后和王氏之外，赵佶宏爱的嫔妃还有大小二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这几个人各领风骚、人人都擅一时之宠。政和二、三年（1112、1113 年）间，赵佶最偏爱的是大刘贵妃，她虽出身寒微，却容貌如花，赵佶每逢赏赐宴会，总要将她带在身边，才能食之有味。岂料好命不长，刘贵妃不幸在政和三年（1113）秋，突得急症，侍从奔告于赵佶，赵佶起先以为是小病，不很在意。等随后前往探视时，刘贵妃已香消玉殒了。赵佶后悔不迭，悲痛万分，特加谥号“明达懿文”，并亲自记叙她的一生，命乐府谱曲奏唱，不久又追封为明达皇后。

正当赵佶因此而伤感寡欢之时，宦官杨戩引来一女，赵佶一见竟目迷心醉，瞬间就把丧妃的悲痛抛诸九霄了。此女便是小刘

贵妃，她的出身和大刘贵妃一样卑贱，父亲刘宗元是个酒保。小刘贵妃天资颖悟，极善迎合赵佶的旨意，本来已生得仪态万方，轻盈袅娜，姿色动人，再加上每睡醒觉，粉脸之上总象刚喝过酒似的飘着两朵红云，不施脂粉，已赛桃花。她心灵手巧，大概是受了当酒保的父亲的影响，颇善烹饪，时常亲下御厨烧上几盘，无不合赵佶的口味。还极善涂饰，所着衣衫多是自己动手剪裁，标新立异，绮丽奇目，妆扮起来更似天仙一般。然而刘妃毕竟不是神仙，经不起光阴的消磨，在接连生下三男一女四个孩子之后，徐娘半老，难免风韵稍减，她这头渐渐维系不住赵佶那颗浮浪佻达的心了。

李师师，本姓王，染局匠的女儿，四岁丧父，流落街头，被隶属娼籍的李家收养，成了名动京华的歌妓。有一首诗称赞她：“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看遍颖川花，不似师师好。”赵佶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李师师的艳名，自政和之后，经常溜出宫门，微服潜行，乘小轿子，由数名内侍导从，前往她家过夜。天子浪迹于青楼妓馆，总非光彩之事，赵佶对此很是忌讳，生怕被人发觉，闹得难堪。然而欲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赵佶行动诡秘，他的踪迹终于被人窥破了。秘书省正字曹辅上疏谏道：“听说陛下厌居宫禁，不时乘小辇去尘陌郊垌极尽游乐，臣没想到陛下承担宗社重任竟玩安忽危到这等地步！”第二天，曹辅就被发配到了郴州（湖南郴县）。

正直敢言的人一个个被赶跑，剩下的全都是些奸佞媚谀之徒了。赵佶经常在宫中搞些花天酒地、放诞荒唐的秘戏，贵为宰相、执政的王黼、蔡攸就常来担任这些秘戏的主角，弄得昏天黑

地，皇帝不象皇帝，大臣不象大臣。

赵佶在位 25 年，生活的腐朽糜烂在历代皇帝中是少有其比的。有其君必有其臣，他所最宠信、最重用的将相大臣、宦官嬖幸，如蔡京、王黼、童贯、朱勔等人，每一个都是奸贪残暴，无恶不作的家伙。蔡京当宰相后大肆贪污受贿尚嫌不够，还要一下拿好几份俸禄，就连粟、豆、柴薪之类的东西也要从国库中支取。他经常在家大摆宴席，有一次请同僚吃饭，光蟹黄馒头一项就花掉 1300 余缗。他在汴京有两处豪华的府第，又在杭州凤山脚下建了座雄丽的别墅，宣和末年，他把大批家财用大船运到杭州别墅贮藏起来，把另外四十余担金银宝货寄藏到浙江海盐的亲戚家，这些财宝不但使他的后代受用不尽，连这家亲戚也沾光成为当地的首富。王黼公开卖官鬻爵，每个官都有定价，当时称作“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四、被迫禅位 异邦偷生

崇宁二年起，在蔡京建议下，赵佶派童贯带兵发动了一连串对西夏的战争，攻占许多地盘，逼得西夏低声下气地奉表谢罪。自从与西夏交兵以来，宋朝确实从未取得过如此赫赫的战果。赵佶洋洋得意起来，他遣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轰轰烈烈地庆祝了一番。

宋夏边境的战火刚刚熄灭，赵佶又打起了辽朝的主意。他和金朝联盟夹击辽，收复燕京。而金留给他的只是一座空城，代价则是 100 万贯的“燕京代税钱”。而金的矛头，接着就掉转来指向了宋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了，西路军以粘罕为主将，由大同进攻太原；东路军主将是斡离不，由平州（今河北卢龙）攻燕山，两路军计划在汴京会合。

金兵推进得非常迅速，十月，东路军攻下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河北蓟县）。十二月，郭药师叛变，金兵不战而入燕山，从此金兵命郭药师做先锋，大踏步地南下了。西路军十二月初出兵，连克朔州（今山西朔县）、武州（今山西神池）、代州（今山西代县）等地，十八日到了太原城下开始围攻。

紧急军报象雪片一样飞进汴京，赵佶吓得心惊肉跳。此时的赵佶已经丝毫没有风流洒脱的模样了。他整天愁眉苦脸，动不动就涕泗交流。表面上他好象要改过自新，准备抗金，实际上他不敢担当抗金的责任，只剩下一个“走”字在心中了。为便于逃跑，他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想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自己好保着皇位向南逃命。他传旨要“巡幸”淮浙，派户部尚书李昉守建康（今南京），替他打前站。太常少卿李纲刺破胳膊，以血上疏说：“皇太子监国，本是典礼之常规，但如今大敌入侵，安危存亡在于呼吸之间，怎能仍旧拘泥常规呢？名分不正而当大权，又何以号令天下，指望成功呢？只有让皇太子即位，叫他替陛下守宗社，收人心，以死捍敌，天下才能保住！”

赵佶急于逃命，权衡一番利弊，只好下了禅位的决心。但是他老谋深算，又死要面子，不愿给人留下畏敌避祸的不光彩的印象，就绞尽脑汁找了个自以为体面点的借口。十二月二十三日傍晚，赵佶到玉华阁召见宰执大臣，先传令提拔吴敏为门下侍郎，让他辅佐太子。赵佶接着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的名义退居龙德宫。可呼吴敏来作诏。”不一会，吴敏从外

面拿进了草拟好的禅位诏书，赵佶在结尾处写道：“依此，很令我满意。”

第二天，皇太子赵桓在经过一番辞让后即位。上赵佶尊号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龙德宫；郑皇后尊号曰“道君太上皇后”，居撝景西园。

赵佶在退位的第二天虽曾明确表示说：“除道教教门事外，其余一律不管。”但昔日的权威他和他的宠臣是不会甘心轻易地放弃的。在喘息稍定之后，他们就开始以“太上皇帝圣旨”的名义发号施令了。东南地区发往朝廷的报告被他们截住不得放行；对勤王援兵也要求就地待命，听候他们的指挥；纲运物资也要在镇江府卸纳。他们把持着东南地区的行政、军事、经济大权，准备在镇江重新把赵佶捧上台。汴京的新皇帝赵桓听到此事后，下诏说按照赵佶退位诏办理，剥夺了他们的权力，还将童贯、蔡攸等人贬官。他和儿子赵桓的矛盾却由此激发了。

二月初，金兵从汴京城下撤退，赵桓接连派人请赵佶回京。赵佶表示自己今后愿意“甘心守道，乐处闲寂，”决不再窥伺旧职，重当皇帝了。父子矛盾表面有所缓和。四月三日，赵佶回到汴京，赵桓亲到郊外迎接。只见赵佶头戴并桃冠，身着销金红道袍，飘飘摇摇地从宋门入城，驻进了龙德宫。

此后几个月的太上皇生活赵佶过得并不舒心，他昔日的宠臣一个个或贬或死，十几个跟随多年的贴身内侍都被赶出了京城，连李师师的家财也被赵桓一道命令籍没了充作赔款，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处在赵桓的严密监视之下。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攻陷汴京。翌年二月六日，又宣布废掉赵佶、赵桓两个皇帝。金兵早就把赵桓扣押在了

青城，这时又点名令赵佶前来。

二月七日早晨，赵佶在龙德宫蕊珠殿吃罢素餐，觉着此地离金兵占据的外城太近，很不安全，就搬到了延福宫。刚坐下，只见几个人从门外走了进来，为首的是已作了金兵走狗的李石。李石说：“金人请太上皇到南熏门内一个房子里写拜表，只要拜表送去，金人就会把皇上送回来；没别的意思。皇上还让我们捎话说：‘爹爹、娘娘请快来，免得错过机会’。”虽然还不知道金人已将自己废掉，但几个月来一直心惊胆战的赵佶，听到这话又吓了一跳，他生怕里面另有文章，沉吟了半晌，说：“军前没什么变动吗？卿别隐瞒，朕以后给卿等升官，别再贪眼前小利误了朕的大事，若有变动，朕好早做打算，徒死无益。”李石发誓：“若有不实，甘受万死！”赵佶又怕当今朝廷做什么手脚，就说：“朝廷既不放我南去，围城时又对我封锁消息，所以才弄到这种地步。今天我轻易一动就会招来不是，卿别瞒我。”李石又说：“不敢乱奏。”赵佶这才派人去请郑皇后。不大工夫，郑皇后进来，两人嘀咕了一阵，赵佶穿上道袍，又取过自己平常佩带的佩刀，令内侍丁孚拿着，和郑皇后乘肩舆出了延福宫。走到南熏门，他刚想下轿，护卫的人忽然围拥肩舆向门外跑去。他在轿中跺着脚气急败坏地大叫：“果真有变！丁孚快拿刀来！”扭头一看，丁孚早就被抓到一边去了。

当年十月，赵佶从燕京被押到了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次年七月，被押到了金国都城所在地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穿着素衣拜见了阿骨打庙后，又拜见金太宗吴乞买于乾元殿，金太宗封他为“昏德公”。不久，赵佶和赵桓等九百余人，被迁到了韩州，金朝拨给十五顷土地，令他们耕种自给。

在以后的几年里，金人每逢丧祭节令总要赏赐给赵佶一些财物酒食，每赐一次，又总要赵佶写一封谢表。后来，金人把这些谢表集成一册，拿到设在边境的和南宋进行贸易的榷场一直卖了四五十年。

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1135）四月，赵佶死在金朝。绍兴七年（1137）九月，消息传到南宋，赵构上谥号曰：“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后又加上谥号曰“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庙号“徽宗”。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赵佶的梓官（即棺材）从金朝运到了临安。

钦宗赵桓

宋钦宗，初名亶，后更名炆，又改桓。是徽宗长子，母为恭皇后王氏。宋元符三年生，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卒。终年 62 岁。

一、哭哭啼啼 强披龙袍

赵桓是父亲当上皇帝 4 个月
后出生的。他出生五个月后，封检校太尉，山东东道节度使，韩国公。翌年六月为开府仪同三司，封京兆郡王。崇宁元年（1102）二月又改名叫赵恒，八月始改名曰桓。

大观二年正月，赵桓进封定王，并出外就学，开始读书了。时常功课不外《礼》、《易》、《尚书》等经典和《汉书》等史籍，再就是文章诗赋之类，他的资质虽不很鲁钝，却也算不上聪颖，一篇经文常常需要数日方能成诵。好在他读书习作比较勤奋，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慢慢地也就给人种下了一个聪明仁孝的好印象。转眼赵桓已年满 20 岁，加冠之后，就算长大成人了。政和五年（1115）即位已 16 载的赵佶觉着该效法先王，立一个储君

太子了，而拥立嗣长子又是古今之通则，于是皇太子的名份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赵桓头上。他为了保住这个地位，变得更加谨小慎微。为了表明自己的恭俭谦退，在拜谒太庙之时奏请不乘金辂，不用卤簿，只常服骑马以往，还请求官吏不要对他称臣。入居东宫之后，他又奏请减少东宫的诸司局务，节约廩食。为表示自己的好学精神，他请求每天除了问安寝食之外，不拘早晚只要稍有闲暇就请学官赴厅讲读。尽管如此，赵桓的太子之位坐得还不十分稳当。

宣和七年冬，随着金兵的大举南侵，赵佶对赵桓的态度也变得亲热起来，十二月二十日，他降御笔拜赵桓为开封牧时，有意一再表白这一任命不是根据左右大臣的建明，而是悉出宸断，以显示自己对皇太子的信任。翌日，赵桓入朝问安时，赵佶又特意将只有皇帝才能佩带的排方玉带赐给了他。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徽宗决定将皇位禅让给他的儿子，亟命宣召太子赵桓前来。赵桓在小黄门的引导下趋步走进保和殿东阁，叩拜礼毕，抬起头，见赵佶半卧榻上，宰执大臣环侍榻前，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太师童贯和少宰李邦彦即抖开一领御袍披在了赵桓身上。赵桓神经质地浑身一颤，脸刷地一下白了，双膝一软，复又跪倒在地，直着眼，猛然放声大哭，坚辞不受，边哭边举体自扑，御袍也甩到了一边。赵佶又在纸上写道：“汝不受则不孝矣”。赵桓接过一看，哽咽着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赵桓抬起泪眼，嗓子沙哑着说：“父皇欠安，臣儿定难从命。”赵佶见僵持不下，乃命内侍扶赵桓前去福宁殿即位。稍事停歇后，内侍就连拖带拉将赵桓拥向前去。走到福宁殿的西庑门，早就等候在那里跪拜称贺的宰执大臣也上前相帮，终于将赵

桓拥到了殿内。人们原想就势扶赵桓升座即位，不料见他已身软体酥，昏蹶过去，只好又七手八脚地将他抬到了卧榻之上。

这时，天已黑了下来，大内殿宇笼罩在一片暮霭之中。应召而来的准备参加内禅典礼的文武众官早已在垂拱殿下班列成序，宰执大臣来到这里，商量再三，决定不等太子即位而先出宣诏，太宰白时中郎声宣读了禅位诏书之后，百官众口一词愿见新天子，不肯退去。宰执措立殿上，莫知计之所出。大宦官梁师成从后宫来到，对众人说：“皇帝自拥至福宁殿，至今不省人事”。百官闻言，议论纷纷，宰执大臣面面相觑，更加没了主张。刚才赵桓在保和殿不肯受命之时，李邦彦曾建议急召赵桓素来亲熟的耿南仲进宫侍候，这时耿南仲已经来到，吴敏就拉他闯回福宁殿，拟诏宣御医，退群臣，道是今日天晚，别日御殿。

次日，赵桓在经过又一次固辞不允之后，终于御垂拱殿接受了百官的朝贺，当上了皇帝。

二、犹犹豫豫 时战时和

即位之后，他每天都临御便殿，延见群臣，批阅四方奏报，和士民所上章疏，常常要忙到半夜还不休息，个人生活上也依然是俭约朴素，无所嗜好。但他最多是个中等才干的人，他柔弱寡谋，多疑多变，缺乏政治家起码应有的干练、果敢的素质，好多明摆在眼前的事他都辨析不清，更谈不上有什么深谋远虑了。

新天子治下的开端正值残腊岁尾，按照惯例，新天子即位逾年即改元，当下中书大臣计议一番，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改年号曰靖康。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二这天，赵桓还下诏令有司依幸宗幸澶渊的故事预备亲征，命吴敏为亲征行营副使，兵部侍郎李纲、知开封府聂山为参谋官，在殿前司集结兵马。然而第二天，濬州（今河南滑县东北）失守，金兵渡河的消息传来之后，汴京城里一下子炸了窝，当天夜里，赵佶就出通津门逃往东南，一些王公大臣也纷纷收拾私财、携妻带子随之出逃。

初四日，京师戒严，天一亮，赵桓就在延和殿集宰执议事，大伙都建议出狩襄邓（今湖北襄樊一带），赵桓也基本同意。说话间，兵部侍郎李纲破例上殿，启奏道：“大街上议论纷纷，说宰执欲奉陛下出狩避敌，果真这样，宗社可就危险了。道君皇帝传位陛下，今舍之而去，行吗？”内侍陈良弼转来说：“京城榷楼创修，百不及一二，城东樊家冈一带濠河浅狭，决难防守”。可守不可守，双方各执一端，弄得赵桓又没了主张。李纲慨然道：“陛下不以臣为庸懦，倘使治军，愿以死报！只是人微官卑，不足以镇服士卒而已。”赵桓当即升他为尚书右丞，然后退朝进膳，似乎接受了李纲坚守的建议。

岂料饭后赵桓传出话说，仍得继续议论以决去留之计，同时任命李纲为东京留守。原来仅仅一顿饭的工夫，赵桓的主意又变了，显然又想出狩了。

在福宁殿继续议论的时候，李纲先声夺人，举出了唐明皇南逃川中的历史教训，说“出狩就是龙脱于渊，前途莫测”。赵桓还在犹豫，内侍王孝裼从旁奏道：“皇后、国公（即赵湛）已经走了，陛下怎可留在此地！”赵桓脸色大变，从座位上跳下来，眼泪也急了出来，声音也变了调：“你们不要再留了，我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李纲见状，哭拜在地，以死

相邀。正巧皇叔燕王赵似、越王赵俣来到，也说应该固守。在几个人的共同劝谏下，赵桓好大工夫才静下神来，在纸上写了“可回”二字，派人追回皇后、国公，转过脸，直直地凝视着李纲说：“我今被你留下，治兵御寇，一切是你的责任，不许少有疏忽！”李纲再拜受命。

这次坚守的决定也没过夜。赵桓惶恐不安地熬过了白天，到半夜时分见皇后、儿子都没回来，就又变了卦，传令天明出发。初五早晨，李纲上朝，只见禁卫军披甲列队，皇帝的乘舆服御摆在院中，六宫妃嫔正待上车，已是行色匆匆的模样了。李纲厉声对士兵们说：“你们愿意死守京师呢？还是愿意保驾出走？”将士一致高呼：“愿意死守！”赵桓琢磨琢磨，觉着确实在理，只好再次打消了出走的念头。

初六，赵桓登上宣德门，宣谕六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皆感泣流涕，拜伏门下，山呼万岁。

这时，黄河北岸的金兵已将近渡完，而京城的防御工作一切得从头做起。李纲在每一面城墙上布署守兵一万二千人，准备下石礮、弓弩、砖石、檣木、火油等防御器械，另外设立前后左右中军四万人，前军居于东门外，守卫屯积四十余万石粮食的延丰仓，后军守住樊家冈，其余三军留在城中策应四方。布署得刚刚有个头绪，敌人就兵临城下了。

初七日，金兵开始攻城，西水门（宣泽门）最先告急，被宋军挫败。次日又转攻北封丘、酸枣诸门，李纲亲临指挥，将士无不奋勇作战，再次重创金兵，歼敌千人，粉碎了金人想一举攻下汴京的企图。

金兵虽攻势凌厉，优势却在宋朝一方，金兵只有六万余人，数量远不及宋的守城兵，西北边防军和各地驻军也纷纷来援，金悬兵深入，又顿兵于坚城之下，实犯了兵家之大忌。然而，东京保卫战一开始，赵桓就派出郑望之、高世则到金营求和。金人提出割黄河为界，还要犒军金帛，另派一大臣前去议和。赵桓看看宰执大臣，没一个作声的，李纲挺身而出，要去谈判，赵桓不许，最后以枢密副使李昺奉使。赵桓就授权李昺可增加岁币三五万两，犒军金银三五百万两，另送金一万两及酒果等物以贿赂斡离不。哪知宋使到金营，斡离不以攻破都城相讹诈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

欲和则金银不足，欲战则偷袭失败，这一二天赵桓愁眉苦脸，垂头丧气，情绪坏到了极点。他觉着自己被留在京城错了，未将和议进行到底而冒然用兵也错了，为弥补这过错，他寄希望于金人的宽容，他认为只有卑辞厚礼才能换来金人的宽容。他遣使向金人表白劫营非朝廷之意，保证要严惩劫营之人，还派人带着国书和割地诏书到金营谢罪。

在赵桓一筹莫展，死心踏地进行议和的时候，汴京人民再次行动了起来。李纲、种师道被罢官的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初五那天，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数百人到宣德门下伏阙上书，指斥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等奸臣的投降罪行，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官职。赵桓只得遣耿南仲扯起嗓子宣布重新起用李纲、种师道，并宣召他们立即进宫。宦官朱拱之的宣召李纲太迟，立即被群众打死，随从的二十来个宦官也死在乱拳之下。直到李纲、种师道见过众人，群众才欢呼散去。

李纲、种师道复了职，命令杀敌者受重赏，抗金形势重新高

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勤王兵日益增多，深感事局不妙，又怕后路被截，所以不等金帛数足，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赵枢代替康王赵构，才于二月初八日退兵。京师解严。

金兵撤退时，种师道请求乘他们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遭到赵桓拒绝。李纲请求派大军“护送”，令将士找机会袭击，也遭到宰相阻挠，赵桓还派使者监视各军，禁止他们对敌作战，以致金兵安然满载而归。

三、凄凄惨惨 亡国之君

八月，金太宗再度举兵，遣粘军、斡离不大举南侵。九月太原失陷；十月，真定失陷，十一月，汴京再度被包围。

此时，宗朝已无主战派，当政者均为主和派。因此，从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以来，宋朝君臣一直忙于求和，对战守防御没有一个放在心上的，所以等到金兵第二次围城，其形势比起第一次来坏得多了。

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汴京城破。赵桓听到城破的消息，惊恐万分，掩面痛哭。而他一马上遣何栗和济王赵栩去金军请成。何栗带回话来说，金人坚请太上皇出郊议和，赵桓不由得紧张出一身汗来，他与父亲虽有矛盾，却毕竟碍于伦常，不得不以孝事之，倘临此危难之际让父亲身陷敌营，他觉着自己于心有愧。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还是亲自去向金人恳求吧。

闰十一月三十日黎明，朱雀门那两扇厚重的大门隆隆地打开了，只见赵桓骑在马上，何栗、孙傅、陈过庭等大臣跟于身后，由300名素服卫士簇拥着出南薰门向青城走来。赵桓来到青城，

粘罕、斡离不却不与他相见，理由是不同意他带来的降表。赵桓一连住了两晚上，到十二月初二日，才在改了四遍的降表上签了字。奴颜卑膝、低声下气地伏首称臣、乞求宽恕，这就是赵桓求和的初步代价。签字已毕，赵桓又摆下香案，望金国方向拜了几拜，算是尽了臣礼，金人这才同意放他回城。

汴京百姓自从赵桓去了青城，每天都站在泥雪之中等他回来。初二傍晚，赵桓进入南薰门，百姓夹道山呼，拜于路侧，老幼掬土填塞雪淖，须臾之间，御道坦然。不知有多少人拦住马首，泣涕不止，哭喊之声远近相闻。赵桓见自己的百姓对大宋皇朝如此忠诚，想想自己竟做了金国的臣子，不觉悲从中来，掩面大哭，哽咽着说：“宰相误我父子！”金人的命令赵桓是绝对不敢违犯的。金人遣使来索要金1000万锭（锭50两），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赵桓就下令大括金银；金人遣使索要骡马，赵桓赶紧括得7000余匹派人送去；金人索要少女1500人，说要充后宫使唤，赵桓也只好照办，连自己的嫔妃也拿来充数，妃嫔民女不甘受辱，赴水投河而死者甚众。到河北、河东割地的使臣也派出了20多个。

尽管以赵桓为首的北宋政府如此丧心病狂地奉承金人，金人仍嫌所要的金银数量不足而大不满意，声称要纵兵入城洗劫，要求赵桓再去金营议事。赵桓终究不敢违抗金人的命令，只好命孙傅辅助皇太子监国，自己硬着头皮再去青城。

靖康二年（1127）元月十日清晨，赵桓带领何栗、李若水等人又上路了，刚出朱雀门，京城百姓闻知，不期而集了数万人拦住说：“陛下不可出”！哭喊着不放行。赵桓也觉着有点生离死别的味道，流下了眼泪。车驾刚到郊外，张叔夜叩马谏阻，赵桓说：

“朕为了保全人民，不得不再前往”。叔夜号恸再拜，赵桓回过头来，流着眼泪说了句：“嵇仲（张叔夜的字）努力！”就哽咽不能出声了。

赵桓刚到青城就被金人当人质扣住，促令城中官更加紧搜括金银，百姓各分坊巷，互相监督，即使妇女的钗钏之物也在收括之列。市井寺观，妓院旅居，根刷殆遍，弄得汴京城里翻江倒海，民不聊生。

赵桓受到的待遇也与上次大不相同。粘罕、斡离不根本不和他见面，他被安置到斋宫西庑的三间小屋内，里面除桌椅外，再就是可供睡觉的一盘土炕。赵桓关在里面，好似囚徒。赵桓自从再去青城之后，每天都派御带官王孝竭入城抚谕，百姓天天都有人立在街头等候御驾，即使风霜雨雪亦不在乎。二月六日中午，金兵掘断南薰门路，杜绝内城出入，王孝竭也没再出现，人心大恐。晚间，金人遣翰林承旨吴玠、吏部尚书莫俦持着金太宗废黜赵桓及太上皇赵佶为庶人，别主异姓的诏书回到城内，同时还带来了赵桓的御笔。七日，太上皇赵佶被押到了青城，金人凭借宫廷内侍宦官邓述开列的诸王皇子皇孙及后妃公主名号，命开封尹徐秉哲悉数交出。徐秉哲下令坊巷五家为保，不得藏匿，共搜得 3000 余人，衣袂相联押到金营。金人又逼赵佶皇后及皇太子前来。

四月一日，金兵在大肆掳掠之后开始撤退。斡离不押着赵佶、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嫔妃等从滑州北去。粘罕押着赵桓、朱皇后、太子赵湛、宗室及何栗、孙傅、张叔夜等官员由郑州道北行。金兵退走时，带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古董文物、百工技艺、倡优杂伎人等，北宋王

朝“二百年府库蓄积”为之一空。

赵桓到金国后，被封为“重昏侯”，意思是他和被金人封为“昏德公”的父亲赵佶加在一块是一昏再昏。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赵桓死在金朝，终年 62 岁。

靖康二年五月一日，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建立南宋，遥尊赵桓曰“孝慈渊圣皇帝”。绍兴三十一年（1161），赵桓的死讯传到南宋，七月，上尊谥回“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钦宗。

高宗赵构

一、求和使者 患难皇帝

宋高宗赵构，为徽宗第九子，钦宗赵桓之弟，母韦氏。大观元年（1107）五月生百日刚过，宋徽宗便赐名构，授节度使，检校太尉，封蜀公。次年二月，又进封为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再封为康王。次年，赵构正冠于文德殿，赐字德基，出宫住进了自己的王府。北宋灭亡后，他有幸登基称帝，历史上称为宋高宗。

宣和七年（1125），金兵灭辽以后，立即掉过头来，大举南侵。宋徽宗是个终年沉迷酒色的昏君，得知金兵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吓得六神无主，急忙把帝位禅让给皇太子赵桓（宋钦宗），自己带着嫔妃，宠臣们南逃了。靖康元年（1126）阴历正月七日，金兵逼近东京。次日，便对东京诸城门发起轮番进攻。延议时，尚书右丞李邦彦以兵弱将寡为由，主张割地请和；太常少卿李纲则主张激励将士，誓死抵抗。钦宗采纳李邦彦的意见，派郑望之与高世则二人去金军求和。这时，韩侂胄不派使者吴孝民前来，提

出以下议和条件。钦宗立即召见越构，授以军前计议使，去金营求和。赵构估计此行不会有生命危险，慷慨答应，请求立即行动。就这样，赵构带着垂头丧气的张邦昌乘坐一只木筏，迎着萧萧北风，渡河到了金营。

金大将斡离不攻京城未下，便想给宋使来个下马威，在谈判桌上得到更多的便宜。只见其营帐内外兵士环列，刀枪林立，一派杀气。见到这般阵势，可把张邦昌吓了个半死。赵构知道这不过是试试自己的胆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从容不迫地从刀枪下走进了金营。二月七日，钦宗下诏割三镇与金人，由肃王出质代康王。康王与张邦昌一同被放还。当赵构策马驰出金营后，斡离不又懊悔不已，急忙派兵追赶，但赵构早已去之夭夭。斡离不也觉得目的基本达到，故退兵北去。

赵构返回京城后，肃王已去金营为质。钦宗见金兵退去，认为赵构此行劳苦功高，遂任为太傅。就在赵构出质期间，种师道、姚平仲、范琼、马忠等各路兵马相继至京师，援兵已达二十余万，士气稍振。钦宗感到城下之盟有失体面，于是，一面将主和大臣李邦彦等人一一罢免，一而下诏各路勤王部队固守三镇之地，分兵袭击金军。十月，金兵力攻太原，宋朝军民虽英勇作战，终因寡不敌众，太原陷落。十一月，斡离不克真定，攻中山，北方关隘重镇先后失陷。宋钦宗无可奈何，只得再派使者到金营求和。

而对金兵咄咄逼人的气势，宋廷内主和派占据上风。钦宗采纳了王云的意见，立即召见赵构，准备让他再次出使。钦宗答应让耿延禧、高世则随行，还解下了身上的玉带赐给了他。回到府中，赵构急忙把耿延禧、高世则唤来，慎重地对二人说：“国家多难，君主忧辱，如果此行可以解决问题，我们当义不容辞。可

是，我们几人深入金廷，吉凶未卜，你们应回去和你们的父母、妻子诀别，明日五更起程。”

十一月十六日五更时分，赵构与耿延禧、高世则，王云等人迎着料峭的寒风，踏着朦胧的月色，北去求和。赵构一行日夜奔波，经浚（今河南浚县）、滑（今河南滑县）诸州北上，去真定府找韩离不求和，万万没有想到韩离不又驻军东京城下。这次，韩离不议和的条件不再是割让三镇，而要以黄河为界。不几日，粘罕也来到东京城下，与韩离不分营扎寨，把京师围得水泄不通。

十一月十九日，赵构到达相州（今河南安阳市），知州汪伯彦说：“韩离不已于十四日由大名府（今大名县）魏县渡河南下，追赶恐怕是来不及了，请大王暂留此地，从长计议。再说，肃王在金营至今未返，大王此去，恐怕也难以顺利回来？”赵构哪里肯信，以为汪伯彦阻止他议和，态度坚决地说道：“我受命于国事危难之际，此次北上议和的任务一定要完成，因此，不能半途而废。”第二天，赵构一行又向磁州（今河北磁县）进发。刚到磁州城外，迎候多时的守臣宗泽立刻迎上前去，激愤对赵构说：“肃王被骗到金军，看来没有回来的希望了。如今他们又想请大王使金，分明是个骗局，不会有什么好处。请大王千万不要再走肃王那条路了！”赵构不听，坚持前往金营。正在为难之际，忽有两名士卒持汪伯彦所封蜡书求见。书中说：“大王离开相州当晚，本州西火炬相连二三里远，金人铁骑五百余一路追索大王。大王如在此渡河，那就正好自投罗网。现在韩离不已趋京师，议和已失去时机，不如勤驾返回相州，聚集军队，牵制金军，以付二圣维城之望。”读毕，赵构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汪伯彦此书，要

不然自己还会到处奔波，图劳无功。

没过几天，割地使耿南仲来相州求见赵构，说京城已危在旦夕，皇上令其尽起河北诸郡兵马入援。赵构得了圣旨，立即与耿南仲联名揭榜，招兵买马，组成了勤王军。

十二月一日，康王在相州建立了大元帅府，集合了枢密院官刘浩在相州招募的义士，信德府（今河北邢台县）的勤王兵，大名府派出的救援太原的兵，和由太原、真定府、辽州（今山西昔阳县）等地奔向这里来的一些溃兵，共 10000 人，分为五军。十四日，赵构领五路兵马出击，攻到大名（今河北大名县东）。到大名后，宗泽、梁扬祖等也先后率兵马来会，兵威稍振。

金兵自闰十一月二十六日攻上东京城墙之后，北宋王朝实际面临着灭亡。斡离不为了彻底剿灭赵氏宗室，逼迫钦宗派人立即召回康王。一天，使臣曹辅带着诏书来见赵构，诏书云：“金兵攻城未下，正在谈判议和。康王和诸帅屯兵原地，不要妄动，以免不测。”汪伯彦、耿南仲等人相信和议，主张移军东平（今山东东平）；宗泽则主张南下澶渊（今河南濮县），以此为基地，逐渐解除京师之围。这时，赵构失去了出使金营时的勇气，以将寡兵少为由，不敢直趋京师与斡离不较量。他命宗泽率万人进军澶渊驻扎，谎称大元帅在军中，而自己却和汪伯彦等人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起程，冒着漫天风雪，望东平而去。

宗泽在开进澶渊途中，与金军交战 13 次，均获胜。而赵构在东平驻扎了一个月，却丝毫没有救援京师的打算。不久，赵构又到济州（今山东巨野）驻扎。这时，大元帅府所属官军和自动聚集起来的抗金军队已有 80000 之多，号称百万，驻守在济、濮（今河南濮阳）各州府。赵构不敢与金军较量，按兵不动，使各

路勤王兵也不得靠近京师，眼睁睁看着金军攻入京城中。

粘罕和斡离不见京城军民已失去抵抗能力，赵构的勤王军又不敢交战，消灭北宋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接着金主又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靖康三年（1127）三月七日，金人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北宋王朝就这样灭亡了。四月一日，金粘罕押着徽宗、钦宗、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后妃等三千多人北去，并掠走宋王室的法驾、礼器、乐器、祭器、珪璋、宝印、图书帐籍及公私积蓄不计其数。北宋灭亡的消息传来，汪伯彦劝赵构南下宿州（今安徽宿县），准备向江南逃跑，由于将士反对才没有南逃。金兵退后，“大楚”皇帝张邦昌知道康王拥兵在外，因此不敢贸然行事。一面迎元祐皇后（哲宗皇后孟氏）入居延福宫，尊为宋太后；一面派人送“大宋受命之宝”玉玺于康王。在宗泽等人的请求下，赵构决定移师应天府（即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南）。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天治门登坛受命，即皇帝位，下诏改元为“建元”，大赦天下，邦昌及其所辟臣属也概不问罪。大礼完毕，赵构遥望北方被虏的父兄母妻，又痛哭了一场。同一天，元祐皇后在东京宣布撤帘归政，并向赵构写了贺信，信中说：“宗庙得以保全，就全靠你了！”从赵构登基称帝，历史进入了南宋时期。

二、无意抗敌 有心偏安

金兵虽撤出了东京，但仍然控制着河东、河北两路的太原，河中（今山西永济县）、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磁州、相州、河间等地。刚刚侥幸登上皇帝宝座的赵构也不得不表示一下抗敌复

仇的决心，以顺应民意。于是，便以抗金最力的宿将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但又命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还封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不久，赵构查出张邦昌僭居内廷时以宫人侍寝一事，又听说金人以废张邦昌为借口称兵南下的消息，不禁勃然大怒，下诏将张邦昌赐死。

北方军民心向南宋朝廷，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多者数万人，少者也有数千人，神出鬼没地出击敌人。李纲为相后，派马忠、张焕率军一万人袭击河间的金军，取得了胜利。鉴于当时南宋小朝廷刚刚建立，正规军还来不及整编，还没有成为一支足以抵抗金兵大规模进攻的力量。李纲为河北设置河北招抚司、在河东设置河东经制司两大机构，委派官吏，拨给钱钞，招募河北、河东各地奋起的义兵，抗击金军。

南宋小朝廷从诞生那天起，在对金和战的问题上就争论不休。赵构在这个问题上内心也极为矛盾。一方面，他也想利用李纲抗金的威望，振作士气，维护南宋王朝的一点面子。另一方面，又与汪、黄二人一样，幻想用对金朝屈膝投降的办法，来换取金朝对刚建立的南宋政权的承认。他虽然并不真正想让徽宗和钦宗回到南宋，却以探望和迎请被俘北去的二帝为幌子，不断派人带着奇珍异宝去奉献给女真贵族，向全朝试探投降的可能性。

金兵撤离东京后，赵构就一直没有进城。这并非对豪华的故园旧居没有感情，而是害怕象其父兄一样成为阶下囚。因此，只以宗泽留守收拾残局，自己却在应天府做起皇帝来了。实际上，赵构即位之初就决定南逃。即位第二天，赵构就命翁彦国知江宁府，并赐钱钞十万缗，让他在江宁城修缮宫室，以备南逃时使用。

李纲对赵构要巡幸东南很不满意，他对赵构说：“自古以来，中兴的帝王都是起于西北，立足中原，控制东南。这大概是天下精兵健马都在西北的缘故。如果陛下坚持巡幸东南，使中原的抗金将士大失所望，今后要收复北方失地就很困难了。”经过几次商讨，赵构不顾李纲等人的反对，采纳了黄潜善的意见，下诏曰：“巡幸扬州”，并让荆襄、江淮、关陕等处守臣修缮城池，以备作行宫。李纲听了这个消息不由地大吃一惊，他为赵构的糊涂而悲伤，更为国家的前途而忧虑。他气愤地说：“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只要陛下一天不罢我的官，我就非坚持到底不可！”后来，有一次赵构和李纲谈起宋钦宗亡国的事。赵构问：“渊圣皇帝勤于政事，批阅奏章直到深夜，国家却亡在金人手中。这原因何在？”李纲答：“人主的得失在于知人用人，亲近贤德的人，疏远奸诈的人，就一定会有所建树。”

在此之前，抗金将领岳飞上书赵构，指责黄潜善、汪伯彦奸臣误国，使中原军民大失所望，建议赵构乘金人在北方立足未稳之机，亲率六军北渡，收复失地。赵构不但不敢这样做，而且认为岳飞越职言事，予以削官的处罚。

这种种情况，使李纲感到自己在小朝廷中已不能有所作为，不得不提出辞职要求。宋高宗也顺水推舟，以种种无中生有的罪名，贬李纲为观文殿大学士，至此李纲居相位才 75 天。李纲被罢相后，张所也因“罪”被贬，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略司都被废罢。

李纲被罢相的消息一传开，太学士陈东、布衣欧阳澈等上书皇帝赵构，极言李纲忠勇，不该罢相；黄、汪二人平庸无能，不可重用；并恳切地希望高宗亲自率兵讨伐金朝，救还二帝。黄潜

善等人对陈、欧阳二人恨之入骨，于是由黄潜善出面密见高宗，请诛陈东、欧阳澈。赵构听从了黄潜善的意见，将二人斩首示众。过路的人见此情景，无不为之掩泣，都感到收复北方领土没有指望了。

就在赵构决意南逃的时候，北方军民的抗金斗争如火如荼。抗金老将宗泽在李纲为相时被推荐为开封府尹，不久又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两河地区还有红巾军、八字军等著名的义军较频繁的活动，积极抗金。他们谙熟金军的活动，时常进攻被金军占领的城镇。活动在泽、潞地区的红巾军，有一次袭击金军时，几乎活捉了金军将领粘罕。

金朝面对如此活跃的抗击力量，决定再次用兵。可是，赵构不积极备战，却于十月一日乘船离开应天府，经泗州、宝应，向南逃去。京师军民闻此消息，相聚啼哭，深知恢复无望了。

十二月，金军分多路大举南下。一路由粘罕率领自云中（今大同市）出发，沿太行山由河阳渡河，攻河南。二路由右辅元师宗辅与其弟兀术率领由燕山出发，自沧州渡河，攻山东、淮南；三路由陕西路都统洛索等率领，自同州渡河，攻陕西。

建炎二年（1128）春天，赵构带着六宫宠臣和卫士家属到达扬州。当金军气势凶猛地南下的同时，他和那帮宠臣都过着偷安岁月、醉生梦死的生活。当时，金兵一天天南下，南宋将领张浚认为金兵定会大举南犯，请求赵构作好临战准备。黄潜善、汪伯彦二人在一旁听了哈哈大笑，冷冷地说：“还是不必太多虑吧！”建炎三年（1129）正月，金军前锋已攻下徐州，直驱淮东。二月三日，天刚蒙蒙亮，天长军来报：金兵即日趋扬州。内侍邝询急忙跑进卧殿，竟忘记了昔日宫廷的规矩，大声呼喊：“金兵到了！”

正在搂着美妾熟睡的高宗惊坐而起，不待细问，撇下美妾匆忙穿戴好盔甲，骑马而逃，护驾的只有王渊、张浚和军卒数人。金兵尾追，赵构岂敢在镇江府久留。二月四日，命朱胜非驻守镇江，刘光世控扼江边，杨惟忠驻守江宁府（今南京市），赵构一行向临安（今杭州市）逃去。赵构以为是赐死张邦昌得罪了金人，赵构还下了个“罪己诏”，大赦天下，唯独李纲不免，更不能释放。治李纲的罪是为了求得金人的谅解。黄、汪二人任相以来，把持朝政，嫉害忠良，特别是他们不修军备导致了金人南下，以至宗室播迁、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御使中丞张浚勇敢地写下了黄、汪二人的二十大罪状，上书赵构，请求罢免他们。迫于压力，高宗不得不“忍痛割爱”，罢免黄、汪。不久，宋军在陈彦的率领下，渡江打败金军，收复了扬州，赵构的小朝廷才在杭州暂时安顿下来。

三、苟且偷生 宠奸害忠

金兵虽一度占领了扬州，但并没有从扬州再渡江南犯，就又逐步撤兵北去。因此，赵构复辟后，为了顺应朝野上下的舆情，又迫不得已地慢慢从杭州北进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并改江宁为建康府，作出把行都设在建康的姿态。避免重演二月初从扬州逃路时那种惨剧，赵构在抵达建康之后不久，就派遣官员和兵马，护送孟太后到江西境内去避难。同年六月，在赵构正接连向金朝最高统治者们上书乞哀的过程中，女真贵族又发动了兵马，以金主四太子兀术为统帅，再次举兵南下，准备捉拿赵构，取消赵氏王朝。

赵构和将相大臣们商讨对策时，决定只守江而不守淮。赵构本人早已做好了返回杭州的打算，他一方面布置江防，另一方面又升杭州为临安府，以备作为都城所在。当这一切安排就绪后，就慢慢地返回杭州。

不幸的是，金兵一路攻来，赵构闻听临安失陷，逃往明州；随之又逃往昌国县（今浙江定海），后又被金兵追至海上。最后是金兀术害怕在南方迁延持久对自己不利，才声称“搜山检海已毕”，急忙引兵退回北方。

金兀术退兵时，在镇江遭到韩世忠的顽强阻击。在金山（今江苏镇江市西北）龙王庙，身穿红袍玉带的金兀术和宋军作战时摔下马来，险些被俘虏。双方交战数十回合，守军越战越勇，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亲执桴鼓助战，金兀术的女婿龙虎大王被生擒。金兀术无奈，采用火攻，突袭宋军的战船，乘机逃回了江北。赵构见金兵撤退，才蹒跚地从温州移至越州，升越州为绍兴府，作为小朝廷的临时所在地。直到绍兴二年（1132），赵构为首的南宋小朝廷才重回临安。

实际上，自灭北宋以来，金朝统治者就用以汉治汉的策略，进行对北方的经济了。他们开始树立张邦昌做伪楚皇帝，后来又以建立伪政权为诱饵，诱使杜充投降。当金军退出江南后，又在已经侵占的山东、河南之地树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定国号为“大齐”，册封降臣刘豫为皇帝。从此，金与南宋之间虽然在军事上出现了一个缓冲地带，但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赵构又同秦桧勾结起来，加紧进行对金的议和活动。

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兵分四路南下，河南、陕西诸州纷纷陷入敌手。当兀术率兵10余万抵汴京时，宋留守孟庚率官

迎降。金军占领东京后，继续向东南进军。当金军南下的消息传到临安，高宗才从苟且偷生的梦中惊醒，装出一副主战的样子。匆忙调兵遣将，进行抵抗。他下诏让岳飞从襄阳出击，牵制向淮南及陕西进攻的金兵，并恢复京师汴梁。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人。岳飞奉诏出师北进，先后攻下了颖昌（今河南许昌市东）、蔡州（今河南汝县南）、洛阳等地。接着，他亲自率领 50000 轻骑驻扎在郾城（今属河南）。兀术带领全军最精锐的拐子马到郾城决战。岳飞指挥将士持刀斧跃入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大败金兵，取得了有名的郾城大捷。与此同时，韩世忠、张浚所部分别收复了渔州（今江苏东海县东）、亳州（今安徽亳县）；忠义民兵也收复了不少城池，并相约以“岳”字旗为号，等待岳家军渡过黄河配合进攻金兵。这些胜利，形成了对金军的大包围，切断了敌人的归路。

秦桧知道岳飞不肯从抗金前线撤兵，就先命令张浚、杨沂中等抗金将领率先撤退，然后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借口，请求赵构给岳飞下达班师的命令。赵构竟每天连下十二道金牌，勒令岳家军立即退兵。岳飞接到班师的命令，心中异常悲愤。他流着眼泪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他不能违抗朝廷的命令，率军退驻鄂州。前方已经收复的城市，又重新沦入金人之手。

赵构不仅主动放弃了军事反攻的良机，而且对拥重兵在外的将领戒心重重，他害怕苗、刘作乱的事情重演，决心在适当时机收夺兵权，以防止将领们尾大不掉，滋事生非。而今时机终于来了，他以论功行赏为名，诏令韩世忠、张浚、岳飞三大将速回临安。

为讨好金人，赵构、秦桧与张浚谋害岳飞的安排也在有步骤地进行着。秦桧捏造了岳飞“谋反”的罪名。秦桧和张浚策划后，先买通了岳飞的部下王贵、王俊等人，写了“首告状”诬告岳飞最倚重的部将张宪要领岳到襄阳去造反，然后加以逮捕。接着，逼张宪招认，是岳云唆使他这样干的，又把岳云逮捕入狱。秦桧、张浚等人还将各种搜集的证据加以歪曲，送赵构审阅。赵构看到材料中有岳飞指示张宪举兵之辞，顿时大怒。秦桧就借机请求赵构立即把岳云提来，与张宪、岳云一同对证其事。赵构当即表示同意。

十月的一天，岳飞从庐山到达杭州。秦桧立即向赵构汇报，赵构表示一切听从秦桧办理。秦桧命人将岳飞骗至大理寺，并要他的亲信、御史中丞何铸进行审理。他们一面令狱吏严刑拷打岳飞和岳云，逼他们招供；一面继续罗织岳飞父子“谋反”的罪名。但一连两个月，没有人愿意出来作证。

绍兴十一年（1141）除夕夜，赵构与秦桧不顾一切地把岳飞父子及张宪定成死罪，把他们杀害。当时，岳飞才39岁。在临刑前，岳飞在狱案上挥笔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四、甘当儿皇 无奈退位

绍兴十一年（1141）的宋金和议，使南宋成为金王朝的附属国。从此，宋金关系不是平等的兄弟关系，而是君臣关系了。赵构深感获得金朝对其帝位承认之不易，因此，也安于称臣纳贡，每年除把岁币如数送到泗州（今江苏盱眙县）交纳给金朝外，还

要搜刮大量的金银币绢，送给金朝贺正旦及生辰。赵构的母亲韦氏每年送给金朝皇后的礼物也数以万计。金朝皇帝还随时索取各种玩好，赵构都一一照办。他对金朝皇帝的虔诚，不亚于教徒对上帝的崇拜。

宋金战争期间，金兵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农田荒芜，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议和后，宋廷向金朝交纳巨额贡物，这些钱财自然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由于赋税沉重，国困民穷，各地农民纷纷起义。赵构不顾人民死活，大兴土木，建造了各种神殿宫宇，举行盛大典礼，以之粉饰太平。

高宗的美梦没做多久，新当上金国皇帝的完颜亮便准备举兵灭宋了。完颜亮是金朝的第4个皇帝。他发动宫廷政变杀死金熙宗，登上皇帝宝座，整治内政，更葺都城，又想天下一家，不允许南宋存在。

对于完颜亮南侵的企图，南宋的一些有识之士早有所察。绍兴二十六年（1156），东平进士梁勋上书，言金人有举兵之兆，劝高宗未雨绸缪，以防不测。高宗勃然大怒，竟以诋斥和议、迷惑大众的罪名，将梁勋流放到千里之外。这时秦桧死亡，群臣拍手称快，纷纷上奏章揭露他的罪恶，要求为岳飞平反昭雪。但高宗毕竟宠信过秦桧，和金朝的议和大计也是二人的“结晶”，因此特意下诏说：“和金人讲和之策是我本人之意，秦桧只是赞成我的作法罢了。”并宣布：“从今以后有妄议边事者，要处以重刑。”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率60万大军，分道南下，想一举灭宋。高宗这才慌了手脚，急忙起用患病在身的老将刘锜和王权率军抵挡。王权慑于金军的强大，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市）不战而逃，全军溃败。宋高宗一听王权兵败，下诏准

备解散官府，让各自逃命，他自己又想走航海避敌的老路。只是由于新任宰相陈康伯坚决劝阻，宋高宗才被迫下诏表示要率军亲征，并派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赞军事，到江淮督战。而战时，刘 锜孤军难抵，兵败南撤，整个两淮地区均被金军占领了。

就在这年十月，完颜雍借完颜亮南下侵宋之机，发动宫廷政变，自立为皇帝。正准备举军渡江的完颜亮，听此消息，决定打过江后，回师平定国内叛乱，没想到在采石被宋将虞允文指挥的宋军一举击败。完颜亮恼羞成怒，强迫金军将士冒死渡江，结果激起兵变。一些将领杀死完颜亮，率军北撤。南宋军队乘势收复两淮，大获全胜。

完颜亮南侵的惨败，使南宋抗金热情大振，抗金运动风起云涌。面对这种局面，高宗十分尴尬，再坚持自己的议和主张已不可能，积极抗战又违背初衷，就于次年下诏退位，认他的养子、宋太祖的七世世孙赵昀继位，自己当了太上皇帝，退居德寿宫。其后，孝宗为赵构尊号曰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淳熙十四年（1187），赵构死于德寿殿，时年 81 岁。宋孝宗谥他为“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高宗”，并葬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永恩陵。

孝宗赵昚

孝宗，名昚，字元永，元昚。初名伯琮，后赐名瑗，又名玮。是太祖七世孙，为太祖少子秦王赵德芳一支。父季王赵子偁，母张氏。南宋建炎元年（1127）生，绍熙五年卒。终年 68 岁。

一、品行卓异 受禅得立

建炎三年（1129）秋天，高宗唯一的儿子突然夭逝，使高宗大为悲痛。太子既死，高宗又在逃亡途中受惊，患了不育之症，一时之间，皇储乏人。大臣范宗尹首先上书奏请高宗早立太子，以安天下。高宗对范宗尹说：“太祖皇帝以其神明英武平定天下，可是子孙却未享其成，以至零落，其情堪悯。我如果不能效法仁宗皇帝，怎慰太祖在天之灵！”高宗此言，指的是仁宗传位给侄子英宗赵昀之事。

绍兴三年（1132），宋高宗派遣主管宫庭宗族事务的大臣和知南外宗正事赵令畴在“伯”字行中访求宗室。太祖后代“伯”字行这时已达 1645 人。先从这些人中选出了七岁以下的儿童 10

人。最后送给宋高宗定夺时，10人中只剩了两个人。这两人一胖一瘦，瘦的便是伯琮。高宗粗看以后，决定留胖去瘦，赐伯琮银300两遣回原地。伯琮捧银正欲出门，高宗又说没看仔细。他让二人叉手并立，自己站在一旁反复端详。忽然一只猫从二人身旁经过，伯琮兀立不动，胖孩子飞起一脚向猫踢去，高宗皱着眉头说：“此猫偶过此地，为何踢它！如此轻狂，怎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又决定留瘦遣肥。这样，伯琮便以储君候选人的身份被养育在宫中了。

伯琮生于秀州。传说其母张氏有天夜里梦见有人牵着一只羊送给她，不久就怀了孕，所以伯琮小名叫羊。他入宫之年，方才6岁，需人护持，高宗领着他迳入后宫，去见张婕妤，潘贤妃、吴才人。三人正环坐卿天，潘贤妃因刚丧元懿太子，看见伯琮，不禁触起了隐痛，掉头向隅，惨然不乐。张婕妤笑着向他招手，伯琮便扑入了婕妤的怀里，于是高宗就命她养育伯琮，赐名璵。吴才人孤独无依，也想抚养一个孩子。高宗又找来了伯玖，赐名为璩，交由吴才人抚养。

为了培育伯琮，高宗应大臣赵鼎之请，将行宫新建的书院作为资善堂，让他在那里读书学习，并派学富才赡的大臣作为赞读。伯琮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异于常人，颇受高宗钟爱。绍兴十二年（1142）被加爵晋安郡王。随着年岁的增长，伯琮也不免对政局发表一些意见，结果导致了奸相秦桧的不满。绍兴二十四年（1154），衢州（在今浙江）发生了强盗抢劫事件，秦桧没有奏闻高宗，便迳自派殿前司将官辛立率兵千人前往拘捕。伯琮将此事告诉了高宗，高宗大惊。当时伯玖也封为恩平郡王，二人都是太祖之后，才能又不相上下，到底立谁为嗣，高宗踌躇不决。

秦桧见状，极力推荐伯玖，中宫吴皇后也附和这种意见。高宗欲试二人优劣，便各赐宫女 10 人。伯琮的老师史浩看出了高宗的用意，便对他说：“皇帝想考验你，千万谨慎从事。”伯琮点头称是。过了几天，高宗果然将宫女召回，检验之下，赐给伯琮的十人仍是处女，赐给伯玖的 10 人都不是处女了。高宗没有告诉别人，但内心已知道孰优孰劣了。

绍兴三十年（1160）二月，高宗宣布立伯琮为皇子，更名为玮，封为建王，并诏告天下。三月，确定称伯玖为皇侄，皇位继承人算是确立了。

高宗自建炎元年（1127）即位，颠沛流离、半生戎马，身倦神疲，久有禅位之意。伯琮被立为皇子后，高宗几次表示要传位给他，他都流着泪坚决推辞。大臣陈康伯认为，此事不宜过于匆忙，应该先下建储诏书，正式立为太子，确定名分，使天下人都知道圣上的意思，然后再举行禅位的大礼。高宗采纳了这种意见，命学士洪遵为太子另择名字。洪遵一连拟了四个名字，高宗都不满意。琢磨许久之后，御笔赐伯琮字元永。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高宗下了一道诏书，正式册立伯琮为太子，诏书说：“朕德薄能鲜，历经艰难，依赖天地祖宗庇佑，得以继承大位，如今三十六年，宵旰忧勤，不敢懈怠。只因邦国多难，未能从容卸却重担，退保康宁，如今边鄙粗安，干戈稍息，真是天遂人愿。皇子老成持重，神器有托，朕心稍安。现在立皇子为皇太子，改名为昀，敕命有司择日备礼册命。”到了六月，再下御诏说：“皇太子贤圣仁孝，闻于天下，周知世故，久系民心……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帝，迁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接着便在紫宸殿行内禅之礼。高宗招来太子，当

面劝他即位。太子不肯接受，退到大殿一侧的旁门，想返回东宫。高宗勉谕再三，太子方才答应。

文武百官于是又聚在殿门之下，宣读禅位的诏书，宣读完毕，又按官阶高低鱼贯进入紫宸殿迎接新皇帝。过了一会儿，太子身着朝服，由内侍扶掖着来到御座前，但却拱手侧立不坐，内侍扶掖了七、八次，才稍稍就坐，宰相率领百官祝贺，皇太子又忽然从座上跳起来，陈康伯说：“请陛下南面危坐，接受臣僚的祝贺，方才不负太上皇托付之意。”太子悲怆地说：“皇父之命，过于独断，此天子大位断不敢为，还是容我退辞吧！”群臣当然不依，又是一番苦劝，太子推辞再三后也只好听从所请，膺继皇位。

即位仪式刚刚结束，孝宗便穿着皇帝专用的赭色龙袍，佩着玉带，行出禅曦殿，送上皇还宫，直到出了宫门还不肯止步，上皇再三辞谢，他才停下。看到这些，高宗高兴地说：“我托付得人，可以说是没有遗憾了。”

二、数度北伐 未建寸功

孝宗做皇子时就主张抗金，即位后更锐意恢复。多年来，他讨厌秦桧的专权卖国，力主抗金，宫廷生活使他耳闻目睹了多次和战之争，他清楚地知道，要想发动抗金的战争，必须首先扶正朝野的舆论，重用抗金之士，斥退秦桧余党。

当年七月，孝宗召见抗金名将张浚，对他说：“久闻张公大名，现在朝廷所要依赖的就是您了。”即任张浚为江淮东西两路宣抚使。同时，孝宗又下诏，追复抗金名将岳飞及其子

岳云的官爵，依礼重新安葬，并且录用岳飞的子孙。岳飞父子因坚决抗金，遭投降派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引起人们的怀念和不平。抗战派和太学生以及岳飞的旧属多次上书讼冤。秦桧把持朝政，当然不予理睬。孝宗顺乎民心，给其平反，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孝宗虽主抗战，但即位初期，信任史浩，惑于其求和言论，举棋不定。他曾幻想不通过抗金斗争就取得平等地位，竟听从史浩的意见，派使臣前往金朝通报即位之事，希望双方关系有所改善。可金朝当然继续坚持旧的屈辱条件，宋使被迫退回。就这样，一直拖到了隆兴元年（1163）四月，这时金朝内部已经稳定，主力纥石烈志宁所部调驻睢阳（河南商丘），仆散忠义前往南京（开封）指挥南侵的金军，金军已抢在南宋之前作好了军事准备。

五月，张浚命濠州李显忠军，泗州邵宏渊军分道出击，开始了北伐战争。五月初，显忠军按计划攻下灵壁县，邵宏渊围攻虹县，不能下。显忠派灵壁降卒，招降虹县金守将。两军会师后，共同进攻宿州，宋军渡濠登城，攻进城中，奋勇巷战，杀敌数千人，擒敌8000余人，收复宿州城。捷报传来，举国欢腾，表示祝贺，并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邵宏渊心胸狭窄，他因攻虹县无功，位在李显忠之下，由此与李不和。此后，金兵纥石烈志宁部自睢阳反攻宿州，被李显忠击败。金兵继续增兵，显忠请求宏渊合力夹攻。面对强敌，邵宏渊按兵不动。他对部将说：“当此盛夏，摇着扇子都不凉快，怎么能在烈日下披甲苦战呢？”士卒听了这样的话，再也没有斗志了。有些军官见主帅不和，竟领兵

临阵脱逃。金兵攻至宿州城下，显忠尽力抵抗，邵宏渊却极力主张撤退。李显忠孤军难敌，仰天长叹：“难道上天不想使宋平定中原吗？为什么总是从中作梗！”无奈，只好乘着夜色撤离宿州，金兵追至符离，宋兵一轰而散，军资器械丧失殆尽。张浚组织的北伐就这样失败了。

符离战败，张浚上疏请罪，妥协派官员乘机大肆诋毁，孝宗开始动摇。七月，他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右相，让其主持同金朝议和。汤思退延揽同党，排斥主战将领。张浚屡屡遭到弹劾，终被贬官，其他主战大臣也纷纷去官。宋孝宗求和的大局已定。

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宋金重新订立和议：南宋不再对金称臣，改称侄皇帝；每年向金朝交纳的“岁贡”改称“岁币”，并减十万之数；南宋把完颜亮南侵失败后由宋军收复的州郡割还金朝。这就是所谓的“隆兴和议”。南宋的地位略为改善，但仍是屈辱的和约。

隆兴议和后，孝宗并不甘心妥协，继续作收复失地的打算，希冀改变宋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孝宗独掌用人大权，亲自处理政事，但是当时，孝宗正苦于有志复仇，无人可托。这样，虞允文成了可以依靠的少有人才。乾道五年（1169）四月，孝宗把他从川陕调回临安，出任枢密使。八月，又任命他为右相兼枢密使。在此前后孝宗积极修筑沿边城池，打造军器，训练士卒，选择将帅。他自己也练习武艺，以至有一次眼睛为弓的断弦击伤，成月不能上朝。乾道六年（1170）夏，孝宗在虞允文的支持下派人出使金朝，要求归还河南的祖宗陵寝，并要求改订受书礼。

原来，在绍兴年间，金使携书至宋时，宋帝须降座受书，屈尽陪臣之礼。孝宗即位后，陈康伯为相，每当金使前来，只有宰相陪同使者携书进殿，孝宗不再降座。等到汤思退为相，又恢复了高宗时的旧例，孝宗极为懊恼，所以派范成大出使金国，面请金主更改，同时要求归还河南地。他决心诉诸武力，收复中原，象唐太宗那样建立赫赫功业。乾道八年，又任命虞允文为少保、武安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派他到四川整军备战。临行，孝宗又告以进军方略，约定将来会师河南。虞允文担忧会师之日内外不相呼应，孝宗回答说：“若卿率先出兵而朕延误，即朕负于你；若朕出师而卿贻误，即卿负于朕。”相约君臣同心，东西并举，二人只差没击掌鸣誓了。又择日举行盛大仪式，亲自把盏为虞允文饯行，欢送虞允文赴任。

此后，孝宗更加积极备战，多次亲自检阅军队。他决定以更改不平等的受书仪式为借口，寻机对金用兵。孝宗火速派人持亲笔密信前往四川，督促出兵，特别谕令要面交虞允文。但是，这位抗金英雄已经赍志而歿，抱恨九泉了。

然而，金世宗却无意对宋用兵。世宗是金朝的明主，在位期间，内修政理，外以完颜亮为戒，不轻易言战。淳熙元年（1174）三月，另派梁肃为宋国详问使，携带国书前往临安，追问究竟。国书内容为：“隆兴年间议定免除奉表称臣、称名、两拜之礼，又量减岁币，仍用旧仪，亲接国书。此例一定，已经十年。今年我国信使到彼，不按例引见，竟然令人夺走国书，这是侄国应当做的吗？”孝宗此时因虞允文逝世，再加上高宗的干预，只得恢复旧议，起立受书。孝宗的北伐

再次宣告流产。

三、尽孝养父 子不问病

延至淳熙十四年（1187）八月，81岁的太上皇高宗忽然得病，孝宗心急如焚，不再临朝处理政事，长留德寿宫侍奉汤药。无奈高宗寿限已到，孝心也无能为力，九月就去世了。悲痛之中，下了哀诏，表示要效法晋孝武帝和魏孝文帝，为高宗服丧三年。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孝宗都要身穿孝服，亲到德寿宫举哀。服丧期间，孝宗只吃一点点素餐，形容越来越憔悴，连妃嫔们也替他担心。宫中有位姓吴的夫人，偷偷地让内侍在孝宗的素菜中掺上了一点鸡汁，孝宗发觉后勃然大怒，当即将吴夫人逐出宫门。

孝宗之孝在当时是妇幼皆知的。他虽是高宗的养子，但几十年来，父子相处极为融洽，感情笃厚。孝宗即位后，每月四次朝拜太上皇，曲意侍奉。那时，孝宗年轻气盛，很想有一番作为，恢复祖宗基业，高宗却素来主张安静，不赞成对金用兵。孝宗侍奉高宗时，每次都力陈恢复大计，高宗渐渐不快，有一次，他干脆说：“此事待我百年之后，你再议论吧！”从此，孝宗在高宗的面前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高宗去世以后，孝宗也已60多岁了。在位多年，已经感到厌烦，有意借服丧之机退位，大臣们苦苦挽留，才暂时没有禅位，但退居幕后之意却是不可动摇了。

淳熙十六年（1189）正月，金世宗完颜雍病死。他21岁的孙子完颜王景承了皇位，按照“隆兴和议”的规定，金宋是

叔侄之国，南宋皇帝对金朝皇帝自称侄皇帝。宋孝宗已经年过花甲，他不愿以老翁的身份向比自己小 40 多岁的金章宗称侄。就在二月禅位给太子赵惇。自己退居重华宫当了太上皇。

光宗退位后，太子妃李氏被册为皇后。李氏正位中宫，千方百计离间孝宗父子，报复孝宗，父子之间越来越疏远。光宗甚至一年不朝拜重华宫，孝宗为此快快不乐。身体每况愈下。父子至亲，病中的孝宗很想见一下儿子的面，可直到病危，光宗也不出面探望。绍熙五年（1194），太上皇孝宗病死，终年 68 岁。谥号“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咸孝皇帝”。庙号“孝宗”。

光宗赵惇

宋光宗，名惇。是孝宗第三子，母成穆皇后郭氏。绍兴十七年（1147）生，庆元六年（1200）卒。终年 54 岁。公元 1189—1194 年在位。

淳熙十四年（1187），81 岁的太上皇高宗赵构死去，孝宗十分悲恸，不免心灰意懒，无意朝政，也想效法高宗，禅位给太子赵惇。只是大臣苦谏，他又孝服在身，不好马上行禅让之礼，只得作罢。不过孝宗下诏，让太子参预政务，内外官吏的升迁，刺史以下都可自决。上朝时也侍立一旁，逐渐熟悉朝政，好不容易捱过两年，63 岁的孝宗自觉心神交瘁，体力不支，而守丧也已期满，便不顾丞相周必大、留正等人的劝阻，在紫宸殿举行了受禅之礼，由太子赵惇承继大统，就是宋光宗。

孝宗即位时封为赵惇恭王，他的大哥封为邓王，二哥封为庆王。乾道元年（1165），邓王被立为皇太子，不料，乾道三年，太子得了伤暑病，太医又开错药方，使病情加剧，三天后一命呜呼。按说，二子庆王愷应继位太子，孝宗认为庆王过于懦弱，难当大

任，恭王英武过人，很象自己，就想把他立为太子。因为要打乱皇位继承顺序，孝宗不愿草率行事，便暂且放下，等时机成熟再说。

三年后，主管天文的太史上奏：“根据天象的变化，应建立太子。”宰相虞允文也乘机请求孝宗早定储君，孝宗说：“朕久有此意，太子的人选也早已确定。只是恐怕当了太子以后，容易骄傲，放纵自己，不再勤恳学习，反而渐渐变坏。朕迟迟不建太子，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想让他进一步熟习政务，博古通今，然后立为太子，不致将来后悔。”第二年，虞允文再次上书请求，孝宗见条件成熟，便册立 26 岁的恭王赵惇为皇太子，同时改封赵恺为魏王，出镇外藩。四月，孝宗又命太子兼任临安府尹。这段时间里，太子多方关心民政，熟悉民情，勤勤恳恳料理公务，多次受到孝宗的称赞和鼓励。

光宗即位后，尊孝宗为寿皇。这时金朝的世宗皇帝已去世。即位的新皇帝章宗昏庸无能，宋金边境已经相安无事多年，这时更无大的战事发生，光宗很想趁国泰民安，励精图治，振作一番。可好景不长，皇后李氏是一个悍妒跋扈、喜欢弄权的人，她掀起一场场宫廷风波，把光宗搅得晕头转向，狼狈不堪。

光宗即位以后，看到宦官为非作歹，干预朝政，便想借机诛杀，整肃朝纲。但他优柔寡断，迟迟未能下手，消息却很快泄漏出去。宦官们极为害怕，合谋离间三宫（即高宗皇后吴太后，孝宗、光宗），并恳求李后保护，李后欣然答应。以后每逢光宗对宦官有所举动，李后便从中作梗。光宗郁郁寡欢，渐渐成了心病。寿皇听说儿子有病，焦急万分。一面让御医细心调治，一面亲自翻检医书，按照药方采购良药，作成药丸，有药到病除之效。这

一消息为宦官后知，便无事生非，在李后面前挑拨说：“奴才们听说太上皇购得药剂，专等皇上过宫朝拜时服用。药能生人，亦能死人，万一出了意外，岂不危害大宋江山！”李后派人探察，果有此事，便极力阻止光宗到重华宫（寿皇宫殿）去省亲。光宗竟然听信了李后的话，坚决不肯去见太上皇。光宗原本没啥大病，调治了几天，也就痊愈了，但父子之间的嫌隙已很难弥合了。

光宗病好之后，李后特于内宫设宴庆贺。酒过三巡，李后突然说道：“扩儿已经长大成人，陛下既已封他为嘉王，何不索性册立他为太子？再说扩儿颇具才干，定能助陛下一臂之力。”光宗回答说：“皇后所见极是，朕也久有此意，只是此事重大，应该禀报父皇，再做决定。”隔了一天，爱子心切的寿皇听说光宗病体痊愈，便召他入重华宫赴宴，以叙父子之情，可是李后没有通知光宗，一个人偷偷跑到重华宫来。寿皇问她：“皇上不是病好了吗？怎么没有同来？”李后显出很忧虑的样子，叹气说：“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本来已经好了，今天又偶染风寒，臣妾只好一人前来见驾。”寿皇更为担心，忧虑地说：“正在壮年，便如此虚弱，将来该怎么办呢？”李后一听，心中暗喜，趁机说：“臣妾也正为此不安，依妾之见，皇上既然多病，不如册立嘉王扩为太子，也好辅佐皇上，为国分忧，不知父皇意下如何？”寿皇略略一想就反驳说：“皇上受禅刚刚一年，就忙着册立太子，未免过于草率，嗣君事关社稷，应从长计议。再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怎能随便议论国事？”

李后用心良苦，反遭申斥，又气又恼。回到宫中，立即挽着儿子赵扩的手向光宗哭诉：“寿皇将要废逐臣妾，另立中宫，我们母子就要见不到陛下了！”光宗如坠迷宫，茫然不解。催问李

后，李后添油加醋地把朝见寿皇的事情叙说了一遍，说到最后竟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光宗心软，自然对李后的谎话深信不疑。他安慰李后说：“朕自继立以来，海内承平，没有失德之举，量他不能将朕废去。朕既为天子，难道不能保护妻儿？从今之后，朕不再踏进重华宫半步！”这以后，光宗再也不上重华宫见寿皇了。

绍熙四年（1193）重阳节，逢光宗生日。百官上寿完毕，便请光宗朝见重华宫。光宗没有得到李后的同意，不敢贸然答应。大臣谢深甫劝谏说：“父子至亲，天理昭然。太上皇爱陛下，就象陛下爱护嘉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太上皇春秋已高，倘不去朝见，千秋万岁之后，陛下还有什么颜面再见天下之人？”光宗听后，也觉几年来所做过分，当即传旨朝见重华宫。大臣们立即喜形于色，静候殿上，等待光宗出驾。不料光宗刚刚走出大殿后面的屏风，李后闪出身来，扯住光宗衣袖说：“天气寒冷，皇上久病初愈，还是快回去饮酒御寒吧。”光宗转身退回，大臣们一见，肺都气炸了。陈傅良急中生智，抢步上前，一把拉住了光宗的袍角，恳求说：“车驾都备好了，百官也已集合完毕，陛下千万不要还宫。暮秋天气，并不严寒，陛下还是前往吧。”李后把眉一蹙，一把拽住光宗，转入屏风后面去了。

寿皇在宫中两眼望穿，仍不见光宗前来探视，心中十分悲伤，寝食难安，渐渐忧郁成疾。绍熙五年（1194）四月，68岁的寿皇病情越来越重。寿皇来日无多，群臣请光宗前往问候，光宗却与皇后到玉津园游玩去了。以后，不管大臣怎样挥泪苦谏，光宗只是置之不理，万不得已时才派嘉王前去探病。

六月九日。寿皇病逝。群臣向光宗报告了寿皇的死讯，光宗仍不出宫。几天以后，寿皇大殓，光宗还不肯出面主持寿皇丧礼。

群情汹汹，丞相留正等人只好上书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没有答应，只同意代光宗主持丧礼。大臣叶适感到，如果不及早设法，局势会更加动荡，就对留正说：“皇上托疾不肯执丧，怎能使天下人信服？现在嘉王已经成人，如能参预大政，就会解除天下人的疑虑。”于是丞相留正率群臣上奏说：“皇子嘉王，天性仁孝，应该早日立为储君，安定人心，维系国本。”光宗看了，在奏章批了“甚好”两字。留正再次奏请，当日传出御札，上写“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八个字。大臣徐渲请赵汝愚早定大计。赵汝愚面有难色地说：“丞相已去，我孤掌难鸣，还有什么法子呢？”徐渲说：“今日之事，须由太后出面。韩侂胄是吴太后妹妹之子，托他出面禀明太后，下令内禅，事情定会成功。”韩侂胄慨然答应，马上进宫求见吴太后，陈述利害。吴太后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次日在寿皇柩前接见执政大臣。消息传出，赵汝愚一面转告各位大臣，一面命人赶制皇袍，以备嘉王登基。

第二天，百官齐集，举行仪式，结束丧服。嘉王浑身缟素，前来主祭。赵汝愚率百官来到寿皇灵柩前，见吴太后垂帘而坐，就上奏请立嘉王为皇太子，安定人心。吴太后看了奏章后说：“既然有皇帝的御札，你们就按皇帝所说的去办吧。”赵汝愚说：“此事重大，必须由您亲自指挥才行。臣等已拟定一篇懿旨，请太皇太后过目。”吴太后接过看时，见上面写着：“皇帝因为有病，不能亲执丧礼，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吴太后边看边点头应允：“就照此办理吧。”群臣示意，让内侍扶嘉王进入帘内，吴太后勉励了他几句。嘉王一再推辞说：“恐负不孝之名。”吴太后又召韩侂胄入帘，替太子披上皇袍。赵汝愚率群臣一再劝进，太子这才

接受百官朝贺。当了新皇帝。

禅位大典举行完毕，光宗还被蒙在鼓里。直到第二天，新皇帝参拜他，方才知悉。只好对着随侍新君的韩侂胄大发脾气：“你们这些做臣子的，事先竟不报告我，就作这样重大的决定。但既是我儿受禅，也毋须再说别的了。”话虽如此，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做了太上皇帝、退居泰安宫，时时回忆往昔岁月，分析一些事情的成败。有时心血来潮，就象孩子似的，瞪目怒骂，痛苦流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每逢这时，李后就为他把盏，借酒浇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习惯。开元 6 年（1200）八月，做了 6 年太上皇的光宗忧病而死，年 54 岁。死后葬于崇陵。庙号“光宗”，谥号“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

宁宗赵扩

宁宗，名扩。是光宗第二子，母慈懿皇后李氏。乾道四年（1168）生，嘉定十七年（1224）卒。终年57岁。公元1194年—1224年在位。

一、被拥即位 顿陷纷争

宁宗赵扩的父亲光宗被立为皇太子后，他也于淳熙五年（1178）被封为英国公。淳熙七年，开始从师学习。淳熙十二年（1185），他被进封为平阳郡王。同年，他举行了婚礼，娶夫人韩氏。韩氏是北宋名将韩琦的后人，贤淑通达，很受赵扩钟爱。十六年三月，光宗继位，他又进爵嘉王，光宗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绍熙元年（1190），皇后李氏就曾提议要将赵扩立为太子，由于太上皇还健在，光宗不敢自作主张，没有同意。这年春天，宰相留正奏请立嘉王为太子，也被否决。太上皇孝宗认为立储关系国本，不能仓促行事。不料，绍熙五年（1194）六月，孝宗突然驾崩，光宗因与太上皇积怨很深，称疾不出，既不主持生身之父的丧礼，又不出朝处理政事，一时

朝廷无主，人心惶惶。群臣于是决定由太皇太后主持，举行禅位大典，逼迫光宗退位，赵扩成为新君，史称宋宁宗。

宁宗即位不久，就陷入了大臣之间争斗的漩涡。宁宗能够早日登基，大臣赵汝愚和知阁门事韩侂胄功最大。韩侂胄是外戚，他的母亲是太皇太后的妹妹，他又是新任皇后韩氏的叔祖，身兼两重外戚，他渐渐地不安于位了。韩侂胄本想靠定策之功获得节度使的头衔，掌权的赵汝愚开导他说：“我是宗室大臣，你身为外戚，辅佐太子登基，正是份内之事，怎能居功求赏呢？”只奏知宁宗，赏赐了其他有功的定策人员，韩侂胄只加迁一级，兼任汝州防御使，这样的任命使韩侂胄大为失望。他负责为宁宗传递诏旨，受到了宁宗的亲幸，便想窥伺机会，对赵汝愚反戈一击。

韩侂胄将赵汝愚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开始结交外援，对他进行排挤。绍熙五年（1194）九月，他把与赵汝愚不和的大臣京镗拉下水，知阁门事刘弼因为不能参加定策，对赵汝愚不满，向韩侂胄献计，要他控制御史台、谏院，作为攻击赵汝愚的工具。嗣后，借用宁宗的内批，韩的党羽刘德秀，李沐、刘三杰很快进入台谏，霸占了言路。

朱熹见韩侂胄任用小人，恐怕会危害朝政，常借入宫应对之机，谏阻宁宗，宁宗不理。朱熹再次央求赵汝愚厚赏韩侂胄，让他出居外藩，杜绝他干政的门路。赵汝愚太大意了，还以为韩侂胄一个小小的阁门知事，容易制驭，不会为害太大，因而把朱熹的建议束之高阁。

人们对宁宗屡用内批除授大臣开始不满。内批即皇帝的手诏，它可以不经三省直接由宫中发出。使用内批，大臣们无法在决策前发表意见，自然助长皇帝的专断，造成了决策的随意性。

为纠正这种做法，朱熹乘着讲经之机，对宁宗说：“陛下即位时间尚短，可是进退宰相，改任台谏官员，都由陛下独断专行，朝内外臣民都认为陛下左右有人窃权，臣子也担心主威下移，求治反而得乱呢？”宁宗这时倚重韩侂胄，看过上书，顺手交给了他，韩侂胄顿生怒气。他还多次对宁宗说：“朱熹迂阔不能重用。”宁宗于是发出内批，罢免了朱熹侍讲的职务。

罢免朱熹，引起许多大臣的反对，宁宗一意孤行，又将劝阻他的人一一罢斥。工部侍郎黄艾趁着进讲的机会，询问宁宗突然赶走朱熹是何原因，宁宗说：“本来只让他讲经，现在他什么事也想干涉。”黄艾反复解释，宁宗拒不收回成命。大臣王介上书反对宁宗用内批升降大臣，认为如此独断，不是治世的良策，并且还举出本朝历史上使用内批造成危害的例子，希望宁宗改弦易辙，多征求宰相、执政和意见，然后任免官吏，才能保证少留遗憾。然而有一个事实是宁宗没有注意的，自从他使用内批以来，他同朝廷重臣的接触越来越少，这些执政大臣们的想法根本无法传入他耳中，相反，小小的知阁门事韩侂胄的地位，在他心目中愈来愈重要了。这年十月，他下诏改明年为庆元元年，接着又任命韩侂胄兼任掌管传达皇帝诏敕的要职——枢密都承旨。毫无疑问，韩侂胄已经取得了宁宗的绝对信任。

赵汝愚不拘小节，性情粗疏。孝宗死前，他曾梦见过孝宗亲手交给他一个宝鼎，然后背负白龙升天而去，当时不解，以后拥戴身穿孝服的宁宗即位，才恍然大悟。得意之际，信口带出，自己也不以为意，没有想到会成为谋反的口实。十一月，宁宗收到何澹的奏疏，攻击赵汝愚援引不法之徒，图谋不轨，说赵汝愚乘龙授鼎，假梦为符，暗与徐谊合谋，准备重新拥立上皇做绍兴皇

帝。宁宗本来就恼恨他以定策元勋自居，现在有人弹劾他，哪管是真是假，当即下诏，将赵汝愚贬为宁远节度使副使，放逐永州，徐谊也受牵连，放逐到南安军。赵汝愚接到诏书，即刻起程，行至衡州就病倒了。当地长官钱鞏早就接到韩侂胄的暗示，对他凌辱倍至，赵汝愚病体怏怏，怎能受得了如此折磨，很快暴死衡州。噩耗传开，朝野内外，都认为赵死得冤枉。宁宗听了，并不悲伤，反而觉得韩侂胄真替他杜绝了奸源。人死灰灭，罪过不咎，为了做做样子，堵一堵臣民之口，宁宗追认了赵汝愚的原官。

二、外戚专权 北伐成功

赵汝愚死后，朝中已无人能够与韩侂胄争雄。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他对政治上的反对派极尽打击迫害之能事。庆元四年（1198），阻止党禁的吴太后已死，宁宗下诏登记伪学名单，上有旧相赵汝愚、留正、名儒朱熹，下有一般士人杨宏中等共 59 人。这 59 人中，任官的即刻罢黜，未任官的不能录用，和这些人有瓜葛的也不许再任官职，这就是宁宗时期的“庆元党禁”。

庆元党禁持续了几年的时间，正直之士多被排挤，韩侂胄乘机将亲朋故旧和爪牙拉进朝廷。京镗为他设计罢免赵汝愚，升任宰相；陈自强是他的启蒙教师，昏老庸谬，由于韩侂胄的荐引，也很快当了宰相；苏师旦是韩侂胄旧时的刀笔小吏，因为狡黠善辩，成为韩侂胄的亲信，没过几年，就连升到知阁门事兼枢密都承旨，这是韩赖以窃弄权柄的要职。在韩侂胄专权时期，政府、枢密、台谏、侍从等重要官员，都出自韩侂胄之门。宁宗好似一个傀儡，一切任免官吏，唯侂胄之言是听。韩的亲故得势后，无

一不奸，无一不贪。陈自强公开纳赂卖官，各地官员寄给他的书信，信封上都必须注明某物若干“并”献，凡无“并”字的书信连看也不看。苏师旦掌握武将的任命大权，自三衙以至沿江诸帅，明码标价，多者至数10万贯，少者也不下10万。其他担任宰执、台谏的官员也都齟齬不堪。

韩侂胄本人也有点忘乎所以。作为外朝的大臣，他却频繁出入宫廷，以前孝宗思考政事的地方，他竟然在那里随意躺卧，那些年老的宫人见了，常常悄悄落泪。

不只如此，他甚至连皇帝的家事都要插手。那时，皇后韩氏已经去世，杨贵妃和曹美人都受到宁宗的宠爱，各自有立为皇后的希望。杨贵妃性情机警，很有文化，还颇懂得权术，曹美人却性格柔顺，与杨不同。韩侂胄劝宁宗册立曹美人。杨贵妃听到风声，便趁着侍寝之机大展手腕，乞求宁宗立她为后，宁宗同意了。杨贵妃又怕韩侂胄抗旨不遵，请宁宗将诏书写成一式两份，一份按照常例发出，一份派内侍送交她的义兄杨次山，让他一俟百官上朝即行宣布，防备发生意外。第二天，等到韩侂胄上朝的时候，立后的诏书已经宣读了。本已成舟，韩侂胄只好作罢，但从此却与杨皇后结下了怨仇。

宁宗册立了杨皇后，怕韩侂胄心怀不满，便乘着喜庆，加封他为太师。韩侂胄早已进爵平原郡王，想长保功名富贵，于是一些党羽便劝他北伐金朝，建立盖世功名，巩固自己的地位。韩侂胄听得心花怒放，立即着手准备。为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他首先解除了党禁，党人中有许多人赞成北伐，他们中的抗战派纷纷被起用。著名词人辛弃疾也是在这时再起的。

韩侂胄倡议北伐，只是想进行一场军事投机，由于他的独断

专行，内部矛盾重重，极不稳定，因而他的东西两线出兵、收复中原的梦幻，很快就破灭了。

实际上，这时金朝已无力再战。进攻受挫后，便想罢兵讲和，派出一个自称是韩琦五世孙的人前往宋营谈判，韩侂胄正在后悔轻率出兵，立即派人与金军谈判。反复多次，在宋方答应归还金人淮北之地后，和议初步达成。不久，他又派遣方信孺前往金营议和。这时，金帅仆散揆已死，完颜宗浩继任，为了取得最有利的条件，他千方百计对方信孺虚声恫吓，方信孺毫不屈服，金朝只好把他遣回，并让他随身带回一封信给张岩。信中要求南宋杀掉首谋用兵的韩侂胄，并把首级献给金国。另外，每年给金的贡银增加 50000 两，犒师银 1000 万两，方可议和。并提出，南宋如果向金称臣，就以江淮之间取中为界；若称子，则以长江为界。条件如此苛刻；方信孺怎敢告诉韩侂胄，在一再追问下，方信孺才说：“金人想得到太师的脑袋。”韩侂胄听了，恼怒金人抓住自己不放，决心再度整兵出战。这样，朝廷再次发布诏书，招募新兵，并起用主张北伐的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指挥军事。

三、重臣专权 再度北伐

韩侂胄再次用兵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辛弃疾还没动身，就病死在家中。由于前线连连失败，蜀口、江淮一带的百姓大批死于战争。军费开支巨大，国库空虚。大将张岩建督府九个月，寸功未立，却耗费钱 370 万贯。以前反对开战的大臣们又活跃起来，厌战情绪随着前线的败绩，逐步升级。

十一月，礼部侍郎史弥远率先发难，上书反对韩侂胄继续用

兵，请求将其斩首，这次上书未能说服宁宗，却正中杨皇后下怀。她立即配合，吩咐荣王赵玘弹劾韩侂胄。

荣王玘并不是宁宗的亲生子。宁宗生有四子，但都早早夭折了。庆元四年（1198），丞相京镗见宁宗还没有后嗣，就请宁宗依昭高宗旧例，挑选养子，荣王玘就是那时入选宫中的。

荣王接受了杨后的命令，便伺机进言。有一天退朝，他对宁宗说：“韩侂胄再启兵端，会对国家不利，应该将其正法以谢天下！”宁宗一听，大骂荣王无知，杨后见荣王碰壁，只好亲自出面相劝。杨皇后说：“韩侂胄专横误国，天下人哪个不知，大臣们只是怕他的权势，才不敢弹劾。”宁宗仍是半信半疑，对杨后说：“事情未必属实，待我查明以后，再罢免他吧！”杨皇后说：“陛下深居九重，何从密察，此事非委托一位至亲办理不可。”听了皇后的一再劝说，宁宗逐步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皇后所请，派皇的义兄杨次山调查韩侂胄的情况。

杨皇后看到皇帝采纳了自己的意见，担心宁宗反悔，赶紧召来杨次山，让他秘密结交朝廷大臣，共同对付韩侂胄。杨次山受命后，先找了史弥远，史弥远又联合了反对北伐的前枢密副使钱象祖、参知政事李壁，决定空然袭击，杀掉韩侂胄。

开禧三年十一月的一天，史弥远等人派兵在韩侂胄上朝的路上把他拘捕，押到玉津园杀死。宁宗本无杀他之意，韩侂胄死后，史弥远和钱象祖向宁宗报告，韩已被杀的消息，宁宗怎么也不相信，过了三天，才知道韩侂胄的确死了。

史弥远等人先斩后奏，诛灭权臣，宁宗本想发作，怎奈内有杨后、荣王的劝说，下有杨次山、史弥远等人的哀求，外有金军的强大压力，因而也只好顺水推舟。他发布诏书，列举韩侂胄的

罪行，将其抄家。随后，又将阿附韩侂胄的陈自强、郭倪、邓友龙等人赶出朝廷，韩侂胄专权的局面结束了。宁宗又颁诏，荣王玠被册封为皇子，钱象祖升为右丞相，史弥远更是越级提拔，逐步掌握了朝政。十二月，宁宗宣布改明年为嘉定元年，议和之势木已成舟了。

嘉定元年（1208）三月，出使金朝的使臣返回国内，带回了金朝的议和条件。条件之苛刻，宁宗也感到耻于接受，因为金朝要求南宋用韩侂胄、苏师旦的首级赎回被金军占领的淮南之地。宁宗召集大臣讨论。吏部尚书楼钥说：“和议是国家大事，急需作出结论，已经毙命的奸臣头颅，还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宁宗见他说得坚决，也觉得有理，就命令临安府长官劈开二人棺木，取出头颅，枭示两淮，送往金朝，交换金朝侵占的土地，宋金和议最后达成。南宋每年增加岁币总数达30万，称作犒师银的战争赔款为白银300万两，金军从侵占的土地上撤走，这就是所谓的“嘉定和议”。

关于内政，宋朝的大臣倪思警告宁宗说：“大权刚刚收回，应该切记防微杜渐，一旦出现干预君权的端倪，就会重蹈覆辙，希望枢臣远权平息外面的议论。”枢臣指的是史弥远。但是宁宗已经不能自拔。倒韩有功的史弥远受到杨皇后的支持，几个月内连升四级，从刑部侍郎一跃而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韩侂胄的同党一再遭到贬斥，代之以他的爪牙，很快史弥远牢牢地控制了朝廷大权。专权达17年之久，连给他母亲守丧也不例外。嘉定元年（1208）十一月，史弥远的母亲死了，他不得已只好离任回家治丧。宁宗不愿让史弥远离开，太子则请宁宗在京城赐给史弥远一座宅第，让他在京服丧，以便咨询政事。第二年五月，宁宗破例

起复史弥远，还担心史弥远碍于舆论，不能及时赴京，派出督促的使者相望于道。这样，史弥远服丧未完，就重新做了宰相。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史弥远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他为已故宰相赵汝愚平反昭雪，修改了韩侂胄干预下编成的国史，遭韩侂胄迫害的伪学党人朱熹、彭龟年、吕祖俭等人虽已早死，也进行平反，录用他们的后人，朱熹的著作重新立于学官。一些名士象真德秀、魏了翁也不次进用。然而史弥远真正重用是他的党羽，薛极和胡榘。象韩侂胄专权时期那样，宰执、侍从、台谏、帅守等要职，都由史弥远推荐的人担任，当时政局的混乱、黑暗决不亚于韩侂胄专权时代。

宁宗没有主见，在对金朝的和战问题上，表现得摇摆不定，这样，就只好受权臣摆布。韩侂胄首倡北伐，他并不赞成，后来头脑一热，便慨然应允；韩侂胄北伐受挫，宁宗也立刻放弃了抗战的主张。嘉定初年，史弥远力主和议，以极端耻辱的条件与金达成和议。以后几年，金朝疲于应付蒙古，宋金相安无事，宁宗更无意对金发动战争。嘉定七年（1214）。金朝在蒙古的步步进逼下已经走投无路，不得已把都城从中都（今北京市）迁到汴京（今开封市），版图只剩了黄河以南的一部分，靠着黄河天险苟延残喘。就在这种形势下，金主完颜珣还多次派遣使者来催促南宋交纳岁币，这种态度，激怒了南宋臣民。

疆土缩小，财政困窘的金朝得不到南宋的岁币，更加陷入困境。金统治者历来看不起南宋，为解决国用不足的困难，扩充疆土，他们便想北面丢失南面补，进攻南宋。嘉宁十年（1217），金军分路大举南侵。战争伊始，宁宗惑于和战的争论，一进没有明确下诏反击，只是下令沿边将帅便宜行事。边防将领赵方、孟宗

政等人屡屡获胜之后，宁宗才慷慨下诏伐金。史弥远主和不成，便不置可否，坐观成败。

宋金之间的这次战争延续了六年之久，金宣宗利用蒙古军队主力西征，暂时放松对金进攻的时机，频频发动对南宋的进攻，宋军在这场战争中始终处于优势，金军损兵折将，迫使金朝新君金哀宗在嘉定十七年（1224）派人同南宋通好，明令部下不得进攻南宋。宋金双方进入休战状态。

四、皇子疾恶 权臣矫诏

宋金战争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史弥远的专权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与杨皇后内外勾结控制朝政，一手遮天。

当时，太子已经病死，后宫妃嫔仍然没有生育，只好另选后嗣。燕王德昭的九世孙名叫贵和，是沂王赵柄的养子，宁宗看中了他，就把他立为皇嗣，赐名赵昀。另外又命史弥远选人继承沂王，于是选中了宗室子弟赵与莒，宁宗赐名贵诚，也养在宫中。

皇子看不惯杨后和史弥远的作为，痛恨史弥远专权误国，发誓即位之后，一定铲除他。史弥远得知消息，觉得皇子赵昀是自己大敌，就想废掉他，另外挑选一个与自己关系好的人作皇子。

沂王养子贵诚知书识礼，对史弥远非常尊敬，每次见了史弥远，一定自称小侄向他行礼。史弥远就挑选了贵诚刻意培养，准备取代皇子赵昀。趁着上朝机会，他不止一次地向宁宗诉说赵昀之短，称赞贵诚之长，宁宗一直莫名其妙，他虽然也很喜欢贵诚，可是并没有立他为皇子的打算，事情就这样拖下来了。

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宁宗染病卧床，史弥远加紧策划废立。过了五天，宁宗病情更重了，史弥远便矫诏立贵诚为皇子，改赐名为赵昀。五天以后，宁宗病死在福宁殿。

庙号“宁宗”，谥号“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

理宗赵昀

宋理宗，名昀，原名与莒，后赐名贵诚。是太祖十世孙，父山阴尉希孟，后追封荣王，母全氏。开禧元年（1205）生，景定五年（1264）卒。终年 60 岁。公元 1224 年—公元 1264 年在位。

一、被拥而立 权臣专政

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统治南宋达 30 年之久的宁宗赵扩突然一病不起，围绕着嗣位的问题，宫廷内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

宁宗一生无子。庆元四年间，丞相京镗见宁宗六宫都没有生育，就请遵照高宗旧例，挑选宗室作为养子。嘉定元年，荣王被立为皇太子。不料，嘉定十三年，29 岁的皇太子竟得病早逝，宁宗只好另行择立储君。这时，宁宗已 53 岁，他下诏在宗室子弟中择优选拔。结果选中了贵和为皇嗣，把他养育宫中，更名竑。

皇子对史弥远的不满由来已久。史弥远本是奸佞小人，靠着杨皇后的门路，竟然扶摇直上，越级升迁，开禧三年之后，韩

宅胄被杀，杨皇后公开干预朝政，史弥远一跃而为丞相，权势显赫，朝野畏惧，很多大臣都出于史弥远门下。皇子对杨皇后和史弥远深恶痛绝。他曾对人讲，史弥远应当发配到八千里外。史弥远在七月七日乞巧节那天，给皇子送去许多珍宝，可是皇子乘着酒醉，把这些珍宝统统摔在地上。史弥远知道了这些大为恐惧，决心废掉赵竑而改立贵诚。

为培植贵诚，史弥远特邀请国子学教习郑清之兼任沂王府学教授。贵诚每天在郑清之的辅导下读书习文，诵读专门买来的高宗御书。郑清之的每逢拜见史弥远，便拿出贵诚的诗文翰墨，赞不绝口。嘉定十七年（1224）闰八月，57岁的宁宗溘然长逝。在他弥留之际，史弥远假诏命将贵诚召入宫中，让郑清之告诉他，准备立他为太子。贵诚明白自己没有合法的继承权，故此默不作声。史弥远也不管贵诚同意不同意，当即宣布立贵诚为皇子，并改名为昀，封为成国公。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不但皇子毫不知情，就连杨皇后也没有获得消息，五天以后，宁宗刚刚崩逝，史弥远又说服杨皇后同意。杨皇后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召见赵昀。

赵昀受召，匆匆进入宫内，杨皇后抚着他的背说：“如今你就是我的儿子了。”史弥远领着赵昀在宁宗灵前行礼完毕，然后才宣召赵昀。他正在家中等得焦急，听说召唤，连忙进宫。随从全部被拒之门外，赵竑以为是宫中的规矩就是如此，并不介意。到了宫内，史弥远领着他到宁宗的灵柩前行礼后，把他带出帷帐，命殿帅夏震严密监视，然后宣召百官入朝听旨。夏震领着赵竑，仍站在他原来上朝站的位置，赵竑愕然：“今天是新天子即位之日，我岂能仍旧站在臣僚的位置上？”夏震哄骗他说：“未读遗制之前，仍应站在这里，宣读遗制之后，就该让你登位了。”赵

肱仔细想来，觉得不无道理，也就不再坚持。过了片刻，遥遥望见烛影中有人登上御座，原来赵昀已经即位了。宣读遗制毕，仪礼官高声呼喊，百官拜贺。赵竑知道他已被人出卖，愤愤不平，不肯下拜。夏震按着他的头强迫他下拜。接着宣读遗诏，以竑为开府仪同三司，封济阳郡王；尊杨皇后为皇太后，垂帘与新君一起听政。

理宗即位，史弥远还担任他的宰相，并且一气又独掌朝政九年。理宗对史弥远既感激又害怕。上台伊始，就拜这位右丞相兼枢密使为太师，并进封为魏国公，感恩戴德之情不言自明。只是史弥远考虑到树大招风，才反复推辞了六次，没有受命。

史弥远逼死济王赵竑，又劝理宗追夺了他的王爵，降封为县公。史士魏了翁、真德秀纷纷上书为济王鸣冤。史弥远极为恼火，便唆使梁成大、李知孝、莫泽弹劾真、魏二人。梁、李、莫三人号称“三凶”，个个凶狠无比，尤以梁成大为最。宝庆元年（1225）夏天，杨太后撤帘归政，国家大事移交理宗处理。三凶便接连上书，弹劾真德秀、魏了翁，说他二人与济王有私，朋比为奸，危害国家。理宗明白事为史弥远主使，只好将两人罢官。史弥远任用三凶，凡是意见与他相悖的大臣，纷纷被攻击去职，他牢牢地控制了朝廷大权。

直到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死，宋理宗才开始正式亲政。史弥远死后不到半月，就下诏宣布改明年为端平元年，以示改元更化。理宗亲自料理各种政务，他的老师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君臣似乎要有一番作为了。

对史弥远不满的官吏，纷纷站出来抨击那些依附史弥远、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恶的家伙。梁成大，被理宗以“贪淫伎害”的罪

名罢免，李知孝、梁成大也在廷臣的弹劾下一贬再贬。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四人，名字上各有一木，号称“四木”，都是史弥远的死党，也被逐出朝廷。史氏专权的局面结束了。

二、唇亡齿寒 金灭蒙进

在南宋小朝廷江河日下的时候，北方的蒙古族却蒸蒸日上，原先统治它的金朝，正处在它的猛烈冲击之下。

绍定四年（1231），蒙古军在大汗窝阔台的亲自指挥下，分三路攻入河南，在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歼灭了金军主力。次年，包围了金朝的都城汴京。金哀宗先逃到归德（今河南商丘），后又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金朝守卫汴京的西面元帅崔立杀掉其他大臣，向蒙古军队投降。

蒙军包围汴京时，派使臣同南宋商议夹攻金朝，许诺灭金后，将金朝占领的河南之地归还南宋。宋理宗和多数朝臣觉得这是天赐良机，通使蒙古，答应夹攻金朝。

绍定六年（1233）八月，蒙古又派使者到襄阳，相约攻打蔡州，这年十月，按照协议，理宗命孟珙、江海率领两万军队，运米30万石，前去支援进攻蔡州受阻的蒙军。两军会合，共同围困蔡州，几个月后，城中粮草断绝。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孟珙率领宋军首先攻入蔡州城，蒙宋联军蜂涌而入，金哀宗在绝望中上吊自杀，金朝灭亡了。

金朝灭亡后，蒙古的诺言并没有全部兑现。将原先许诺的河南地一分为二，只归还了宋朝陈州、蔡州以南的一半。双方军队各自撤回境内。

四月，史嵩之派人将孟珙获得的金哀宗遗骨和金朝传国玺送到京城。为此，宋理宗在太庙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告慰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还乘着兴头，给灭金有功的孟珙、江海加官晋爵，其他将士也各各封赏有差。在众人皆醉时，唯有监察御史洪咨夔提醒理宗说：“目前形势是，大敌为邻，真象怀拥猛虎，头枕蛟龙，事变难以逆料。灭亡金朝，不过是因人之功，怎么值得忘形庆祝呢！”理宗哪里听得进去，仍然是其乐陶陶，其言骄骄，其行躁躁。

理宗的情绪感染了朝臣，一直反对联蒙灭金的大臣赵范和他的弟弟赵葵，突然提出乘蒙古兵主力撤退之机，出兵收复三京（指北宋时的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应天府），占据黄河和潼关。这个建议受到宰相郑清之的大力支持，也打动了理宗的心。“中兴之主”的桂冠刺激着他，立即命令赵范将帅府迁往黄州（今湖北黄冈），准备出兵。理宗不顾一些朝臣以北宋联金灭辽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所发出的警告，六月，命令庐州知州全子才率兵万人直取汴京，赵葵率兵五万取泗州，由泗州赴汴同全子才会师。这时，汴京的金朝降将李伯渊等人，因对献城降蒙的崔立不满，同全子才联络杀死崔立接应宋兵，全子才不战而获，占领汴京。赵葵随后到达，他不顾粮草未集，一再催促全子才进军洛阳，占据潼关，全子才只好下令分兵向洛阳进发。七月间，南宋先头部队二百人抵达城下，城中一点动静都没有。到了晚上，有三百多户平民登上城墙宣布投降，宋军占领了这座不设防的城市。这就是宋代历史上的“端平入洛”。

蒙古得悉南宋开战，立即出兵南下。“端平入洛”本来就是理宗君臣的军事投机，事光并无认真准备，前锋到达洛阳的第二

天，士兵的粮袋就空了，后续部队在去洛阳途中，中了蒙军的埋伏，仓卒应战，遭到惨败。八月间，蒙古兵进驻洛阳城下，与守城的宋军打得难分胜负。几天以后，宋军粮食告罄，不得不杀战马充饥，主将只好下令撤兵。在汴京，全子才与赵葵占领的州县早已被蒙古兵洗劫一空，军队无粮可食。蒙军又决黄河水灌宋军，宋军淹死无数，迫不得已，只好班师。“端平入洛”以宋军的溃败而告终。

战争失败了，理宗收复三京的幻梦成了泡影。十二月，蒙古大汗窝阔台怒气冲冲地派来使者，指责理宗不守信义，率先败盟。理宗非常狼狈，派出大臣邹伸之前往道歉。为了表示诚意，他还下诏罢免了赵葵、全子才。端平二年（1235）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分道进兵，大举侵宋，延续四十年之久的蒙宋战争就这样揭开了序幕。

窝阔台可汗从端平二年起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主要还是以掳掠财富为目标，没有消灭南宋的计划。理宗也想以对金议和的办法对蒙求和，派出“蒙古通好使”去蒙军谈判。淳祐元年（1241），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蒙宋双方的议和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

三、蒙古南进 宋朝岌岌

淳祐十一年（1251），蒙哥即位，所有诏旨，一律亲自起草，反复修改，方才颁发，于是大权归一，境内大治。内部稳固，没有了后顾之忧，便积极准备灭亡宋朝。

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早就奉命在金莲川开建府署，统一经略

大漠以南的地区。招贤纳士，积极实施灭亡南宋的战略。他先派遣手下将领察罕等人屯兵襄、邓一带及蜀口地区，窥伺淮、蜀，一面又在汴京分兵屯田，俟机南下。宝祐元年（1253），忽必烈又派兀良哈台率军远征云南，对南宋实施侧翼包围。

蒙军虎视眈眈，理宗照旧醉生梦死。即位已近30年，年将花甲，朝臣大都不称自己心意，身边缺乏栋梁之才，无人替自己分忧代劳，一些奸佞小人察颜观色，投其所好，渐渐开始窃据政权。

后宫里面，阎贵妃受到极大的宠幸。内侍董宋臣因引见阎贵妃有功，被阎贵妃力荐给理宗。宝祐三年（1255），理宗任命他督建佑圣观，董宋臣趁机大力逢迎理宗，修建了梅堂、芙蓉阁、香兰亭，招权纳贿，假公济私，无恶不作，他还将一班艺人领进宫中，弄得理宗只知玩乐。

董宋臣、卢允升在阎妃的支持下，权势日盛，哪个御史台的官员上书弹劾他们，理宗就下手令把他罢免，时间一长，就有了固定的名目，叫作“节帖”。他们还内外勾结，外朝的小人逢迎巴结他们，就受到重用。丁大全就因勾结董、卢二人，贿赂阎贵妃，渐渐地成为理宗眼中的红人。

丁大全是镇江人，为人猥琐不堪，善于钻营取巧。他原是贵戚家婢女的女婿，靠着贿赂贵戚得官，又因贿赂阎妃，得到理宗的喜欢，从萧山县尉一跃成为台谏要员右司谏。

理宗宠任董宋臣、丁大全，大权旁落，朝政大乱。就在此时，蒙古已准备就绪，再次发动了对宋战争。

宝祐六年（1258）二月，蒙哥可汗派王子阿里不哥留守和林，自己亲率大军攻蜀，派皇弟忽必烈进攻鄂州，在云南的兀良哈台

也奉命赶赴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蒙军大举进攻，理宗身边的丁大全却在积极谋夺相位。四月，丁大全如愿以偿，理宗任命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边防危急，理宗也有时耳闻，但问起军情，丁大全却哄骗说三边有备，不必担心，战事不断恶化，南线兀良哈台一路，所向克捷，开庆元年（1259）正月进抵湖南潭州（今长沙）。在四川，虽有名将余玠治蜀的老本可吃，但由于朝廷督战不力，蒙军也步步推进，川西，川北和川东部分地区相继沦陷。

虽然南宋的心脏已腐败不堪，但在边防将士的艰苦奋战下，南宋也偶或取得一些胜利。将士们的头颅阻止了蒙古的铁蹄的南下，使本该成为亡国之君的理宗得以逃脱。

开庆元年（1259）二月，蒙古军队抵达合州，合州的守将王坚原是余玠的部属，蒙哥派遣降人晋国宝到钓鱼城劝降，王坚把晋国宝押到练兵场，斩首示众。劝降不成，蒙哥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钓鱼城，两军展开大战。二、三月间，蒙军连续进攻钓鱼城周围的城堡，都被宋军击退。四月，蒙军曾一度攻至外城，但王坚率军死守，又派兵出击蒙军营寨，再次粉碎了蒙军的进攻。蒙哥在七月份向钓鱼城发动猛攻，但钓鱼城依旧岿然不动，蒙哥汗反而被炮石击中，回营后死在军中。蒙军丧失了主帅，无法再战，军中诸王大臣用毛驴驮着蒙哥的尸体离开了四川。历时半年的合州保卫战取得了大捷。蒙哥汗死后，蒙古内部忙于争夺汗位，对宋战争无法再打下去了。

进攻鄂州的忽必烈军，本来负有直趋杭州的使命，蒙哥大汗的死讯传来时，忽必烈还没有攻下鄂州。部下劝他早日北归，他说：“我奉命南来，怎能无功而返！”下令继续进军。开庆元年

(1259)九月，他渡过长江，包围了鄂州。当时临安人人皆知蒙军逼近，理宗却被蒙在鼓中。丁大全看到无法遮掩，只得向理宗申明军情，并请求退休。理宗得知真情，也不多加怪罪，只将他罢相，改任为观文殿大学士兼知镇江府。言官们相继上书弹劾丁大全堵塞言路，迫害人才，穷竭民力，贻误边防等四条罪状，请求追夺他的官爵，远远流放。理宗再也无法袒护他了。只好将他再次罢官。景定三年（1262）十一月，理宗又将他流放到新州。押送途中，当权的大奸臣贾似道为了笼络人心，派人把他杀死了。

丁大全解职以后，忽必烈攻势仍然很猛，理宗惊慌失措。宦官董宋臣请理宗迁都，躲避元军锋芒，在宰相吴潜、御史朱貔孙及谢皇后的劝阻下，为安定民心，理宗才没迁都。景定元年（1260），迫于朝野舆论，理宗才很不情愿地将董宋臣迁出宫中。董宋臣出宫后，卢允升单枪匹马，权势大不如前。阎贵妃去世后，宦官无人撑腰，无法再干预朝政，群小干政的局面结束了。但是理宗并不觉醒，景定年间，他宠任的贾似道当权，为祸更烈，乾政越发腐烂不堪。

四、委政佞小 过欲而亡

大权既交付贾似道，理宗于是安心享乐。

景定以来，年龄渐不饶人，但后宫侍寝的妃嫔却不见减少。宫内需要应酬，朝政便难得过问。但是，教育太子他却事必躬亲，而且家教极严。

理宗撒手朝政，大奸臣贾似道却在一步步把国家推向灭亡。

对蒙战争使得理宗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由于战争的失利，四川大部地区已经沦陷，政府三分之一的财政税收和军粮没有着落，尚在南宋手中的东川，军粮还要靠京湖一带供应。东南地区的土地集中在皇室、贵族、外戚、大官僚和统兵大员手中，这些人有权有势，素与赋税无缘。理宗只能沿用祖宗妙计，“和籴法”，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政府买粮无钱，打肿脸充胖子，大量印刷纸币解决危机。纸币滥发，物价翔贵，军队寅吃卯粮，理宗籴下的南宋政府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

景定四年（1263）二月，临安知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走个机献媚，劝贾似道实行买公用之法。”办法是按官品规定占田限额，两浙、江东西等地超过限额的土地，从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如果买田一千万亩，每年可收租米六七百万石，充作军粮，绰绰有余。这样，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停造楮币，可以平抑物价，可以安定富户，一事行而五利兴。理宗当即下诏设立官田所，由刘良贵负责买田。许多大臣对此表示反对，理宗不予理睬，只是因为春耕正忙，下令秋后具体施行。

罢和籴，买公田，解决军饷供应，实际也是解决钱贱物贵的老大难问题。理宗即位初期，纸币发行三亿多贯，淳祐六年（1246），猛增到六亿五千万贯。共发行了十八界。景定四年（1263），每天印十五万贯。纸币大量发行，没有铜钱作储备，币值越来越低，物价飞涨。更可怕的是，楮轻物贵，直接威胁到了士兵的生活。

“公田法”已使官民百姓困扰不堪。景定五年九月，贾似道奏请实行“经界推排法”，大力敛财。理宗早已成为“诺诺皇上，”

贾似道听请，无不允准。各地重新清丈土地，结果江南地区尺寸土地都有税，民力更加衰竭。

理宗君臣埋头丈量江山的时候，蒙古新汗忽必烈已经平定内乱。他把都城迁到燕京，秣马厉兵，准备挺进江南，宋朝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

景定五年（1264）十月，理宗因嗜欲过度，得了重病，大医们束手无策，只好以高官厚禄县赏，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名医。几天后，理宗的病情恶化，还是无人应召。当月，理宗就驾崩了。葬永穆陵。庙号“理宗”，谥号“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

度宗赵禔

宋度宗，名禔，曾名孟启、孜，字长源。是太祖十一世孙，理宗侄。父嗣荣与芮，理宗母弟。母黄氏。嘉熙四年（1240）生，咸淳十年（1274）卒。终年 35 岁。

赵禔的父亲与芮是宋理宗的弟弟，孟启的生母黄氏是与芮发妻李夫人的陪嫁女，名为定喜。孟启口舌迟钝、呆头呆脑，却使皇族中皆认为他“资识内慧”，“言必合度。”宋理宗在位多年，嫔妃如云，却只生过一个儿子，又不幸夭折。因而皇位继承人就必须从近支宗亲中选择，理宗看中了孟启——他这个孱弱的侄子。

宝祐元年（1253）正月，理宗诏立孟启为皇子，赐名赵禔，后又赐字邦寿。不久，将他封为忠王。正定元年（1260）六月，孟启被立为皇太子，赐字长源，成为正式的皇位继承人。

当皇太子，对生性愚钝的赵禔来说并非易事。每天鸡叫头遍，他就要赶到理宗那里问安。鸡叫二遍回宫。鸡叫三遍时，前往会议所参决政务。天明之后，要到经筵听讲，经史子集一齐来，他没有任何闲暇，赵禔感到乏味极了。可是，理宗对他要求极

严，经常去抽查他的学业。答的对，赐坐赐茶，答的不对，就得站在那里听候教训。

1264年，赵禔登上了皇帝宝座，他不原意再象当太子时那样苦，一切军国大事均交给大臣料理，故而即位后再也不临朝听政。迫于无奈，百官齐集祥曦殿上表，请他上朝，他根本不予理睬。赵禔即位时24岁，整个精力都用在酒色二字上。

当皇帝，而又懒于料理国事，赵禔依然信用贾似道。贾似道在理宗时专横跋扈。但在立赵禔问题上贾似道力排众议，有功于赵禔。赵禔知恩报恩，每次视朝都答拜贾似道，称他为“师臣”而不名。朝臣惧于贾似道的赫赫声势，都称其为“周公”。

贾似道专权，度宗将大小政务皆委于他，自己乐得逍遥，拱手受成，而贾似道稍有不快，便装病告老相要挟，每次都把度宗吓得心惊胆摇。

咸淳八年，度宗祀景灵宫，正碰上天降大雨。胡贵嫔的父亲显祖随驾，见天雨不止，就请度宗乘逍遥辇还宫。度宗唯唯诺诺，没有贾似道的同意不敢擅自作主。显祖只得骗他说：“贾太师已允许还宫。”度宗才敢回去。贾似道听说此事后大发雷霆，度宗赶紧罢了显祖的官，将胡贵嫔赶出宫做尼姑，才平息了贾似道的愤怒。

自度宗登基，蒙古兵的进攻日甚一日。襄阳被长期围困后岌岌可危。咸淳九年（1273），蒙古攻打襄阳日紧，同时有窥视下游的动向，南宋处于存亡之关头。贾似道为平民愤，故作姿态，要求上前线指挥救襄阳。暗地里他却指使人上书，让度宗留住他保卫京城。度宗怕贾似道走，自己失去主心骨，便下诏留他，另

派高达前去。可是，贾似道素嫉视高达，怕他功高，危及自己的地位，便千方百计阻止派高达上前线。为此贾似道的走狗吕文焕三天两头向临安报捷。就在度宗高高兴兴，以为天下太平时，吕文焕却将襄阳拱手授敌，蒙古兵势如破竹，顺江而下，南宋已不可挽救了。

就在蒙古铁骑逼近临安之时，咸淳十年七月，度宗去世。他是南宋最后一个有葬身之地的皇帝。葬永绍陵，他的儿子接过了皇位，便在蒙古兵的追击下逃向了大海。庙号“度宗”，谥号“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恭宗赵显

宋恭帝，名显，度宗子，母亲为全皇后。咸淳七年（1271）生于临安大内。时期不详。公元1274年—公元1276年在位。

宋恭宗赵显，又称少帝、幼帝，因其年号德祐，又被称为德祐皇帝。他由幼童到皇帝，由皇帝到囚徒，由囚徒到和尚，最后又被元朝皇帝莫名其妙地赐死。

咸淳十年（1274），度宗一病不起，遗诏太子显嗣位，由于新君刚刚4岁，群臣奉请理宗皇后谢太后垂帘听政。

恭宗以幼冲之年步入政治舞台时，宋朝江山已摇摇欲坠了。蒙古铁骑还在继续南进，局势已经无法收拾。

咸淳十年上半年，元军攻下襄樊后，忽必烈下旨调兵遣将，决定不失时机地给南宋小朝廷以最后一击。他任伯颜为统帅，水陆并进，消灭南宋。九月间，伯颜分20万大兵为两路：一路由博罗欢、刘整率领，进攻淮南，直取扬州；一路由伯颜亲率元军主力，吕文焕率水军作前锋，自襄阳出发，沿长江东下，攻占杭州。

然而，南宋小朝廷仍由贾似道执政当道，宋军的抵御毫无力量，一城接着一城不断失陷。贾似道逃到扬州后，不作战守准备，却上书请求皇上迁都，由于一些大臣反对，太皇太后没有答应。

陈宜中因为依附贾似道，短期内升任执政。贾似道失败后，陈宜中考虑到贾似道此时也许已死，即使不死，也会失势，上书太皇太后，请诛贾似道以正误国之罪。谢太后对贾似道竭力庇护，只罢去了为他而设的平章军国重事和都督诸路军马的职务，贾似道罪大恶极，谢太后对他的从轻处分，不足以平众愤。

七月，太学生及台谏侍从官纷纷上疏请杀贾似道，谢太后无奈，只好将贾似道降职三级，命他回绍兴私宅为其母守丧，贾似道没法，只得回绍兴，但绍兴的地方官关起城门不让他进去。于是朝廷改命贾似道去婺州（今浙江金华）居住。贾似道犯下的滔天罪行，人人不容。因此，又有御史孙嵘叟等上书请求将贾似道斩首正法，谢太后仍不允，只得将贾似道贬为高州团练使，派人监押到循州安置，并抄没了他在临安和台州的家产。

贾似道做恶多端，人人恨之，在押送途中，郑虎臣又撤去了贾似道所坐轿子的顶盖，让他在初秋的烈日下挨晒。轿夫们一边走，一边用杭州方言唱着自己编的歌曲，尽情地嘲骂贾似道，这滋味，长期作威作福的贾似道怎能受得了。九月走到离漳州城南五里的木绵庵，他想想自己的罪恶，知道难逃一死了，就服冰片自杀，并没有立刻死去，只是频繁泻肚。郑虎臣走进厕所，将贾似道摔死。

十一月十八日，元军进行总攻，两天后常州城破，全城上万人被杀，只有7人伏在桥坎下幸免于难。元兵随后又攻下独松关，临安危在旦夕了。

十一月底，临安人心惶惶，左相留梦炎弃官逃跑，谢太后命吴坚为左丞相，在朝堂宣布时，来上朝的文官只有六人，谢太后再次感到伤心。陈宜中做宰相，使将士离心，城池或降或破，所剩无几。南宋许多朝臣也毫无斗志。这年三月，元军第一次逼近临安，临安城实行戒严，同知枢密事曾渊子等几十名大臣竟乘夜逃走，朝中为之一空。丞相也自顾自地逃去，上朝的大臣也仅剩下六个匹夫。谢太后没法，派使臣柳岳到元军请求伯颜退兵讲和。伯颜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天道正是如此，还要再说什么呢？”拒绝了南宋的要求，柳岳无辞可对，只好退还。伯颜进平江，陈宜中又派陆秀夫、柳岳等人为使再赴元军，情愿称侄纳币，若无不从，再降称侄孙。伯颜兴师动众，要的是大宋江山，他断然拒绝了南宋的要求。第二天晚上，元军前锋抵达临安外围北新关。文天祥、张世杰等大臣请三宫（太皇太后、皇太后、少帝）转移海上避难，自己率兵背城一战。陈宜中认为这样做是冒险，不表同意，但暗地里又为谢太后定策投降。谢太后也认为宋朝气数已尽，战、守、走都办不到，只有投降一路可走。正月十八日，谢太后派大臣杨应奎向元军献上传国玉玺，并递上降表，哀乞元军统帅伯颜体恤上天好生之德，网开三面，延续宋朝国祚。

二月初五日，在伯颜精心策划下，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这一天，脱去了黄袍的小皇帝，率领降元的文臣武将宣布正式退位，并遣使四出诏谕各州县投降。随后，元将张弘范、唆都等，奉伯颜之命接管南宋京师，撤消官府衙门和皇家侍卫军，封闭府库，收缴史馆图籍档案和百官符印告敕等物。三月，伯颜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临安，谢太后打算和小皇帝一同觐见，被伯颜

拒绝。第二天，元军便差人送来了元世祖的诏书，要少帝速往大都（今北京）朝见元朝皇帝。使者入宫宣读诏书，读到免牵羊系颈礼时，其母全氏哭着说：“承蒙圣天子仁慈，留你一条性命，还不赶快拜谢！”年仅7岁的懵懂无知，由众人搀扶着跪拜行礼，然后跟母亲全太后和少数侍从离临安北上。谢太后因有病暂缓启程，不久也被押解到大都。偏安江南150年的南宋王朝至此宣告灭亡，从公元960年开始的赵宋王朝统治，至此结束。

德祐二年（1276）三月，少帝被掳北上。一路凄凄惶惶、悲悲切切，于五月二日到达大都。虽然他们一行在路过瓜州（今江苏扬州东南）、真州（今江苏仪征）时，宋军曾多次拦路营救，根本无能为力。

至元十九年（1282）底，忽必烈忽然下诏说：瀛国公不宜居住大都，应立即迁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第二年正月，少帝的母亲全太后则奉命削发为尼，居住在大都正智寺，以后便悄然死在那里。

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天，忽必烈突然赏赐瀛国公许多钱财，19岁的少帝不禁受宠若惊。但事隔10天，忽必烈又下诏让他去吐蕃学佛法，即日登程，不得有误。就这样，一个曾经君临天下的帝王，出家当了和尚。

瀛国公到了吐蕃，长期居住在萨加大寺，很快便学会了藏语藏文，曾任该寺总持，改名合尊法宝。

至治三年（1323），已经年过半百的瀛国公突然被赐死于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

端宗赵昰

宋端宗，名昰，是度宗庶长子，母淑妃杨氏。咸淳四年（1268）生，景炎三年（1278）卒。终年 11 岁。

德祐二年（1276），元兵攻陷杭州后，恭帝、太皇太后谢氏和许多官僚宗室都当了俘虏，但是南宋军民的抗元斗争并没有中止，幸免于难的大臣们又在当年五月初一拥立了益王赵昰为皇帝，即是宋端

宗。

端宗是度宗庶子，他的母亲是度宗淑妃杨氏。度宗驾崩后，谢太后召贾似道等入宫商议立嗣，群臣多以为战乱时节，应当抛弃旧规，赵昰为度宗长子，应当立为皇帝。但是，贾似道为了把持朝政，主张立嫡。结果，赵昰被立为帝，弟昺被封为信王。

德祐二年（1276）正月，吉王赵昰被进封为益王，出判福州。信王昺进封为广王，判泉州。朝廷用意是让益王和广王二人前往经略闽、广，徐图恢复。益王时仅 8 岁，广王 5 岁，二人尚不谙人事，更别提处理军国大事，经略闽、广了。三位提举皆是国戚，杨亮与俞如珪更是二王的母舅，以此三人辅政，实是代行其事。

二王出判闽、广，有幸免罹被俘厄运，为恭帝以后的抗元斗争保留了一个民众向往的中心。

元军入杭前，驸马都尉杨镇等人护送广王和益王离京，同行的还有赵昀的母亲杨淑妃。元丞相伯颜占领临安，派部将范文虎领兵追至婺州（今浙江金华），要杨镇交出二王。杨镇思忖道：“皇上已降，二王是度宗仅存的两个儿子，不能落入元人之手。”于是决定自己返回临安，临行跟二王说道：“我前往就死，以缓和追兵。两位殿下速离此地，不可滞留。”途中遇到范文虎，杨镇骗他说，二王已至任所，范文虎只好押着杨镇回去交差。杨亮节等人背负益王、广王在山中隐藏了七天，才脱离危险，逃到温州。

临安沦陷后，南宋一些不甘就范的文臣武将，得知益王、广王抵达温州，都怀着东山再起的心情前去投奔。陆秀夫就在这时候辗转来到温州。随后，张世杰率领的一支水军也扬帆赶到，陈宜中出逃带来的船队，恰好又停泊在温州附近的清澳，于是昔日宋室的这批重臣，如今又聚集在二王的麾下。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大臣立时拥戴赵昀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同时发布檄文，诏示各地忠臣义士紧急勤王，光复宋朝。随后元帅迁往福州。少帝被掳北上后，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就在德祐二年五月初一日，拥立益王赵昀为帝，改元景炎，册立杨淑妃为杨太妃，与赵昀一起听政。陈、张、陆三人各被委以重职，组成行朝的权力中枢，企图重整旗鼓，中兴朝政。

小皇帝赵昀即位以后，重新为亡宋的抗元斗争注入了生机。扬州城由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和姜才防守，元将阿术久攻不下。先是派李虎到扬州劝降，被李庭芝杀死，又派使者拿来太皇太后谢

氏的手诏招降，李庭芝义正辞严地对使者说：“奉诏守城，没听说过以诏谕降。”帝昞和全太后被掳北上，途经瓜州，姜才领兵数千人出战，想夺回帝昞及全太后。作战时，元军主帅阿术再次派人劝姜才投降，姜才凛然回答道：“吾宁死，岂能作降将军！”阿术派兵据守高邮、宝应，断绝他的粮道。攻占泰州新城，又将夏贵的淮西降卒赶到城下，用以劝降。手下幕僚也劝他早想退路，庭芝说：“我只求一死而已！”元世祖亲自下诏招降，李庭芝把来使斩首，把诏书烧掉。当时，扬州已成孤城，粮食已经吃尽，就煮牛皮充饥，有的士兵甚至杀死自己的儿子充饥，但，李庭芝和姜才仍然率军继续抗战。益王在福州即位后，派使者召他们二人赶赴福州，李庭芝就让淮东制置副使朱焕守扬州，自己准备同姜才一起从海路南下。不料，李庭芝刚离扬州，朱焕就献城降元，元将得到情报后，率军急进，将李庭芝、姜才包围于泰州。泰州主将献城投降李庭芝与姜才被俘。阿术将姜李二人同时杀害，扬州百姓听到噩耗，没有不落泪的。

景炎二年三、四月间，元朝内部不靖，元世祖召还南方两军阵前将领。放慢了征服南方的步伐，宋朝收复了一些失地。这段时间非常有限，元朝内乱平定之后，元世祖再次发动了攻势。

八月，元军元帅李恒派兵增援赣南，自己率军攻击文天祥的大本营，文天祥没有料到元兵的反攻如此迅速，仓皇迎战失利，所率宋兵遗散殆尽，妻子幕僚都被元军俘虏。

南宋军民拒不臣服，激怒了元世祖忽必烈，他清楚地知道：流亡的海上朝廷一日不除，对大元的抵抗便一日不会停止。九月，他火速命令塔出、李恒、吕师夔等率步卒进军大庾岭，忙兀台、唆都、蒲寿庚、刘深率舟师下海，双管齐下，剿灭行朝。

七月，元将唆都境援泉州，正在攻打蒲寿庚的宋将张世杰被迫还师浅湾，元将刘深尾随追来，张世杰迎战失利，护卫赵昀逃亡秀山，又转往珠江口外的井澳。赵昀和他的小朝廷不得不继续游荡在海上。

景炎三年（1278）四月，漂泊海上百余日的小皇帝赵昀再也无法承受颠簸无常的海上生涯，病死在广州湾的硃冈州，年仅 11 岁。

赵 昀

卫王，名昀，是度宗子，母为修容俞氏。咸淳七年（1271）生，祥兴二年（1279）卒。终年 9 岁。公元 1278 年—1279 年在位。

临安失陷后，元朝大军穷打猛追，赵昀逃到涯山，被元兵包围，只得跳海殉国。赵昀继位时年仅 8 岁，他是中国历史上 29 个 10 岁以下的小皇帝之一。

至此，南宋灭亡。